

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願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修，詔特除之。

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崞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

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顛○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顛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穎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儉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

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湖，

○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

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

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

水所趨，增隄浚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

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

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

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

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

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

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

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

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

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

復曰：一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四）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王，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四）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四）。明年，遷兵部尙書，知青州（五）。改宣徽南院使（五），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五）。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讒，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五）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

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

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意，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鶩，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敍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藹如其言，曄曄如其光，鱗鱗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

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註解】

- 〔一〕廬陵，即今江西吉安縣。〔二〕巖，音宜，有識也。〔三〕五季，謂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也。〔四〕鏤，音搜，與鏤同，謂刻鏤也。〔五〕澳，泥垢濁也。〔六〕隨，地名，今湖北隨縣。〔七〕南宮，應禮部試者曰南宮試。〔八〕北宋以洛陽爲西京。〔九〕尹洙，字師魯，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五季以來，文格卑弱，洙倡爲古文，簡而有法，世稱河南先生。〔一〇〕梅堯臣，字聖俞，工詩，以深遠古淡爲意。歐陽修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一一〕館閣，翰林之別稱，始於宋。館閣皆藏經籍圖書及祖宗制作之所，校勘官名。〔一二〕夷陵，故城在今湖北宜昌縣。〔一三〕乾德，故治在今湖北光化縣西。〔一四〕諫院，宋稱諫官之署曰諫院。〔一五〕饒州，故治即今江西鄱陽縣。〔一六〕直，伸也。理枉亦曰直。〔一七〕品，官之等級也。魏始立九品官人法，分官等爲九品，歷代因之。〔一八〕起居注，官名，宋置起居注郎起居舍人，掌記天子之言動。〔一九〕黃河流經山西西境，成南北線，故山西境內在河之東者統稱河東。〔二〇〕麟州，治新秦，故城在今陝西神木縣北。〔二一〕岢嵐，今山西岢嵐縣。〔二二〕都轉運使，轉運使之長。宋太祖置諸道轉運使，其始掌軍輸糧餉，後邊防盜賊刑訟金穀按廉之任皆委之。〔二三〕內黃，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內黃縣西北。〔二四〕顯與專通。〔二五〕傳，與附同，附麗也。〔二六〕左遷，降職也。古以右爲尊，故謂降職爲左遷。〔二七〕滁州，即今安徽滁縣。知，主也，如知州知府。〔二八〕宋以河南歸德縣爲南京。〔二九〕母憂，謂遭母喪也。〔三〇〕流，地名。〔三一〕同州，故治在今陝西大荔縣。〔三二〕翰林，謂文學之林，唐宋爲內廷供奉之官。〔三三〕押宴，管理宴席也。〔三四〕貢舉，貢士舉士也，古卽有貢舉士人之制，宋有知貢舉之官。

以司貢舉之事。〔三五〕街邏，在街坊邏察之人也，如今之巡警。〔三六〕場屋，科舉時試士之地，言於廣場中爲屋也。〔三七〕羣牧使，官名。〔三八〕侍讀，官名，屬翰林院。〔三九〕商湖，地名。〔四〇〕北京，宋以今河北大名縣建爲北京，留守，天子巡幸，以重臣代守土，謂之留守。宋西南北三京皆置留守之官。〔四一〕六塔河，在河北清豐縣東南三十里，今淤廢。〔四二〕濱，近水處也。棣，通也。德州，今山東陵縣治。博，亦州名，今山東聊城縣治。〔四三〕狄青，宋西河人，善騎射，折節讀書，精通兵法，以討夏平蠻功，拜樞密使，卒贈中書令。〔四四〕籍籍，猶紛紛也。〔四五〕陳州，今河南淮陽縣治。〔四六〕晏駕，天子崩也。〔四七〕喪服，記爲禮記之一部。〔四八〕帷，幔也。薄，簾薄也。古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曰帷薄不修，不根，無根也。〔四九〕亳州，即今安徽亳縣。〔五〇〕青州，今山東歷城縣。〔五一〕宣徽南院使，官名，宋以大臣任之，掌郊祀朝會宴饗等事。〔五二〕蔡州，今河南汝陽縣治。〔五三〕少師，三公之貳。〔五四〕的的，明貌。〔五五〕陸贄，唐嘉興人，字敬輿，德宗時爲翰林學士，甚見親任，詔書皆出贄手，所下制書，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涕泣。在朝論諫，言皆剴切，其奏議爲後世所宗。〔五六〕藹，和氣也。〔五七〕擘，音鑑，又音煜，光也。〔五八〕儼，音皎，明也。

司馬光傳

脫 脫等

錄宋史。司馬光，世稱司馬溫公，生於宋天禧三年，卒於宋元祐元年，即自民國紀元前八九三至八二六年。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

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二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三。修起居注。判四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五諫院蘇轍，答制策功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眞六末級。仁宗始不豫，七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普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贊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

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王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誼譁，則逐中執法，鞏輦官^二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三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四，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憤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

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職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

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遣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國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史，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尙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

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

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旣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言，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旣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穎邸直省官四人爲閣內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尙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

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四三）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四四）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四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四六），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帝尙辭堂饌（四七），時以爲尙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四八）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四九）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帝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因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

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公）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公）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書）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書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之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西之漕，（金）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書）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書）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

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五）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五）不行青苗助役（美）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五）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筭（美）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美）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糲，（五）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

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卷〕趣入覲，〔卷〕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卷〕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卷〕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卷〕歸本班。」吏卽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卽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卽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

帝崩，赴關臨，〔卷〕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卷〕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壞，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

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拔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憊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病，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

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卷〕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謚〔卷〕。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精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卷〕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卷〕擅政，復降正議大夫。〔卷〕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卷〕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

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略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歎息，驩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愍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

【註解】

〔一〕陝州夏縣即今山西夏縣治。〔二〕奉禮郎，官名，掌設板位執儀行事。〔三〕簽書判官事，官名，掌裨贊郡政，總理諸案

文移，斟酌可否，以白於其長而罷行之。〔四〕丁艱，猶言丁憂。父喪曰外艱，母喪曰內艱。〔五〕大理評事，官名。〔六〕國子直講，官名，

國子監之講官也。〔七〕龐籍，累官同平章事，觀文殿大學士。〔八〕同知禮院，官名，屬樞密院。〔九〕鹵簿，謂儀仗也。〔一〇〕繁纓，

馬腹帶飾，諸侯之服也。〔一一〕交趾，故治在今安南東京州。〔一二〕風輿，風通。〔一三〕判，職司之稱，以大兼小謂之判。〔一四〕

同知，官名。〔一五〕賓，音至，置也。〔一六〕不豫，天子有疾曰不豫。〔一七〕中執法，官名，即中丞。〔一八〕鞏官，引御鞏者。〔一九〕

冊，封爵所受之文曰冊。〔二〇〕革，急也。〔二一〕韋庶人，唐中宗之后，弒中宗，立殤帝，後爲玄宗所殺，廢爲庶人。〔二二〕袁盎，漢人，

文帝時爲中郎將，直言極諫。〔二三〕天聖，宋仁宗年號。親郊，天子親出郊祀也。太妃，先皇之妃也。〔二四〕本生，出嗣之子，謂其所生也。〔二五〕雄州，今河北雄縣。〔二六〕界河，卽白溝河。易水合涑水出定興，容城、雄縣之流爲白溝河，宋遼於此分界，亦曰界河。

〔二七〕乾興，宋眞宗年號。〔二八〕曹份，光獻太后之弟，封濟陽郡王，雖係親貴，而端正寡過。〔二九〕入內都知，官名，天子之近侍。

〔三〇〕新州，今湖北蘄春縣。安置，宋時大臣貶謫，謂之安置。〔三一〕刺，責之也。宋慶曆治平間，籍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強壯之民，三丁

選一，以爲義勇，屯戍邊境。〔三二〕四六，駢儷文也。〔三三〕官人，分任官職也。〔三四〕崇班，班級高貴也。〔三五〕官資，入仕之資

格也。〔三六〕高居簡，神宗時當御藥院，資性儉巧，善迎合取容。〔三七〕直省官，官名，近侍之臣也。〔三八〕閣內祇候，官名，爲武臣

之清選，比於館職。其長閣門使副使，掌管取稟旨命，供奉乘輿，朝會游宴，贊導辭謝，糾彈失儀之事。閣門候祇，僅贊名而已。〔三九〕天步

尙艱，言時運艱難也。〔四〇〕宋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直閣直院，則謂之館職。〔四一〕侯景，五代時梁人，屢倒戈降順，後弑

簡文帝自立，爲王僧辨等所平。〔四二〕冒頓，漢初匈奴之單于。〔四三〕河朔，黃河以北之地也。〔四四〕南郊，祀於南郊也。冬至祀

天於南郊。〔四五〕堂饌，宰相之膳羞也。〔四六〕頭會箕斂，謂苛稅也。頭會，隨民之頭數以取稅；箕斂，以箕收取所稅之穀。爾，語助詞。

〔四七〕桑羊，卽桑弘羊，漢人，年十三事漢武帝爲侍中，後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丞，盡管天下鹽鐵，乃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

〔四八〕呂惠卿，字吉甫，初與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因薦於朝，後安石去位，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旋罷相。〔四九〕象魏，闕門也。

〔五〇〕巡守，天子巡行諸國也，亦作巡狩。〔五一〕漕，水轉穀也。〔五二〕狼戾，多也。〔五三〕孫叔敖，戰國時楚人，爲相三月，施教導

民，吏無姦邪，盜賊不起。〔五四〕劇，音磨，磋磨也。〔五五〕提舉，管理之意。宋時有提舉常平倉，提舉水利等官。〔五六〕助役法，亦名

助役錢，王安石所創。其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寺觀品官之家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五七〕逋負，謂拖欠也。〔五八〕籌，古計數之具，俗亦借用爲算字。〔五九〕常平，倉名。漢宣帝始設常平倉，穀賤時增價而糶，

穀貴時賤價而糶。宋亦有之。〔六〇〕乾糲，乾糧也。〔六一〕許州，今河南許昌縣治。〔六二〕趣，急促也。親，朝見天子曰親。〔六三〕

御史臺，御史之官署也。〔六四〕應天院，即應天書院，在河南商邱縣西。〔六五〕寺丞，官名。〔六六〕臨，衆哭曰臨。〔六七〕幼冲，幼

小也。〔六八〕保馬，王安石所創新法。其制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與其值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

補償。〔六九〕市易法，亦王安石所創。置市易省於市，使購市所不賣之物於官，或與官物交換，又以資貸商人，使遵律納息金。〔七

〇〕儉，音銛，佞也。〔七一〕間，離間也。上，稱皇帝曰上。〔七二〕舞蹈，朝拜之儀節也。〔七三〕免役法詳助役法。將官法，其要在置將

統兵，分駐各路，一變前此番戍之制。〔七四〕呂公著，元祐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司馬光病革，以國事託之，獨當國三年，史稱

其識量深敏，量宏學粹。〔七五〕敕，敕字之譌。〔七六〕提點刑獄，官名，宋置。〔七七〕明堂，明政教之堂也。古祀上帝，祭先祖，朝諸侯，

養老尊賢，凡關於大典禮者，皆於此行之。〔七八〕槎，音遂，贈死者之衣服也。〔七九〕展墓，省墓也。〔八〇〕蔡京，字元長，因童貫得

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排斥元祐諸臣，復王安石新法，凡四出執國政，專以奢侈中帝意，偏布威黨，疾視人民，遂有靖康之變，欽宗

立，賜死。〔八一〕正議大夫，文散官之一種稱號。〔八二〕配饗，亦作配享，祭功臣於皇帝之廟庭也。〔八三〕靡與歡同。〔八四〕嘉

祐，宋仁宗最後之年號。治平，英宗之年號。〔八五〕愁，本作懣，音魚僅切，且也。〔八六〕紹述之說，宋哲宗徽宗紹述神宗之政，卽王安

石新法也。哲宗時，章惇爲相，復行新法，後徽宗用蔡京，亦行新法，史家稱爲紹述之政。〔八七〕元祐，宋哲宗年號。元祐之臣言司馬光

等廢新法之人也。〔八八〕靖康，宋欽宗年號。靖康二年，金人南侵，虜徽宗及欽宗北去，史稱靖康之變。〔八九〕借，設詞，藉也。〔九

〇〕哲人云亡，邦國殄瘁，言賢人皆奔亡，則邦國盡困窮也。

王安石傳

脫 脫等

錄宋史。王安石，世稱王荆公，生於宋天禧五年，卒於宋元祐元年，即自民國紀元前八九一至八二六年。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

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而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勅〔一〕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鶉，〔二〕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三〕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四〕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五〕府官不伏，〔六〕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七〕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以取重，故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維爲記室，〔八〕每講說見稱，維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九〕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

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如何？」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惟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禹，○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差，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禹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斷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以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遂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置三司條例司，令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

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資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於臨洺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異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

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三）之物，所加損不過銖（三）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穎州刺史。劉述、劉琦、錢顛、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戢、陳夔、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三）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卽令有之，亦不足爲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尙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惑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職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三）民或遮宰相焉，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彊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

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鯨。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黥隸。英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興，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束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侂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也。」監安

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尙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謀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字，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故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旣闕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

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善〕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善〕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善〕言中國行青苗助役之法，窮困民生，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勅榜〔善〕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雋以屬門下〔善〕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尙縱橫〔善〕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雋，雋言其情，安石咎之，雋憤患疽發背死。〔善〕安石暴縮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縮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縮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雋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雋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善〕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善〕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善〕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善〕改封荆。〔善〕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善〕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

封。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黜不用。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忒。」〔六〕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六〕合爲一人。安石性強忮，〔七〕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僂慧。〔八〕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九〕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一〕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二〕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三〕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註解】

〔一〕撫州臨川，故治卽今江西臨川縣。

〔二〕延譽，言稱揚其美，使名譽之及於遠也。

〔三〕淮南路治揚州，今江蘇江都縣。

- 〔四〕鄞縣即今浙江鄞縣治。〔五〕舒州，故治即今安徽潛山縣治。〔六〕恬退，謂安靜而謙退也。〔七〕不次，不依尋常之等次，即謂越級超升也。〔八〕常州，故治即今江蘇武進縣。〔九〕江東，長江以東之地也。宋以金陵、太平、寧國、廣德爲江南東路。〔一〇〕齋，音咨，持以與人也。勅，通作敕，天子之制書也。〔一一〕鶉，鳥名，形似雞，性好搏鬪，有馴養之以爲遊戲者。〔一二〕昵，昵字之譌。昵古文昵字。隳，音夷，目小視也。〔一三〕當，斷罪曰當。〔一四〕失入，罪輕而重罰謂之失入。〔一五〕伏與服通。〔一六〕舍人，官名，如中書省有通事舍人、舍人院、舍人之官署也。〔一七〕記室，官名。〔一八〕庶子，官名，太子之官屬。〔一九〕魏徵，唐曲城人，太宗時爲相，直言敢諫，凡上二百餘奏，無不剴切，太宗敬憚之，封鄭國公。〔二〇〕臯陶，虞舜時爲獄官之長。夔，舜臣，爲典樂之官。后稷，舜時農官，兼掌其事，因稱稷爲后稷，堯時爲農師。禹，夏開國之君，堯時續父，舜治水有功，受舜禪爲天子。〔二一〕傳說，殷高宗之賢相。〔二二〕承平，言相承太平之世也。〔二三〕卷懷，捲藏也。〔二四〕凶，俗凶字。四凶，古之凶人，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也。〔二五〕寢陋，貌不揚也。〔二六〕傾與頃同。〔二七〕祇應，料度之辭，此言比照之意。〔二八〕增價，謂抬高價格也。〔二九〕異辭，婉言也。〔三〇〕鈞，古銜名，三十斤也。〔三一〕銖，古銜名，十黍爲累，十累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二〕詞頭，謂公文也。〔三三〕東明縣，故城在河南蘭封縣東北二十里。〔三四〕社稷，關係國家安危之重臣也。〔三五〕共工及鯀，堯之臣，有罪，堯乃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三六〕臺郎，官名，掌觀禮象，察氣之妖祥。〔三七〕黥，謂施以黥刑而又令爲奴也。〔三八〕英州，今廣東英德縣治。〔三九〕閩，音邊，塞也。〔四〇〕上元，正月十五日也。〔四一〕超轉，謂不次之升擢也。〔四二〕服闋，三年喪釋服也。拜官必待釋服之後。〔四三〕沙門，釋氏稱僧曰沙門。〔四四〕三經義成，謂周官義、書義及詩義三書編成也。〔四五〕蔡承禧時爲監察御史裏行，奏呂惠卿之罪，章凡五

上，帝並其黨黜之。〔四六〕鞠，音菊，訊囚也，謂窮究其犯罪之情形也。〔四七〕軫，星名，二十八宿之一。〔四八〕孛，星名，彗星屬也。〔四九〕乙巳，占，天文占察之書，唐李淳風撰。〔五〇〕寅畏，敬畏也。〔五一〕禘，春秋時鄭大夫，明天文占候之術，火出陳災，知陳國將亡，果中。〔五二〕禘，祭名，以除癘殃者也。〔五三〕國僑，即公孫僑，鄭大夫，字子產，相國四十餘年。〔五四〕星工，通知星象之學者。〔五五〕祁寒，大寒也。〔五六〕屬，託也。〔五七〕露布，古者用兵獲勝，上其功於朝，謂之露布，又軍中檄文，亦曰露布。〔五八〕榜，與榜通，揭示也。〔五九〕門下，古之豪顯者，養士於家，謂之門下。〔六〇〕縱橫，戰國時有縱橫家，如蘇秦輩，審察時勢，游說動人，後之策士說客，皆其流也。〔六一〕疽發背，發生於背部之癰疽也。癰疽，瘡毒之常見者，由血行不良，毒質淤積而生。〔六二〕幾務，機要之事務也。〔六三〕鎮南軍，治今江西南昌縣。〔六四〕集禧觀，使爲管集禧觀之官。〔六五〕特進，官名，位在三公下，凡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皆特賜之。〔六六〕荆，今湖北江陵縣。〔六七〕配食，配享也。文宣王廟，孔子廟也。文廟典禮，顏曾思孟稱配享，十哲以下稱從祀。此制自宋始分。〔六八〕忒，通作慝，隱惡也。〔六九〕王衍，晉人，有盛才，名傾當世，惟以好談老莊爲事，口中雌黃，朝野翕然。盧杞，唐人，有口才，外陋內險，德宗時爲相，專權自恣，朝政大亂。〔七〇〕伎，音置，嫉妬也。〔七一〕儇慧，輕薄巧黠也。〔七二〕泊，及也。〔七三〕二帝，謂堯舜。三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七四〕汲汲，欲速之意。〔七五〕輔弼，宰相之稱，謂左輔右弼也。

程顥程頤傳

脫 脫等

錄宋史。程顥世稱明道先生，生於宋明道元年，卒於宋元豐八年，即自民國紀元前八八〇至八二七年。程頤世稱伊川先生，生於宋明道二年，卒於宋大觀元年，即自民國紀元前八七九至八〇五年。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珦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兒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珦應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

顯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三〕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四〕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顯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五〕有池產龍如蜥蜴。〔六〕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顯捕而脯之。〔七〕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顯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八〕監察御史裏行。〔九〕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頰來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十〕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

一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顯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顯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亦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顯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顯公道，以爲己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顯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顯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婦決○顯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顯，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顯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敝伐閱，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顯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絆○爲業，且

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惡。內侍王中正按閣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

顯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顯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賢實焉莫知所之，人欲肆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

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

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旣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四言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四言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旣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尙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

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四〕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撫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五〕竄涪州，〔六〕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贖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卽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七〕卒年七十五。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八〕稱其兄弟從其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九〕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一〇〕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一一〕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善〕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善〕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善〕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善〕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善〕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善〕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善〕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善〕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善〕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

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論曰：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實生。及長，受業周敦頤，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顥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

【註解】

- 〔一〕黃陂，縣名，宋寄治青山磯。
- 〔二〕龍州，故治在今廣西平南縣。
- 〔三〕宜，地名，嶺西南夷之名。
- 〔四〕南海，泛指南方沿海之地。
- 〔五〕潯州名，故治即今廣西桂平縣。
- 〔六〕漢，今四川廣漢縣。
- 〔七〕讜，音歡，諛諱也。
- 〔八〕熙寧法，指宋神宗時所行之新法而言。
- 〔九〕太中大夫，官名，宋時爲散官。
- 〔一〇〕假，假借也；不假，謂不聽任也。
- 〔一一〕任子，子弟由父兄之蔭而得官者。
- 〔一二〕二千石，以上得任子弟一人爲郎。
- 〔一三〕鄂，今陝西鄂縣治。
- 〔一四〕上元，今江蘇江甯縣治。
- 〔一五〕主簿，官名，縣之佐貳。
- 〔一六〕瘞，讀若翳，埋藏也。
- 〔一七〕茅山，在江蘇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卽句曲山。
- 〔一八〕蜥蜴，音錫亦，爬蟲類，俗名四脚蛇，又名石龍。
- 〔一九〕脯，使爲乾肉也。
- 〔二〇〕魏與愧同。
- 〔二一〕澶州名，故治在今河北濮陽縣。
- 〔二二〕拊與撫同。拊勞，慰勞也。
- 〔二三〕埽，音中人，與中官同，宦者也。
- 〔二四〕澶州名，故治在今河北濮陽縣。
- 〔二五〕拊與撫同。拊勞，慰勞也。
- 〔二六〕埽，音

思襖切，護堤補隄之材料也。以柳七草捆紮爲之，故凡以埽料所成之壩亦曰埽。決堤防潰壞也。〔二四〕廂卒，宋諸州之鎮兵也。

〔二五〕伐閱，與閱同，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二六〕太常丞，太常寺卿之副佐也。太常掌宗廟儀禮。〔二七〕扶溝縣，故城在今河

南扶溝縣治。〔二八〕廣濟渠，卽汴河，今已湮。蔡河卽賈魯河。〔二九〕生理猶言生計也。〔三〇〕貫，赦也。〔三一〕絳，音律，大索也，

用以繫舟者。〔三二〕武學，宋神宗始置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教學子習諸家兵法。〔三三〕優爲，善爲之也。

〔三四〕異端，謂背於正道者。〔三五〕開物成務，言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三六〕辟，闢除也。〔三七〕采同採。〔三八〕淑，善也。

〔三九〕賀賀，目不明之貌。〔四〇〕斯文，稱儒者之詞也。〔四一〕造次，急速之時也。〔四二〕拳拳，奉持之貌。服膺，猶言存於心中

也。〔四三〕說書，官名，主講解經義。〔四四〕寺人，亦謂之宦者或內監。〔四五〕管勾，官名，本管理勾稽之意。〔四六〕削籍，猶言落

職，謂官被斥革，朝籍中削去其名也。〔四七〕涪州，今四川涪陵縣。〔四八〕奪，因事削去權利曰奪。崇寧，宋徽宗年號。〔四九〕張載，

宋郿人。其學大旨尙禮，生平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世號橫渠先生。〔五〇〕介冑，軍服也。介冑之士，謂軍士也。〔五一〕晏然，安然也。

〔五二〕尙，主也，貴也。〔五三〕三重蓋謂三代所重不同，如忠質文之異尙卽是。〔五四〕建，北斗星之柄所指曰建，如正月建寅，二

月建卯是。〔五五〕作，興起也。〔五六〕游夏，卽子游子夏，孔子之弟子也。〔五七〕與，參與也。〔五八〕輅，大車也。〔五九〕韶，虞舜

樂也。舞，樂舞也。〔六〇〕揆，度也。〔六一〕化工，天工也。〔六二〕實生，謂正當其時而出生也。〔六三〕周敦頤，宋道州人。爲宋理學

之開祖，二程皆其弟子，世稱濂溪先生。〔六四〕南渡，南宋偏安時代之稱也。宋自徽欽北狩，高宗南渡，建都臨安，後稱南宋。〔六五〕

格物致知，語本大學，謂窮究事物之理而推極其知也。〔六六〕支离，分散殘缺也。离同離。

岳飛傳

脫 脫等

錄宋史。岳飛生於宋崇寧二年，卒於宋紹興十一年，即自民國紀元前八〇九至七七一年。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幹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買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

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_三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

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_三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_二，莫敖采樵以致絞_二，皆謀定也。」所矍_三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_三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_二。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_二，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_二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_二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_二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_二，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閻劼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殲_二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燄_二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

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三三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於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授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三四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三五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三六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瓊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三七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三八營縱火，衆亂，飛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三九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阜林聚盡降其衆。有張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四〇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靜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於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

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〇〇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〇〇鎮撫使，兼知秦州〇〇。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〇〇，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塾，爲楚援，尋抵承州〇〇。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〇〇。戰於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秦州失守，待罪。

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〇〇，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〇〇。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〇〇。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〇〇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〇〇，江西

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敬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邊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

郡，四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會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五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六又改神武後軍部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偽齊七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八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九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十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

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潛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善〕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善〕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善〕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善〕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善〕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

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燮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吳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吳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銑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吳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澤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吳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鼻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

軍爲沿江之寇。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府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令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棄盱眙，同奏召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浚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

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擊泉，攬轡未安，踊踴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鄺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判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吳

飛方圖大舉，會秦檜吳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擢吳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艱吳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

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古〕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古〕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古〕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古〕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古〕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

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
優〔七〕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八〕實欲觀釁以伐謀。〔九〕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
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一〇〕劉錡告急，令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
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
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
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一一〕居，以示無忘復讎
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
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一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
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
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
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一三〕索，三人爲聯，號
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一四〕斫馬足，拐子馬相
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
來，部將王貴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

郟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董，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迄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勝，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

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

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六〕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七〕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扣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卻。」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浚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浚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浚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

浚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浚分地也，浚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速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浚益恥。楊么平，飛獻浚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浚反忌之。淮西之役，浚以前途糧乏，詭言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浚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浚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鬼軍，飛義不肯，浚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浚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言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浚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浚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言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浚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浚令刼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

實無左驗，〔善〕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白檜簿錄。〔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善〕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善〕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

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善〕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善〕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善〕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

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敵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宜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

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擢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禦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祗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侍制，贈大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續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閣門祗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僊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註解】

「一」湯陰，今河南湯陰縣。

「二」子生滿一月曰彌月。

「三」陽與伴同，陽北，詐敗也。

「四」梟將，謂勇健之將。

「五」秉義

郎，官名。〔六〕宗澤，宋義烏人，有文武方略，建炎初爲東京留守，大破金兵，屢上疏請高宗歸汴，爲黃潛善等所沮，憂憤而死。〔七〕大寶，天子之位也。〔八〕勤王，謂盡力於王室也，後世謂以兵救援王室曰勤王。〔九〕借補，官多缺少，以官品之大者補官品之小者，謂之借補。〔一〇〕欒枝，春秋時晉卿，晉與楚戰，旣陣，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逐，晉人橫擊之，楚師大潰，荆楚也。〔一一〕莫敖，春秋楚人。〔一二〕夔，視遽貌。〔一三〕馮，音憑，依賴也，恃也。〔一四〕新鄉，即今河南新鄉縣治。〔一五〕侯兆川，在今河南郟縣西北六十里，有關，甚險隘。〔一六〕石門，山名，在今河北邢台縣西南九十里。〔一七〕壁，軍壘也。〔一八〕統制，官名，宋置都統制，副都統制，統制，統領等，以統率諸將。〔一九〕胙城，在今河南延津縣北三十五里。〔二〇〕殪，音翳，死也。〔二一〕蕪，燒也。〔二二〕東明，故城在今河南蘭封縣東北二十里。〔二三〕建康，即今南京。〔二四〕六合，即今江蘇六合縣。〔二五〕烏江，地名，在今安徽和縣東北四十里。〔二六〕兀朮，金太祖之第四子，膽勇過人，善騎射，屢侵宋。〔二七〕斫，音灼，擊也。〔二八〕見與現通，見糧，現存之糧也。〔二九〕次，師止曰次，龍灣，今江蘇江寧縣北。〔三〇〕張俊，宋成紀人，少負才氣，起於羣盜，與金人戰，屢立奇功，拜樞密使，與岳飛等並爲名將，惟俊附檜成和議，爲世所鄙。〔三一〕通泰，即今江蘇之南通泰興二縣。〔三二〕秦州，今河南鄭縣。〔三三〕楚州，名，故治即今江蘇淮安縣。〔三四〕承州，今江蘇高郵縣。〔三五〕柴墟，鎮名，在泰興縣北。〔三六〕洪州，故治在今江西南昌縣，西山在其西三十里。〔三七〕筠州，即今江西高安縣治。〔三八〕南康府，故治即今江西星子縣。〔三九〕建州，故治即今福建建甌縣。〔四〇〕邵武，故城在今福建邵武縣西。〔四一〕建昌，今江西南城縣，撫州，今江西臨川縣。〔四二〕道州，今湖南道縣，賀州，今廣西賀縣。〔四三〕統管，官名，爲守郡之官。宋多以知府府尹兼兵軍都總管。〔四四〕茶陵，今湖南茶陵縣。〔四五〕蓐食，於寢蓐上爲食也。〔四六〕連

州，今廣東連縣。〔四七〕郴桂即今湖南之郴縣及桂陽縣。〔四八〕虔吉二州即今江西贛縣及吉安縣。〔四九〕循梅廣惠英韶南

雄即今廣東龍川梅南海惠陽英德興江南雄等縣。南安即今江西大庾縣。汀即今福建長汀縣。〔五〇〕持滿，謂以矢加弦而引滿也。

〔五一〕制置使，官名，掌經畫邊鄙軍隊之事。宋之制置使多兼轄數路軍務。〔五二〕僞齊，金人冊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

僧立凡八年，後仍被金人所廢。〔五三〕唐，今河南沁源縣。鄧，今河南鄧縣。郢，今湖北鍾祥縣。〔五四〕兩浙，謂浙東及浙西。〔五五〕

趙鼎，宋開喜人，從高宗南渡，與張俊並相，後不附和議，貶嶺南，不食而卒。〔五六〕營田，集流民，官給廬舍，使之爲官力田，謂之營田。

〔五七〕鄂，今湖北武昌縣。岳，今湖南岳陽縣。〔五八〕開國，始有天下曰開國，封爵亦有此稱。子，子爵也。〔五九〕廬州，今安徽廬江縣。

〔六〇〕殿最，考課之等差也。上者爲最，下者爲殿。〔六一〕以重兵守備，防敵之來，謂之防秋。〔六二〕鼎州，今湖南常德縣。如，往也。

〔六三〕君山，洞庭湖中之一島。〔六四〕筏，木簰也。〔六五〕韓世忠，宋延安人，南渡後，平苗傅劉正彥之亂，破兀朮於黃天蕩，累官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秦檜主和，收其兵柄，退遊西湖以終。〔六六〕虢州，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六七〕長水縣，在今河南洛

寧縣西四十五里。〔六八〕光州，今河南潢川縣。〔六九〕秦檜，宋江寧人，靖康初爲金人所捕，後脫歸，爲相，力主議和，殺岳飛，竄張浚

趙鼎主戰之臣，銖鋤殆盡，和議遂成。〔七〇〕擐，音軋，拔也。〔七一〕艷，音弗，盛氣色也，怒也。〔七二〕錢塘，今浙江省治，時南宋遷都

於此。〔七三〕四太子，即兀朮。〔七四〕蠟書，以蠟丸裹書也。〔七五〕割，音奎，割也。〔七六〕開府，謂開建府署，辟置僚屬，漢惟三公

開府，後開府者益多，乃別置開府儀同三司之名。〔七七〕士儂，宋宗室，判大宗正事，後辨岳飛誣，秦檜奪其官。儂，音翊。〔七八〕酒滸

同灑掃。〔七九〕伐謀，破人之計劃也。〔八〇〕拱州，在今河南睢縣西，毫，今安徽亳縣。〔八一〕厥，其也。〔八二〕穎昌，今河南許昌

縣。「八三」章，皮革之製成而軟柔者。「八四」第，但也。「八五」遊突，軍號，其兵士皆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之。「八六」背鬼，親兵之號。宋韓世忠岳飛軍中，別置親隨，擇勇力尤異者，謂之背鬼軍。背鬼又作背寇。「八七」朱僊鎮，在河南開封縣西南，爲中國四大鎮之一。「八八」開德，今河北濮陽縣。澤，今山西晉城縣。潞，今山西長治縣。晉，今山西臨汾縣。絳，今山西絳縣。汾，今山西汾陽縣。隰，今山西隰縣。「八九」黃龍府，故城在今吉林農安縣。「九〇」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脚遞，宋又有金字牌急脚遞，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炫目，過於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九一」無噍類，謂人民盡死也。「九二」誡，音戔，與怵同，誘也。「九三」戮力，并力也。「九四」謾，欺也。違忠欺上謂之謾。「九五」左驗，謂佐證也。「九六」簿錄，蓋謂查抄而記錄之於簿。「九七」棄市，謂死罪也。「九八」棘寺，謂大理也。「九九」痼疾，久病也。「一〇〇」宵旰，謂宵衣旰食。天未明而衣，日既暮而食，言天子勤於政事也。「一〇一」注坡，從斜坡上馳下也。「一〇二」鹵，與擄通。「一〇三」屯田，以戍卒從事於墾殖也。「一〇四」羊祜，晉南城人。晉武帝時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人，官至征南大將軍，伐吳病卒，南州民爲之罷市巷哭。「一〇五」諗，音審，告也。「一〇六」雅歌，謂歌雅詩也。投壺，古賓主燕飲相與娛樂之事，設壺一，使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勝者酌酒飲不勝者。「一〇七」恂恂，信實之貌。「一〇八」官人爲任官者之稱，羸官人如言常勝將軍也。「一〇九」銓曹，掌銓選之官也。「一一〇」遷三資，言升三級也。「一一一」韓，卽韓保。彭卽彭越，漢初功臣。絳卽周勃，佐高祖定天下，封絳侯。灌卽灌嬰，從高祖平天下，封穎陰侯。文帝時爲相。「一一二」劉宋，南朝宋姓劉，故稱劉宋。檀道濟，南朝宋人。從武帝征洛陽，所至望風降順。文帝時拜征南大將軍，伐魏，三十餘戰多捷，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乃收而殺之。

朱熹傳

脫 脫等

錄宋史。朱熹生於宋建炎四年，卒於宋慶元六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七八二至七一二。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祕書省正字。熹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

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覺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琪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樞倖羣小乘間。」

讒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真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四）自守，而未嘗取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

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庭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

已輻輳。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一〕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大府寺丞，〔二〕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三〕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四〕之祠者，五年。

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夔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嫉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路○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

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

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薰灼，

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僂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宦者數輩而已。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傳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

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陷，則陷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

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尅（四）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五）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六）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

疏入，夜漏（四）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浸漁貧

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四〕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四〕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

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四〕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講，上手筭，〔四〕「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四〕聖德，

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磧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書〕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金〕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書〕因山未卜，凡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莞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書〕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書〕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

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善】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善】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善】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居，祫祭【善】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

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寔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尙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王，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五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鄭駟封章交上，熹行被令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

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吳曰後徙

建陽之考亭。吳曰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

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

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

「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

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吳曰右

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吳曰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

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

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

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吳曰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

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

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

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

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

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善〕白水劉致中，〔善〕屏山劉彥沖，〔善〕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善〕老矣，嘗學於羅從彥，〔善〕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善〕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顥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註解】

〔一〕徽州婺源，即今安徽婺源縣。〔二〕正字，官名，隸祕書省。〔三〕司勳，官名，掌功賞之事。〔四〕泉州同安，今福建同安

縣。〔五〕奉祠，宋設祠祿之官，罷疲老不任事者，使任宮觀，以食其祿，元豐中，執政每並領京祠，以示優崇，其餘則視其官位，處以外祠。

〔六〕毓，與育同。毓德，育養其德也。

〔七〕係與繫通。

〔八〕監察州郡之官曰監司。宋置轉運使監察各路，始有監司之稱。

〔九〕待

次，待銓次也，猶今言候補。

〔一〇〕台州，今浙江臨海縣。

〔一一〕宋置南康軍，即南康府，今江西星子縣。

〔一二〕白鹿洞在星子縣

北廬山五老峯下，宋初始置書院於此。

〔一三〕藝，與喪同，日狎習相慢也。

〔一四〕齷齪，持整之貌。

〔一五〕操切，謂持之太急也。

〔一六〕便嬖，親近嬖幸也。側媚，爲僻側之事以求愛於人也。

〔一七〕荐臻，言饑饉疊至也。

〔一八〕丁錢，按人丁所課之賦稅也。和買，

宋制，方春乏絕時，預貸庫錢於民，至夏秋令輸絹於官，謂之和買。權估，由公家專利以沽酒也。

〔一九〕大府寺丞，官名。大府寺掌四方

貢賦，俸秩出納等事。

〔二〇〕摺紳，官族也，亦作縉紳。

〔二一〕雲臺，鴻慶皆觀宮名。

〔二二〕宋宣和中，將賣酒鬻糟商稅牙稅及頭

子錢樓店錢，皆少增賦額，謂之經制錢。後又加徵，謂之總制錢。

〔二三〕蠖濇，退藏貌。

〔二四〕清要，職慢位顯謂之清，職緊位顯謂之

要，兼此二者謂之清要。

〔二五〕曾覲王抃甘昇皆孝宗親近之臣。覲音狄，昇音下。

〔二六〕西銘，宋張載撰，朱熹注釋，一卷，其大旨言

天地萬物與吾同體，以啓發學者求仁之心。

〔二七〕投匭進封事，謂投封章於匭中而進之也。

〔二八〕支與肢通。

〔二九〕冢宰，官名，周爲六卿之首，後世稱吏部尙書爲冢宰。

〔三〇〕精一，精粹純一也。語本書經「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三一〕禁闥，禁門也。

〔三二〕給諫，官名，即給事中，屬門下省，掌封駁，凡制敕有不便，則駁正其違失。

〔三三〕王十朋，累官太子詹事。陳良翰，官至兵部侍郎，

皆純正之臣。

〔三四〕闕冗，卑劣也。闕音踰。

〔三五〕詹事，官名，掌東宮內外庶務。庶子，太子之官屬。

〔三六〕春坊，太子官稱，左右春

坊猶門下中書兩省。〔三七〕裴，音斜，不正也。通作邪。〔三八〕版曹，謂戶部也。窠，空也。〔三九〕內帑，宮內之府庫也。〔四〇〕式，度也。貢，獻也。〔四一〕拊，斂取財貨也。〔四二〕薪與祈通。〔四三〕乖刺，猶乖戾，違忤也。〔四四〕漏，古計時之器。〔四五〕靜江府，故治即今廣西桂林縣。〔四六〕翊善，官名，宋時太子親王皆置翊善，以資講授。〔四七〕寅紹丕圖，言敬繼大業也。〔四八〕劄子，舊制上行下之公文也。〔四九〕壽皇，即宋孝宗。〔五〇〕嘍，遽也。戾也。〔五一〕陸，音沿，危也。〔五二〕殯，停柩也。〔五三〕內禪，君在傳位於子弟，謂之內禪。宋高宗無子，立孝宗爲皇太子，內禪。寧宗亦受光宗內禪。〔五四〕慈福，重華皆宮名。〔五五〕承重，本身及父俱係嫡長而父先故者，於祖父母之喪，則爲承重孫。無嫡長則令嫡次承重，無嫡次，令庶長承重。如祖及父均先故者，於曾祖父母之喪，則嫡長之曾孫爲承重曾孫。〔五六〕斬衰，喪服之最重者，以至粗麻布爲之，不縫下邊。〔五七〕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太祖廟中。〔五八〕禘祭，大合祭先祖也。〔五九〕韓侂胄，寧宗時，自負有定策功，甚專橫，貶逐善類，爲相，旋與金人啓釁而敗，宋人斬其首，函送於金。〔六〇〕崇安，今福建崇安縣。〔六一〕考亭，在今福建建陽縣西南。〔六二〕正言，官名，宋改唐之左右拾遺爲左右正言。〔六三〕神器，帝位也。〔六四〕籍田，令，官名。籍田，天子親耕之田以供祭祀者也。〔六五〕胡憲，字原仲，崇安人，精心於伊洛學，學易於譙定，二意爲學，不求人知，朱熹事之最久，世稱籍溪先生。籍溪當在崇安境內。〔六六〕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師事譙定，究心伊洛之旨，所居有白水，人稱白水先生。誨熹如子，熹之得道，自勉之始。〔六七〕劉子翬，字彥沖，崇安人，以蔭判興化軍，父死，辭歸武夷山，講學不倦。與胡憲、劉勉之爲道義交。居崇安縣東五十里之屏山，學者稱屏山先生。〔六八〕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從學羅從彥，爲所稱許，朱熹嘗師事焉，世稱延平先生。南劍，今福建南平縣。〔六九〕羅從彥，南劍人，字仲素，朱熹謂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東南惟仲素

一人而已。學者稱豫章先生。「七〇」伊洛，謂二程之學。

陸九淵傳

脫 脫等

錄宋史。陸九淵，生於宋紹興九年，卒於宋紹熙三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七七三至七二〇年。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之，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

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

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

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朝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鄖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心腹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

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問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尙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

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註解】

- 〔一〕總角，男女未冠笄者之稱，謂總聚其髮而結束之也。〔二〕伊川謂程頤。〔三〕隆興，靖安，今江西靖安縣。〔四〕輪對，謂輪班奏對也。〔五〕馴政，由漸而至也。〔六〕象山，在江西貴溪縣境，陸九淵居於此，故學者稱象山先生。〔七〕荆門軍，即今湖北

荆門縣。「八」光化，今湖北光化縣。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九」湖陽，在今河南泌源縣南八十里。「一〇」譏察，詰問伺察也。「一」

「一」鵝湖，山名，本名蕩湖山，在江西鉛山縣北，宋有鵝湖寺，朱熹與陸九淵等講學於此，後建爲書院。

文天祥傳

脫 脫等

錄宋史。文天祥生於宋端平三年，卒於元至元十九年，即自民國紀元前六七六至六三〇年。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藁，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閩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

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運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

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一〕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二〕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三〕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四〕抗論阜亭山，〔五〕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吧，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濬十二人夜亡入眞州，〔六〕苗再成〔七〕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八〕以高郵寶應進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九〕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一〇〕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一一〕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一二〕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

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元〕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元〕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元〕中兵入索之，執杜澣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日，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澣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元〕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溫州。聞益王〔元〕未立，乃上表勸進，以勸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潔將一軍取寧都。〔元〕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元〕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元〕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元〕十四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潔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潔等盛〔元〕兵薄贛城，鄒淵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恆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恆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於永豐，淵兵先潰，恆窮追天祥方石嶺。〔元〕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

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奧、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壽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昀、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刎，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栻後也。

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四七〕天祥曰：「吾不能斡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四八〕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

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音〕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音〕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音〕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音〕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其日燒蕞城葦，〔音〕率兩翼兵爲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音〕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磨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音〕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一〕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二〕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三〕王崎嶇〔四〕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五〕，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六〕。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善乎！

【註解】

〔一〕吉州吉水，即今江西吉水縣。

〔二〕俎豆，祭器。俎豆其間，謂祭祀崇奉之於其間也。

〔三〕考試時發策以問，使應考者

對之，謂之對策。

〔四〕法天不息，謂效天之運轉不息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五〕龜所以卜，鑑所以照，故凡足以爲前知

返省之助者曰龜鑑。

〔六〕寧海軍治今浙江寧海縣。

〔七〕賈似道，宋台州人。理宗時，以姊爲貴妃，累官左丞相，兼樞密使。元兵攻鄂

似道割地以和，而詭以圍解表聞。度宗時，益專政，陳宜中等劾其罪貶之，於途被殺。

〔八〕錢若水，宋新安人。眞宗時從幸大名，陳禦

敵安邊之策，後拜并代經略使。若水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九〕江萬里，宋都昌人。度宗朝累官至左丞相，以峭直爲賈以

道所惡，加特進予祠。

〔一〇〕鼓，俗鼓字。

〔一一〕平江府，即今江蘇吳縣治。

〔一二〕鼙鼓，古戰爭時，殺牲以祭，以血塗鼓也。〔一

三〕尾大不掉，喻下強上弱也。

〔一四〕闕，謂國門也。

〔一五〕番陽，即今江西鄱陽縣。

〔一六〕虞橋，地名，在今江蘇武進縣東南。

〔二七〕五牧，地名。〔一八〕獨松關，在浙江安吉縣東南四十五里獨松嶺，接餘杭縣界。〔一九〕伯顏，蒙古八隣部人。元世祖時拜中書左丞相，將二十萬衆伐宋，行軍有紀律，東南之平，其功爲多。〔二〇〕臯亭山，在浙江杭縣東北二十里，杭之要隘也。〔二一〕眞州，故治卽今江蘇儀徵縣。〔二二〕苗再成，守眞州，慷慨有大志。文天祥亡走眞州，再成延入城，與定計抗元兵，城陷，不屈死。〔二三〕灣頭，鎮名，在江蘇江都縣東北，運河分流處也。〔二四〕瓜步，鎮名，在江蘇六合縣東南二十里瓜步山下。〔二五〕京口，地名，在今江蘇丹徒縣境。〔二六〕制司，卽制置使。〔二七〕道與導通。〔二八〕環堵中，謂小屋之中也。〔二九〕糝蠶，以米和蠶也。〔三〇〕篠，細竹也。〔三一〕蓐，草器也，荷以肩承之也。〔三二〕益王，卽端宗，恭帝北去，陳宜中奉之卽位於福州，李庭芝及姜才赴台至泰州，兵叛降元，帝走湖州，明年，文天祥兵潰，帝遷湖州之淺灣，尋入海至七里洋，又明年崩。〔三三〕寧都，卽今江西寧都縣。〔三四〕零都，卽今江西零都縣。〔三五〕武岡，今湖南武岡縣。教授，官名，宋制，諸路州郡監各令置學，設教授，三年爲一任，各王府亦置教授之官。〔三六〕至元，元世祖年號。〔三七〕盛，整也。〔三八〕方石嶺，在江西吉安縣南。〔三九〕簽廳，掌文書之官。〔四〇〕南嶺，在廣東紫金縣南九十里。文天祥屯兵於此，後人呼爲忠臣嶺。〔四一〕麗江浦，在廣東海豐縣西南。〔四二〕張弘範，定興人，元世祖時爲都元帥，督兵侵宋，執文天祥於五坡嶺，破張世傑陸秀夫於厓山，因以亡宋。〔四三〕五坡嶺，在廣東海豐縣北二里。〔四四〕千戶，官名，爲衛所之官，掌兵千人，官與兵多世襲。〔四五〕腦子，卽樟腦。〔四六〕厓山，在廣東新會縣南大海中。〔四七〕張世傑，宋范陽人，累官至保康節度使，後封越國公。元兵南下，世傑駐兵厓山，朝夕力戰，後爲張弘範所破，舟覆而死。〔四八〕汗青，言書文史策也。古時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汗青。〔四九〕泫然，流涕貌。〔五〇〕館人，專爲賓客供應食宿之人也。〔五一〕兵馬司，官名。元置

大都路兵馬都指揮使司，掌京城盜賊姦僞鞠捕之事。〔五二〕儻，音倘，或然之詞。〔五三〕黃冠，謂道士也。〔五四〕方外，猶言世外。今謂僧道曰方外。〔五五〕襄城，謂以草覆城也。葦，草名。〔五六〕阿合馬，亦作阿哈馬特，回回人。世祖時累官中書平章政事，總領財賦，積惡日稔，爲千戶王著所殺。〔五七〕瀛國公，卽宋恭帝元兵入臨安，執帝北去，封瀛國公，後爲僧。開平，地名，在察哈爾多倫縣。〔五八〕鄉與嚮同。〔五九〕盟與孟同。孟津在河南孟縣南，今曰河陽渡。周武王伐紂，大會諸侯於此。〔六〇〕德祐，宋恭帝年號。〔六一〕辱，音昨閑切，弱也。〔六二〕崎嶇，喻困難也。〔六三〕兕，音祀，獸名，犀之雌者。柈，檻也。〔六四〕倫，選也。魁，首也。科舉時分五經取士，每經之首選一人謂之魁。

王守仁傳

張廷玉等

錄明史本傳。王守仁亦稱王陽明，生於明成化八年，卒於明嘉靖七年，即自民國紀元年前四四〇年至三八四四年，共享年五十七歲云。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華有器度，在講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廣，貴幸，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正德初，進禮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尙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無何卒。華性孝，母岑年踰百歲卒，華已年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士論多之。

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

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四〕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尙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五〕就遷鴻臚卿。〔六〕兵部尙書王瓊素奇守仁才。

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七〕巡撫〔八〕南贛。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九〕池仲容據潯頭，〔一〇〕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訶〔一一〕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鏗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諸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尙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敷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繫曰能以歸。遂議討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一二〕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敷及守備〔一三〕郝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一四〕知縣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

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戰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猺。還至贛州，議討泃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一）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泃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讎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泃，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互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泃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旣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泃頭，廣東尙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予世襲錦衣衛百戶。（二）再進副千戶。

十四年六月，命勦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三十四知縣顧必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三十五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三十六許泰，郤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遣僞相李士實，劉養正，敍其歸國之誠，令從與三十七早發兵東下，而縱謀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詎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樞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佘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設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三十八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

戊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車梯絙〇〇登，縛拱樵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珣、德、儒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珣、德、儒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儒張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驍州、林城取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卻，守仁斬先卻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〇〇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媚功。〇〇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問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塘，遇

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三）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纘，御史章綸，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尙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三）

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細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璁、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

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鏞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敕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隣交阯，深山絕谷，悉獠獠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獠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

花相諸洞蠻，盤亙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

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四〕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

奉璽書〔五〕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五〕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

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璫薦薦，璫故不善守仁，以璫強之，後璫長吏部，璫入內閣〔五〕，積不相下，璫

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營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

不能無移憾，璫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瑤爲患積年，初嘗

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

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

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

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

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舉

鄖陽〔五〕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五〕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編素哭送者。

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五〕，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

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善〕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勿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善〕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

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峯。〔善〕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二年，予世襲伯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帝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曆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前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之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

始守仁無子，育弟子正憲爲後。晚年生子正億，二歲而孤，既長，襲錦衣副千戶。隆慶初，襲新建伯，萬曆五年卒。子承勛嗣，督漕運二十年。子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達妻曰：「伯無子，爵自傳，吾

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爲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先達，且虞其爭，乃謗先達爲乞養，而別推承勛弟子先通當嗣，屢爭於朝，數十年不決。崇禎時，先達子業弘復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所司，懼忤業浩，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入禁門，訴自芻不殊，〔卷〕執下獄，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陷京師，被殺。

守仁弟子盈天下，其有傳者不復載，惟冀元亨嘗與守仁共患難。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卷〕篤信守仁學，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守仁於贛，守仁屬以教子。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語挑之，佯不喻，獨與之論學，宸濠目爲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遺之。元亨反其贈於官，已宸濠敗，張忠許泰誣守仁與通，詰宸濠言無有，忠等詰不已，曰：「獨嘗遣冀元亨論學。」忠等大喜，撈元亨加以炮烙，〔卷〕終不承，械繫京師詔獄。〔卷〕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冤，出獄五日卒。元亨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桌，〔卷〕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手不釋麻桌，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然。

贊曰：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

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矜其剋獲，標異儒先，卒爲學者譏。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媚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爲諱矣。

【註解】

「一」進士，明清時，舉人會試中式，殿試二甲以上，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通稱皆曰進士。「二」修撰，官名。明制，修

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其後修撰爲狀元所專就之職，故稱狀元爲殿撰。「三」李廣，孝宗時太監。「四」大學衍義，宋眞德秀撰，因大

學之義敷衍之。內容皆援引經訓，旁徵史事。其大旨在正本清源，故不及治平之道。「五」李輔國，唐玄宗時太監，侍皇太子，甚得其

親信。肅宗即位，擢爲元帥府行軍司馬，輔國外謹密而內賊深，擅權用事，又遷太上皇於興慶宮，代宗惡之，及即位，遣俠者夜刺殺之。

「六」劉瑾，孝宗時太監，性狼戾，有口辨，武宗信用之，命掌司禮監，既得志，擅作威福，謀爲不軌，後被棄市。「七」會典，書名，一代典制之

書也。「八」苦即草薦。「九」闌出，妄出也。「一〇」鄉試，科舉之制，每三年，各省集士子於省城，簡放考官，試以詩文，謂之鄉試。中式

者曰舉人。「一一」主事，官名。明廢中書省，六部皆置主事，位次員外郎。「一二」廷杖，謂杖人於朝也。「一三」龍場驛，在貴州修文

縣治驛，舊時傳達官文書之所，設官掌之，曰驛丞。「一四」量移，人臣得罪，貶謫遠方，遇赦改近地安置，謂之量移。「一五」太僕，官名，

掌輿馬及牧畜之事，有卿，少卿各一人。「一六」鴻臚，官名，掌贊導相禮，有卿，少卿各一人。「一七」僉都御史，官名。明設都察院，以都

御史爲長官，其次有副都御史、僉都御史、監察御史等。清因之。「一八」巡撫，官名。明初有軍事，命京官巡撫地方，其後各省因事增置，

遂爲定員。清因之，爲外省行政長官。「一九」橫水隘，地名，在江西崇義縣東。左溪，補岡，當亦在崇義縣境。「二〇」泃頭，地名，在廣東

和平縣西北，接江西界。〔二一〕詞，刺探也。〔二二〕都指揮，官名，明代內外諸衛皆置指揮使等官，並建都指揮使司爲一省軍務最高機關，長官曰都指揮使。又有指揮同知，指揮僉事。〔二三〕守備，官名，明置南京守備等職，率以勳戚及太監任之。其後軍事日繁，一城一堡，亦置守備。〔二四〕程鄉縣，即今廣東梅縣治。〔二五〕龍川縣，故城在今廣東龍川縣西北。〔二六〕錦衣衛，明之禁衛軍也。百戶，官名，爲衛所之官，掌兵百人。〔二七〕宸濠，明宗室。時武宗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宸濠遂謀亂，會帝遣人收其護衛，乃決計反，稱奉太后密旨，起兵南昌，下九江，將據南京，王守仁攻其後，破擒之，誅於通州。〔二八〕同知，官名，明之五軍都督府，各衛都指揮，指揮，及各府州皆有同知之官。清代惟府州置同知。〔二九〕都督，官名，明置大都督府，改爲五軍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及諸官，分領全國衛所。〔三〇〕從臾與德憑同。〔三一〕蔑，無也。〔三二〕緬與緬同，大索也。〔三三〕樵舍鎮，在江西新建縣西北六十里。〔三四〕媚，音冒，忌嫉也。〔三五〕勛，古文勳字。〔三六〕都堂，爲都察院堂上官之稱，即差遣在外者亦然。〔三七〕柱國，官名，隋唐至明，均以柱國爲勳官之最尊者，柱國次之。〔三八〕鐵券，古以頒有功之臣者，券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三九〕三邊總督，官名，明置三邊總督，控制延綏甘肅寧夏三邊。〔四〇〕提督，官名，明有提督團營等職，率以勳戚大臣及太監任之。〔四一〕思恩府，故治即今廣西武鳴縣，田州，今爲廣西之百色，恩隆恩陽三縣地。〔四二〕總督，官名，明初有軍事，命京官總督軍務，本非一定官稱，其後各省因事增置，遂爲定員，清代因之。〔四三〕流官，對於土官而言，普通地方官吏由政府任用者，謂之流官，苗獠等由本土人世襲者，謂之土官。土官改爲流官者，謂之改土歸流。〔四四〕潯州，故治即今廣西桂平縣。〔四五〕永順保靖，明爲府，今湖南二縣名。〔四六〕吏目，官名，掌緝捕盜賊，防獄囚，典簿籍。〔四七〕八寨，在廣西上林縣北。〔四八〕布政使，官名，明太祖分全國爲十

三布政司，每司置布政使，管理全省之民政及財政。清因之。〔四九〕副將，武官名，爲總兵之副。〔五〇〕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璽書，詔敕之別稱也。〔五一〕閣臣，明制，大學士入閣辦事，故謂閣臣。〔五二〕明洪武中置諸殿閣大學士，永樂初開內閣，簡翰林院官入閣參預機務，旋兼大學士，朝位班次列六部之上。〔五三〕鄖陽，卽今湖北鄖縣。〔五四〕南安，故治卽今江西大庾縣。〔五五〕婁諒，上饒人。其學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爲居敬要旨。王守仁少時亦嘗從諒學。〔五六〕陽明洞，在浙江紹興縣東南會稽山，道家之第十一洞天也。王守仁結廬洞側，因以爲號。〔五七〕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本此說，演爲良知之學，致良知，求依良知而行也。〔五八〕輦，與畬同，廣東之土民，卽獠族也。〔五九〕殊，斷也。〔六〇〕武陵，今湖南常德縣。〔六一〕擄，答掠也。炮烙，古之酷刑。〔六二〕詔獄，詔書所繫治之獄也。〔六三〕棗，音思矣切，牡麻也，大麻之不結實者。

張居正傳

周聖楷

錄張文忠公全集附錄。張居正生於明嘉靖四年，卒於萬曆十年，卽自民國紀元前三八七至三三〇年。此篇較明史本傳稍翔實，故錄。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母趙氏，嘗夜見室中有光上照天，頃之，一青衣童子自天下繞牀左右，遂娠。凡十有二月，生。少名白圭，穎敏絕倫。十二爲諸生，○就郡試，時大司徒李士翱爲郡守，先有異徵，奇其狀，更名居正。尙書顧璘撫楚行部，○大奇之，語監試直指使者，○「張孺子，將相器也，宜老其才。」卽見其名，姑乙之。及啓卷，果售，直指因用顧公言，乃置之。次日爲特設鹿鳴焉。庚子，舉於鄉，謁謝璘，璘猶以爲早，因解所繫犀帶以贈，曰：「爲若異時圍腰飾，然若且玉不足久溷也。」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己酉，授翰林院編修。○時少師徐階在政府，見公沈毅淵重，深相期許。甲寅，請告歸，則卜築○小湖山中，終日閉關不啓，人無所得望見。久之，益博極載籍，通當世之務。庚申，以右春坊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甲子，重修興都志，成。進右諭德，○爲裕邸日講官，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喻，詞極剴切，莊皇帝往往屬目加禮焉。

隆慶元年，累進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公之入閣，同時閣臣皆折節從容，公班最後，獨謂：「輔

相_{〔一〕}體尊，當自嚴重。」時倨見九卿，_{〔二〕}他亦無所私款洽，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當世廟末，_{〔三〕}政多偷玩，事無統紀，舉朝務爲繁言，鮮實效，詔令屢下，多廢格不行，是以上下相蒙，名與實爽。又國用空乏，督賦之使四出，民苦搜括，而寇數犯塞，京師武備久弛。乃條上六事：省議，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因謂舉祖宗大閱禮，上嘉納。己巳之冬，遂大閱於北郊，公戎服扈從，天子坐武帳，躬擐甲冑，觀將士爲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人已知爲救時相焉。

四年庚午，用_{〔四〕}三年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北寇俺答_{〔五〕}最彊盛，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略吏民畜產甚衆，雲中遼東尤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自馨等亡抵俺答，居板升，擁勝兵數萬。而中國亡命，_{〔六〕}又悉往從寇，熟知險隘，塞爲寇鄉導，日夜教寇候利害處。以故二十九年，俺答大舉逼京師，四十九年犯薊，_{〔七〕}隆慶元年陷石州。_{〔八〕}會其孫把漢那吉_{〔九〕}於寇，與其妻比吉等十餘騎來款關，_{〔一〇〕}督撫王崇古上狀，朝議以爲納叛啓釁，非宜；不然，宜殺之。公獨勸上納那吉降，安置大同城中，厚給飲食衣服供帳器具以市之。俺答聞那吉亡，大驚，發萬騎臨平虜城，來索。廷臣恒懼，公令諸將堅壁清野，勿與戰，使那吉衣所賜緋衣金帶，誇示寇使。而陰遣諜者，以好語款寇曰：「若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約稱臣守邊，乃得歸而孫。」時崇古謂寇久不去，老師費財，欲乘老酋得孫急，而因與爲市。公與書曰：「和戎自有體，彼卽欲得孫，謂宜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游騎，請命幕府，

我乃禮那吉而歸之耳。今擁萬騎平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夫全等至狡獪，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雞犬乎？假令語泄，彼得爲謀，或聊以脅從數人欺誤朝廷，而我乃棄重寶，非細故矣。且那吉歸，而老酋幸奉約束，無他，吾卽假爵封王，通貢市，可矣。有如寇諸所言，特空給幕府，殊無意稱臣。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國威重，則雖得全等數百輩，何爲？於是崇古一再遣使詣寇營，曉以利害，堅其約。俺答仰天笑曰：「吾何愛數十人，不以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命厚禮那吉遣歸，俺答感泣，遂稱臣內屬，求通貢市，歲歲勿絕。上命磔全等東市，傳首於邊。全曉黠甚，顧其屬曰：「吾屬死邊事寧矣。」上嘉公殊勳，加少保，兼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尙寶丞。而詔集朝臣詣闕下議封貢可否，衆士藉藉，公復以書抵崇古，言：「封貢有五利：邊鄙不驚，稽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間養士馬，修戰守備，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俺酋旣臣屬，士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等旣擒，卽板升數萬之衆，知寇不足恃，可馴而致，四也。寇驕天亡，其兆已見。老酋死，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乃復詣文華殿舉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上，上意遂決，許通貢市，封俺答爲順義王。俺答大喜，已而套□□寇亦願修貢市易，如宣大例。□□自是中國以緞布皮物市寇馬，寇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居庸以西五千餘里，無烽火警。天子無西顧憂，得一意備東寇矣。上念公運籌制寇，茂著忠猷，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其官。

六年五月，上不豫，召輔臣至御前受顧命，公伏地號泣不能起。神宗嗣位，詔公卜視大行皇帝陵寢，比歸而首輔高拱〇〇已去位矣。公爲首輔，召見平臺〇〇，慰勞懇至。初上在東宮，嘗晝寢，夢一美髯大
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寤而異之，以問左右。對曰：「殿下他日當有太平宰相如其人。」及見公，長身玉
立，髭髯修美，上憶夢中事，特賜金幣及繡蟒斗牛服〇〇。公頓首泣謝。因疎請大誥文武羣臣，示上意所
嚮，百僚寢寢振動矣。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請勅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寇。又按劉文靖故事，請
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以寒暄〇〇小故廢罷。山陵禮成，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累疏辭
免。上復親灑宸翰〇〇，賜大字，凡五曰：元良，曰良臣，曰爾爲鹽梅〇〇，曰汝作舟楫〇〇，曰宅揆保衡。
〇〇公頓首曰：「上幸嚮意文字，卽操觚〇〇，染翰，非帝王要務，亦無不究極精微，動以古人爲法，臣知
所以事上矣。」乃采古帝王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以應陰陽之數，繪爲帝鑑圖
說以獻。上起敬受，令宣付史館。

萬歷元年癸酉，有王大臣之獄，一時洶洶，禍及舊輔高拱，公以百口保其無他事，乃解。嶺東平，上將
首論籌策功，謝不受。上言：「臣當先帝時，上便宜六事，其一願上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玩歲愒月〇〇，卒
不能以實應，卽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諸曹置記籍，與爲期
約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皆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或以奏報而諸曹故慢令，無可否者，臣等當條

列其事，請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上報可。十一月，以六年考績，進中極殿大學士。

二年甲戌，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數剽掠蜀郡。公推轂〇〇曾省吾撫四川，以劉顯爲總兵，〇〇征之。是時言官論顯閩事，罪且不貸，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卒不罷顯，顯竟成功。公以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瀚、大司馬譚綸奏上御屏，中繪天下疆域，左文右武，各列職名。上命設於文華殿省覽。又請修祖宗故事，令日講官記注起居，兼錄詔諭制勅，凡郊廟耕藉幸學〇〇大閱皆令侍從。又選史官六人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殿獨對，有密勿〇〇謀議，得聞史臣者，令人對大臣紀述，史局詮次，爲異日國史原本。

四年正月，御史劉臺劾奏公。臺，故公所取士也，出按遼東，遼捷，御史不當報，而臺違例報，公以故事裁抑之。臺怒，遂括章極論公黠橫十餘事。公上疏乞休，上慰留之。廷杖臺，公復申救，意從寬貸。六月重修大明會典。是時歲比不登〇〇又多水旱，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勤，督賦益急，閭里愁嘆，盜賊竊發，乃請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民有餓窮，或歲大侵〇〇若逋久賦重，度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〇〇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勤動，不得休暇，上下交病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十之三，實公帑，寬民力，眞兩利之道。上從之。亡何，以一品九年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俸，官一子尙寶丞，於常典外，賚賜有加，累疏辭謝，許辭太傅，伯祿。

五年丁丑三月，廷試，○賜公子嗣修及第二人。有詔修慈慶慈寧兩宮。公上言兩宮規則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太后萬壽，不宜時絀舉贏。上卽入言聖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以其地置郡縣，公舉兵部侍郎凌雲翼力也。公爲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爲主，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尤留心邊事，有本鎮將吏不知，而公別偵之以告者，人不測其繇，是以羣臣恐恐然救過惟謹，職事釐舉，無敢飾非枝梧者。居恆謂：「高皇帝眞得聖人之威者也。世宗能得其意，故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以太阿不下授也。」○於時政體大肅，而漸有不便於公者矣。九月，父文明卒於江陵，訃聞，屢乞守制，不允。是時彗出斗牛間，○尾指婺，○長數十丈。臺官微言，按天官書，○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於是上留公益堅，至於流涕。公又以母老疏請，極哀切。上乃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公子嗣修馳驛歸營葬，卽迎母來京侍養。公感殊恩，慨然遵諭暫留，疏乞辭俸守制，預約歸葬。從之。十月，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於朝，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五人皆以疏諫奪情。自是怨公者益甚，公皆身任之，卽以是稍除異己者，不恤也。

六年三月，大婚禮成，再疏乞歸葬。上不得已，勅靈卿金吾，○護歸，以三月爲期，葬畢卽上道。又特頒「帝賚忠良」銀印記一，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

專決，仍馳驛至江陵聽先生處分。瀕行，入辭便殿，上爲嗚咽流涕，入言聖母，聖母亦感慟，所以慰賜祖送。〔四〕有加。既歸，襄事訖，奉旨敦迫還朝，召見文華殿西室，問所過民間疾苦及北寇衰敗狀。公對甚悉，上大悅。先是肅皇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且乖悖。〔五〕不可訓。公乃略舉事例未安者十餘事，請勅禮官集羣臣定議，著爲令甲。〔六〕昭示諸侯王，諸王有見而感泣者。

七年二月，河工成。自河決崔鎮，〔七〕呂泗淮陽諸郡，〔八〕悉爲巨浸，瀕河郡縣治堤費且萬萬，廷議

迄無成。上以問執政，公因言故河道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卽其家拜都御史，一切假以便宜。踰年工成。上漸備六宮，〔九〕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公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言：「萬歷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萬餘金。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餘金。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舊，不可不知也。王制量入爲出，三年必有一年之積，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用自足。願將主計所上疏置坐隅，時賜省覽。」又上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造，不聽，公面委曲以請，得省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遷官恩數，上多曲從之。十一月，詔度民田。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宏治十五年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僞，弊孔百出。有所謂飛詭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者，〔十〕久久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矣。民窮逃亡，勢又不得不請減額，而國課日以

益虧。公請料田，〔善〕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併。又民間新所墾治者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則國初故額不失，而民賦以輕。其撓法者，皆下明詔切責，天下奉行，廩廩焉。

八年庚辰，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百石，晉前所予錦衣衛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公辭太傅。尋以大禮畢，聖德日茂，拜疏乞休。上諭懇切，最後手書慈聖諭：「張先生受先帝付托，自今以往，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願今無復出口矣。」遂不辭。三月，廷試，賜公子懋修進士及第第一人。九年正月，請令翰林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理道，如唐宋故事。又奏屬儒臣纂輯累朝寶訓實錄，分類成書，以經筵之暇進講。一日上御文華殿，講訓錄畢，公偕輔臣張四維申時行持南京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因言：「大江南北大飢，或相聚爲盜，大可憂。卽如訓錄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乞將積逋盡賜蠲貸，而責各官發贖緩倉穀，以惠窮民。」上俞允。公又言：「今天下至困矣。卽上幸屢蹈節儉，臣愚猶過計，以爲大司農所入，不足佐緩急。近者宮中賜賚，動至鉅萬，輒引常例。夫所謂例者，今年偶一行之，明年卽指爲故事，陳乞耳，非祖宗舊制也。至於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濫施緇流，〔善〕以求福利，孰與蠲賦與民以活億兆元元之命，其功尤大。」上爲感動。十月，以一品十二年秩滿奏最，上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勳，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尙寶司丞，給四代誥命。〔善〕

下璽書褒美，賜宴禮部，辭上柱國及伯爵俸。

十年二月，寢疾，上時時下手詔問安否，賜內廚饌，及視醫藥黃門使者，絡繹於道，久之不愈。上令輔臣四維理閣中細務，大事卽公家平章。六月，上書乞骸骨，上覽之感慟。會遼東大捷至，加公太師，進前所予錦衣衛指揮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病已革，上使中使問國家大計，不知所報。次日卒。上愴悼，輟朝，賻賜金幣他物皆加等，兩宮賜亦優厚，予祭九壇，復增七壇，蓋視國公兼師傅者儀，贈上柱國，諡曰文忠，遣營葬，仍命太僕錦衣內監護喪歸。

公性謹嚴敏決，博聞強識，尤練習本朝故實，及邊域情形。少時卽有自負以天下之重，伉厲守高，不好爲好言以悅人意。及入政府，感穆廟顧託，神廟幼冲，虛心委任，故任法獨斷，操持一切，無所顧避。毀譽嘗與人書曰：「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立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置，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章大信，修明祖宗法度，一以尊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彼讒人者，欲割刃於僕之身，又無所污蟻，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悚動幼主，間僕於主上耳。僕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國，違道干譽，直僕之所薄而不爲。」其大意如此。是以人多恨之。上敬重公，呼太岳先生，而不名。掖庭少有嬉戲，輒慮張先生知之。而公益以夾輔主德自力。然上春秋漸長，公過爲禁持，不稍假。嘗在講筵上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音，公從旁厲聲曰，

當作勃字，上悚然驚。而上左右貴倖用事，多恨老璫馮保。（六）又嘗疏請斥逐其爲姦佞者，是以寢。（六）相構，而輔臣張四維亦怨公。會公卒，上所幸璫張誠以保與公交結專恣，奏聞，上心動。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嗾其門人極論保以營上，上謫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窺望風旨，益務攻公爲奇，并及其黨。於是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削其諸子官。御史羊可立者進論公罪，因謂公以私構遼庶人憲爝獄。（六）庶人妃因訟，且曰：「庶人金寶萬計，盡入居正府矣。」上心艷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中貴人張誠及刑部右侍郎邱橈偕錦衣衛指揮給事往，并勸故構王憲爝事。王憲爝者，父王薨未立，而公之祖父爲護衛卒，太妃聞公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食，而坐王憲爝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六）王憲爝以是慙而銜之。會公登第，召其祖虐之酒，至死，而王淫酗橫暴，其國遠近皆怨之，彈劾屢上，遂至削國，以幽死。所謂金寶者，仇語也。邱橈等籍其家，懼不中程，乃拘其諸子，備極榜笞。長子敬修自縊死，家人死者纍纍，而荆楚之間，駭然株及矣。獄成，命削公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謫其子編修嗣修成。當籍沒時，侍講于慎行遺邱橈書，略曰：「江陵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陰禍機深，結怨於上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爲污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連，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

八十老母，纍然〔六〕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爲酸楚。望於事寧罪定，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七〕之居，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至爲欒郤之族，死者不至爲若敖之鬼〔八〕。亦上帷蓋之仁也。〔九〕釋得書不能用，萬曆末，臺諫等連章訟居正冤，且言其有十大功於國，不聽。天啓二年，朝廷始追述其功，復原官，予祭葬，稍稍給其房屋之未變直者，與子孫奉祠住。思宗御極，尤思之，錄用公孫同儔爲中書舍人，追恤有差。

【註解】

〔一〕諸生，謂學官弟子也。〔二〕行部，謂巡視部屬也。〔三〕直指使者，官名。〔四〕庶吉士，官名。明太祖置庶吉士，六科及

中書皆有之，永樂中始專隸翰林院，以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爲之。〔五〕翰林院，官署名。明設翰林院，掌祕書著作之職，有掌院學

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清因之。〔六〕卜築，擇地構屋也。〔七〕司業，古典樂之官。隋置國子監司業，以貳祭酒。歷代

因之。〔八〕欒德，官名，爲東宮之官，掌侍從贊論，職比常侍。〔九〕輔相，宰相之稱。明清之大學士皆宰相。〔一〇〕九卿，明以六部尚

書，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爲九卿。〔一一〕世廟，謂明世宗。〔一二〕用，因也。〔一三〕俺答，韃靼之酋長，屢寇邊，隆慶中

允其封貢，乃止。〔一四〕命，名也。亡命，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一五〕薊州，即今河北薊縣治。〔一六〕石州，即今山西離石縣治。

〔一七〕郤與隙同。〔一八〕款關，叩關門而求通也。〔一九〕稽人，謂農夫也。〔二〇〕套，河套也。〔二一〕宣大，即宣府大同二鎮，有

市場，與外國通貿易。〔二二〕高拱，明新鄭人，官至大學士，性強直自遂，頗快恩怨，後以劾內臣馮保被逐，首輔，首相也。〔二三〕平臺，

在北平舊紫禁城內，明時爲召見羣臣之所。〔二四〕明代服色有繡蟒斗牛之類者，多以賜內臣勳戚，人民禁用之。〔二五〕嗚，音調，

傷暑也。〔二六〕宸翰，帝王之筆蹟也。〔二七〕爾爲鹽梅，乃殷高宗命傳說爲相之詞，言爲國家不可少之人，猶鹽鹹梅酸，皆所以和

羹也。〔二八〕汝作舟楫，謂傳說也。故稱輔臣濟世亦曰舟楫。〔二九〕居其位曰宅，揆，相也。保衡，謂伊尹也。宅揆保衡，言爲相如伊尹

也。〔三〇〕操觚，執筆爲文也。觚，木簡，古人用以代紙。〔三一〕玩愒，貪也。玩歲愒月，言執政貪玩歲月，而放廢職務也。〔三二〕推轂

謂推舉人才，如推車轂使前進也。〔三三〕總兵，官名。明代遣將出征，始立總兵官副總兵官之名，後軍務日繁，總兵官統兵鎮守，遂爲

一方武官之重職。清因之。〔三四〕耘耜，皇帝躬耕帝耜也。耜，通作藉，田也。幸學，臨幸太學也。〔三五〕密勿，機密也。〔三六〕歲比不

登，言年穀不成熟也。〔三七〕大祲，歲凶也。〔三八〕羨金，謂財有餘也。〔三九〕廷試，科舉時代之殿試朝者，並謂之廷試。〔四〇〕

羅旁，今廣東羅定縣。其南舊爲羅旁地，獠人盤據於此。〔四一〕法宮，正殿也。〔四二〕委裘，靈衣也。言舊君既沒，新君既生，置舊君之

裘於朝，以臨臣下也。〔四三〕太阿，劍名。太阿不下授，言不授人以柄也。〔四四〕斗牛，二宿名。吳越分野。〔四五〕婺女，星名，卽女宿

越地，婺女之分野。〔四六〕天官，天文也。史記有天官書。〔四七〕司禮監，官名。明置，掌宮庭禮儀，以宦官任之，明中葉後權任極重。

〔四八〕璽卿，官名。金吾，卽執金吾，官名，掌儀循京師。〔四九〕祖送，言祖餞而送之行也。〔五〇〕悖與忤同。乖悖，背逆也。〔五一〕令

甲，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若今之第一第二第三篇也。〔五二〕崔鎮，在今江蘇泗陽縣西北三十里。〔五三〕呂，卽今江蘇銅

山縣治。泗，今安徽泗縣境。淮陽，今江蘇淮陽縣。〔五四〕六宮，古者天子后立六宮。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爲六宮，夫人以下分居之。

〔五五〕飛詭等，皆豪民舞弊之名目。〔五六〕料田，清丈田畝也。〔五七〕緇流，僧徒也。衣黑衣，故名。〔五八〕誥命，官吏受封之詞

也。明制，一品至五品官授誥命。〔五九〕黃門使者，官名，以宦官任之，故稱宦官爲黃門。〔六〇〕平章，籌畫之意。〔六一〕仇，高貌。厲

嚴肅也。〔六一〕豎儒，小儒之稱，謂其卑瑣淺陋也。〔六三〕剗刃，謂中傷也。刺讀如恣。〔六四〕掖庭，宮中旁舍也。後宮嬪妃所居之地，別於正宮而言。〔六五〕璫，謂宦官也。以其冠皆金璫右貂，故名。馮保，嘉靖中爲司禮秉筆太監，依太后勢，遇帝嚴，賞罰皆自保出，帝積不能堪，及太后歸政，遂謫之，並籍其家。〔六六〕沒，謂漸漬而不驟也。〔六七〕朱憲爚，嘉靖中襲遼王，以奉道爲世祖所寵，賜號清微忠教真人。聰明絕世，行多縱佚，隆慶初以罪降庶人，國除。〔六八〕穿鼻，言如牛之爲人牽引而不能自主也。〔六九〕纍然，不得志之貌。又，羸德之貌。〔七〇〕聚廬，村落中之屋也。〔七一〕春秋楚若敖氏至鬬越而滅宗，世謂若敖之鬼，引以喻無嗣者。〔七二〕帷蓋之仁，意謂施於狗馬之仁德也。

戚繼光傳

張廷玉等

錄明史本傳。戚繼光生卒年月待考。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爲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寧紹台三郡。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俞大猷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通番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慆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鴈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蹙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兵官盧鑑，參將牛天錫，又破賊寧波温州。浙東平，繼光進秩三等。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擊破之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明年倭大舉犯福建，自溫州來者，合

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勦之，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三）平遠臺。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紿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兩月，破平海衛（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猷爲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繼光將浙兵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爲告謝郊廟，大行敘賚。繼光先以橫嶼功，進署都督僉事（四）。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遂代大猷爲總兵官。明年二月，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五），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

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福寧。〔一〕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寧。〔二〕賊斬馘三百有奇，尋與大猷擊走吳平於南澳，遂擊平餘孽之未下者。

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颯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隆慶初，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三〕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召爲神機營副將。會譚綸督師遼薊，乃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四〕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至鎮上，疏言：「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五〕爲驛使，營壘皆傳舍，〔六〕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七〕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礮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

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蒼翳，〔三〕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綴疣，〔四〕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五〕諸處，而浙兵止弗調。錄破吳平功，進右都督。寇入青山口，〔六〕拒卻之。

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略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圯，〔七〕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八〕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晝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彊，〔九〕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詔予世廕，賚銀幣。繼光乃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

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箠笮。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當是時，俺答已通貢，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獨小王子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而朵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服。萬曆元年春，二寇謀入犯，馳喜峯口，索賞不得，則肆殺掠，獵傍塞，以誘官軍。繼光掩擊，幾獲狐狸。其夏，復犯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明年春，長昂復窺諸口，不得入，則與狐狸共逼長秃，令入寇，繼光逐得之，以歸。長秃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於是二寇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秃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峯口，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秃，許通貢如故。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尋以守邊勞，進左都督，已增建敵臺，分所部十二區爲三協，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馬。炒蠻入犯，湯克寬戰死，繼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蠻偕妻大嬖，只襲掠邊卒，官軍追破之。土蠻犯遼東，繼光急赴，偕遼東軍拒退之。繼光已加太子太保，錄功加少保。

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繼光用是頻廩賚，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

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梁擅戰功。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邊防獨重薊，增兵益餉，騷動天下。復置昌平鎮，設大將與薊相脣齒，猶時躡內地。總督王忬、楊選並失律，誅。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光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爲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赴，踰年卽謝病，（三）給事中張希臯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

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贊曰：戚繼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當張居正、譚綸任國事則成，厥後張鼎思、張希臯居言路則廢，任將之道，亦可知矣。

【註解】

〔一〕衛所，明代分駐防營之地也。

〔二〕大寧，卽今熱河、平泉、赤峯、朝陽等縣地，明爲大寧都司，封寧王於此。都司卽都指揮

使司。〔三〕神機營，明禁軍習用火鎗之營。

〔四〕倭，音渦，舊稱日本爲倭奴。

〔五〕參將，官名，明置爲總兵副總兵之貳。清因之。

〔六〕寧紹台三郡，故治卽今浙江、鄞、紹興、臨海三縣。

〔七〕汪直，嘉靖時據五島，煽諸倭入寇，後下獄論死。

〔八〕岑港，在浙江、定海縣西北。

〔九〕金嚴二郡，故治卽今浙江、金華、建德二縣。

〔一〇〕桃渚，在浙江、臨海縣東一百里。圻頭亦在臨海縣境內。

〔一一〕胡宗

憲，明績溪人，時倭寇浙江，宗憲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尋爲兵部右侍郎，總督軍務，以平賊功，加右都御史，太子太保。〔一一〕初石，刻石紀功也。〔一三〕平海衛在福建莆田縣東九十里。〔一四〕都督同知，都督僉事，皆官名，位遜於都督。〔一五〕王倉坪在福建仙遊縣東。〔一六〕福寧，今福建霞浦縣。〔一七〕永寧衛在今福建晉江縣東南五十五里海口。〔一八〕薊門，謂薊州鎮，明九邊之一，其分守地卽今山海關至居庸關之長城。〔一九〕昌平保定，明九邊以外之二鎮，鎮治卽今河北昌平清苑二縣。〔二〇〕參游，參將遊擊也，皆軍官名。〔二一〕傳舍，驛站所設之房舍，以便行人休息者。〔二二〕乘障卒，築堡壘之卒也。衝綬，衝要寬綬也。〔二三〕林薄蕪翳，草木茂盛也。〔二四〕綴疣，猶贅疣，皮膚上贅生之結肉也；引以喻事物之無用者。〔二五〕永平，卽今河北盧龍縣治。山海，卽山海關，明置山海衛於此。〔二六〕青山口，在河北薊縣東北長城邊。〔二七〕圮，音否，毀也。〔二八〕睥睨，城上短牆也。〔二九〕木彊，不和柔也。〔三〇〕篋筩，卽狼筩，兵器名，以竹製成，末施利刃，以拒敵者。〔三一〕逐北，追敗逃之兵也。〔三二〕插漢，今察哈爾本元裔小王子之後駐牧插漢之地，因以名部。〔三三〕喜峯口，在河北遷安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西南去遵化縣七十里。〔三四〕桃林口，在遷安縣東北長城邊。〔三五〕界嶺口，地名。〔三六〕遼東，明九邊之一，其分守地自山海關迄鴨綠江口，卽今山海關外斜貫遼寧境內之柳條邊也。〔三七〕謝病，以疾病自引退也。

徐光啓傳

張廷玉等

錄明史。徐光啓生於明嘉靖四十一年，卒於明崇禎六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三五〇至二七九年。

徐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七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歷贊善。從西洋人利瑪竇〔一〕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徧習兵機、屯田、鹽筴，〔二〕水利諸書。楊鎬四路喪師，〔三〕京師大震，累疏請練兵自効，神宗壯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事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啓疏爭，乃稍給以民兵戎械。未幾，熹宗卽位，光啓志不得展，請裁去，不聽。既而以疾歸。遼陽破，〔四〕召起之，還朝力請多鑄西洋大礮，以資城守，帝善其言。方議用，而光啓與兵部尙書崔景榮議不合，御史邱兆麟劾之，復移疾歸。天啓三年，起故官，旋擢禮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賢〔五〕黨智鋌劾之，落職閒住。崇禎元年，召還，復申練兵之說。未幾，以左侍郎理部事。帝憂國用不足，敕廷臣獻屯鹽善策，光啓言「屯政在乎墾荒，鹽政在嚴禁私販，」帝褒納之。擢本部尙書。時帝以日失驗，欲罪臺官，光啓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六〕元時嘗當食不食，〔七〕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曆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推算曆法，光啓爲監督。四年春正月，光啓進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制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復

上測候四說，其辯時差里差之法，最爲詳密。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鄭以偉並命。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光啓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贈少保。蓋棺之日，囊無餘貲，御史請優卹，以媿貪墨者。帝納之。乃謚光啓文定。久之，帝念光啓博學強識，索其家遺書，子驥入謝，進農政全書六十卷，詔令有司刊布。加贈太保，錄其孫爲中書舍人。

【註解】

〔一〕利瑪竇，

Matteo Ricci 意大利教士，萬曆八年入中國。

〔二〕鹽筴，謂食鹽者之戶口冊籍。

〔三〕楊鎬，官右僉都御

史，經略朝鮮軍務，與倭將戰，大敗，喪兵二萬。後清兵破撫順，起鎬往經略，分四道定期出塞，期洩，遂大敗，逮鎬下獄誅。〔四〕遼陽，即今

遼寧遼陽縣。天啓元年，滿帝定都於此。〔五〕魏忠賢，明之宦官，熹宗時，擅朝政，專橫無忌，黨羽滿朝，後大戮東林黨人，思宗立，貶於鳳

陽，遂自縊。〔六〕郭守敬，元人，世祖時嘗與西夏朔河五州諸渠，復受命治曆，乃徧考諸事，晝夜測驗，推算極爲精研。〔七〕食，日蝕

也。〔八〕周延儒，崇禎初拜大學士，參與機務，性貪，且庸懦無才，後爲廷臣所劾，賜死。溫體仁，崇禎初官禮部尙，性陰猛，植黨營私，傾去

周延儒，代爲首輔，居位八年，放歸，仍起用延儒。〔九〕貪墨者，官吏之好財賄者。

史可法傳

張廷玉等

錄明史本傳。史可法生於明萬曆年間，確期不詳，卒於明弘光元年，即民國紀元前二六七年，享年約四十餘。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舉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寬破賊滁洲，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十年正月，賊從間道突安慶石碑，尋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爲廬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勦捕賊，走廬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賊分其黨搖天動別爲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陶冲，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挂車河。當是時，陝寇聚漳寧，分犯岷、洮、秦、楚、應、皖、羣盜遍野。總理盧象昇既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禎，祖寬關外兵亦北歸，未幾，上復以熊文燦代家禎，專撫

賊，賊益狂逞，盤牙_云江北，南都震驚。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蕪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河南。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回舒城廬江，賊遁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平賊踰期，戴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禦，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艱去，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_云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

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既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潞，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_云潛與阮大鍼_云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_云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赦，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讎之義。」王唯唯。明日

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勛臣入閣例退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大鉞。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弘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恟懼登陴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傑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洲，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爭殺僞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讎，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

兵治餉無人才，有撫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初，可法虞傑跋扈，駐得功儀真防之。九月朔，得功傑構兵，曲在傑，賴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今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污身，被刑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傑居揚州，桀驁甚，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約束。十月，傑帥師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諸鎮分汛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鶴鎮，諜報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劉肇基往援。大清兵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自成既走陝西，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讎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讎，置諸

膜外。〇〇夫我卽卑宮非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尙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御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寶之辱，漢光武不忘燕薪之時。〇〇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脛，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願可漢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〇〇淆濫，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衍，〇〇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卽事關典禮，亦宜概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讎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〇〇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

比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紮防河將士功耳。」慢弗省，而諸鎮逡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是爲大清順治之二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頃之，河上告警，詔良佐得功率師扼

穎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旣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充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爲己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疏請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時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

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敘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禽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

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箴，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泣然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遙語其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嘗子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有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

贊曰：史可法憫國步多艱，忠義憤發，提兵江滸，以當南北之衝，四鎮棋布，力圖復興。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促，志決身殲，亦可悲矣。

【註解】

〔一〕大興永樂後爲順天府治，即今北平。祥符，今河南開封縣治。

〔二〕黃平州，故治在今貴州黃平縣西北三十五里。

〔三〕參議，官名。明於布政司及通政司皆各置參議，爲布政使及通政使之貳。〔四〕盧象昇，明宜興人，天啓進士。善射，嫻將略，能治軍。屢殲叛賊，功極著。後與清兵遇，礮盡矢窮，奮鬪而死。〔五〕祖寬，明遼東人，崇禎間累破流寇，敢戰有功，稱驍將。官至寧遠總兵官，進都督。後以濟南失守，棄市。〔六〕嬰城守，閉城而守也。〔七〕左良玉，臨清人，積功封寧南侯，與張獻忠、李自成戰，拒清兵，頗有功。福王時引兵討馬士英，至九江死。〔八〕熊文燦，崇禎初，平海盜有功。後拜兵部尚書，總理軍務。文燦一意主撫，張獻忠遂詐降，已而復反，事遂不可爲，坐棄市。〔九〕盤牙，猶犛牙，相連結也。〔一〇〕漕運，東南各省輸粟以供西北也。漕運總督，官名。管轄魯豫蘇皖贛浙鄂湘八省漕政。督糧道漕儲道皆其屬官，率以參議參政任之。〔一一〕馬士英，貴陽人，萬曆進士，北京陷，士英等立福王於南京，升東閣大學士，與阮大鍼相結，專權昏愎，日事報復。清兵破南京，士英奔杭州，旋被殺。〔一二〕阮大鍼，懷寧人，崇禎時附魏忠賢，名列逆案，失職，避流賊居南京，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立，士英秉政，以爲兵部尚書，既得志，專翻逆案，中外憤怒。後降清，從攻仙霞嶺，僞仆死。〔一三〕孝陵，明太祖之陵也，在南京鍾山之陽。〔一四〕恟懼也。陴，城上女牆也。〔一五〕浹月，謂兩月也。〔一六〕李自成，明末流寇，朝廷初不甚措意，及陷鳳陽，焚皇陵，始大徵兵討賊，然已不可制矣。崇禎十七年陷京師，莊烈帝自縊死。清兵入關，自成西走，清兵追之，竄於九宮山，自縊死。〔一七〕斬，音僅，吝也。〔一八〕鈇，斧也。鈇鉞，古有九錫之典，鈇鉞其一，諸侯受鈇鉞之賜，乃得專殺，故凡刑戮之事，輒言鈇鉞。〔一九〕毛舉而概繩，謂舉瑣細之事而一概糾治之也。〔二〇〕邳州，今江蘇邳縣。〔二一〕膜外，猶度外也。〔二二〕蕺薪之時，謂徵時也。〔二三〕絲綸，謂詔旨也。〔二四〕名器，謂爵號與車服儀制，所以別尊卑也。〔二五〕燕衍，燕樂也。衍音侃。〔二六〕高傑，爲賊時，嘗殺許定國一家，降明後，以功封興平伯，鎮揚州，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號四鎮。時許定國守睢州，乃誘殺高傑降清。〔二

七」筵，扇也。「二八」鹽豉，即今豆豉。豉讀如侍。「二九」觥，酒器也。舊說，觥之容量七升，故稱酒器之大者曰觥。「三〇」凭，音憑，依几也。「三一」相公，宰相之稱。「三二」鈴閣，謂將帥所居之地。

孫奇逢傳

趙爾巽等

錄清史列傳。孫奇逢生於明萬曆十二年，卒於清康熙十四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三二八至三三七年。

孫奇逢，字啓泰，直隸容城人。少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學，欲以功業自著。年十四，謁尙書楊補庭，問曰：「設在圍城中，外無救援，內無糧芻，如之何？」對曰：「效死勿去！」補庭奇之。年十七，舉明萬曆二十八年鄉試。與定興鹿善繼講學，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既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廬墓六年。家故貧，饗殮不給，巨室以金粟餽，婉卻之。嘗自言於哀慟窮苦中，證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其學問實得力於此。後入京師，見曹于汴，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皆與定交。天啓末，魏忠賢竊柄，左魏被逮，遣子弟相投，奇逢與善繼之父正及張果中共調護之。時善繼贊大學士孫承宗軍事，奇逢上書承宗，責以大義，請急營救。承宗疏請入覲，忠賢懼，繞御牀哭，詔止承宗，獄益急，坐贓酷拷。奇逢復與正、果中集士民釀金代輸至都，左魏已死，逾年周順昌被逮，釀金一如左魏時。俄而順昌又死，奇逢正、果中咸傾身護濟，使得歸骨。世所稱范陽三烈士也。孫承宗以奇逢有經世才，欲以職方題授，命茅元儀致意。奇逢辭不就，謂元儀曰：「朝野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

相不謂，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與二三大帥共事，儻一有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肯爲我用乎？元儀服其言。後祖大壽以疑懼東奔，元儀鼓勵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奇逢一言之力也。崇禎時，督學李蕃舉孝行，建坊旌表，御史黃宗昌，給事中王正志成交章保薦。大兵薄畿輔，容城被圍，土垣將圯，奇逢率宗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張其平甚器之，疏請擢用。尙書范景文亦以軍務聘，並辭不赴。時畿內盜賊數驚，乃攜家入易州五峯山，門人親故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條教，部署守禦，又以其暇賦詩習禮，絃歌聲相聞，寇盜屏迹。清朝順治二年，祭酒薛所蘊具疏讓官，以元許衡吳澄相擬，有旨徵爲國子監祭酒，奇逢以病辭。三年，移居新安縣。七年，南徙輝縣之蘇門。九年，工部郎中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乃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自給，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居夏峯二十五年，屢徵不起。

奇逢之學，原本象山陽明，而兼采程朱之旨，以彌闕失。其論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而其大本，主於窮則勵行，出則經世。其治身，務自刻勵，而於人無叮咛。有問學者，隨其高下淺深，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野人牧豎武夫悍卒，壹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嘗學易於雄縣李對，及老，乃撮其體要，以象傳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義，發明義理，切近人事，所言皆關法戒，著讀易大旨四卷。又於四子書挈其要領，統論大指，間

引先儒之說，以證異同，著四書近指二十卷。又表周程張邵朱陸及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爲十一子，以爲直接道統之傳，別爲諸儒考附之，著理學宗傳二十六卷。他著有尙書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乙丙紀事。孫文正年譜，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規，四禮酌等書，凡百餘卷。奇逢之學，盛於北方，與李容黃宗義鼎足。年踰耆耄，講道不倦，嘗自言六十以後工夫，每十年而較密。生平於嫺族故舊恩篤厚，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閨門肅穆，寂若無聲。每晨興，拜謁家祠，退坐空齋，終日無惰容。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河南北學者祀之百泉書院，容城與劉因楊繼盛（一）同祠，保定與孫承宗鹿善繼並祠。道光九年，奉上諭：「孫奇逢學術中正醇篤，力行孝弟，其講學著書，以慎獨存誠，闡明道德，實足扶持名教，不愧先儒，著從祀文廟西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子六人，博雅最知名。弟子甚衆，自新安魏一鼇，灤州趙御衆，清苑高鑄，范陽耿極從遊最早。睢州湯斌，登封耿介皆以仕至監司歸里後，往受業焉。

博雅，字君僑，奇逢第四子，明亡絕意仕進。奇逢遷蘇門，獨留奉母，母歿，三年不見齒。奇逢年老重聽，諸弟子問難，必籍博雅轉達，間有未暢，輒援據經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奇逢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博雅力居多。康熙八年，郡守程啓朱以山林隱逸薦，以父老辭。奇逢卒，哀毀骨立，廬墓三年。十五年，弟韻雅坐事逮繫刑部，博雅竭產供弟，凡四年，往來省視，徒步烈日中，兩足皆腫，或遇雨雪，飢

渴僵仆於途，卒以致病，病時假寐，口中喃喃，皆其弟事也。及彌留，〔三〕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年五十五。卒後數日，弟事漸解，蔚州魏象樞稱其愛弟忘身，成仁取義云。所著有約齋集。

魏一鼇，字蓮陸，河南新安人。明舉人，官山西忻州知州，有惠政，搜訪遺逸，折節下士，去官之日，匹馬雙童而已。少從奇逢遊，遭時喪亂，共患難者三十餘年。及奇逢遷蘇門，一鼇自山右〔四〕歸，率間歲一至，每至必數月留。後構雪亭於夏峯，爲奇逢訂正年譜，白雪盈山，孤鏡午夜，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故及門問答，一鼇爲多，嘗記其所聞，爲雪亭夢語。奇逢命一鼇輯北學編，命湯斌輯洛學編，及斌官京師，一鼇策蹇〔五〕訪之，見斌繩牀破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也！」斌嘗稱：「一鼇才大而養之以靜，學博而守之以約，世俗升沈得失，無足其胸中，復日必爲師門顏子。」所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雪亭詩草。康熙三十一年卒。

趙御衆，字寬夫，直隸灤州人。諸生，少從孫奇逢遊，絕意仕進，於六經及秦漢以來諸大儒書，多所發明，與湯斌魏一鼇並稱高弟子。奇逢嘗曰：「湯孔伯之端亮，趙寬夫之善補過，求之古人，亦不多得。」〔一〕手輯夏峯遺書爲傳信錄二十五卷，以志淵源，又輯奇逢粹語爲夏峯答問五卷，又錄其所見以合於師教，爲弗措錄，又著困亨錄，大旨以事心爲主，謂：「人之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潔淨光明，遇事卽以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不宜參以畔援〔二〕，希冀之意。故曰：天下本無事。」居恆懷懍，如恐失之。

嘗自誦曰：「垂名千古，易無愧。一心難。」他著，又有山曉堂集。時密縣錢佳選亦從奇逢學，所居超化邨，洧綏交流，有林泉之勝，上蔡張沐及耿介御衆常相寄處。卒後，密人卽其講聚之地，立祠祀焉。高鏞，字淵穎，振奇慕義，好遊名山水，著有淵穎集四卷。耿極，字保汝，與兄權，並以孝友稱。太康耿炳慕其爲人，訂爲兄弟，割田宅與居。與御衆交最善。奇逢懷友詩云：「渾穆稱保汝，不以窮失意。」其見重如此。湯斌仕至工部尙書，諡文正，見列傳。耿介別有傳。

【註解】

〔一〕尙寶，官名，職掌寶璽符牌印章。

〔二〕鹿善繼，字百順，明萬曆進士，授戶部主事，尋從孫承宗閱視榆關，贊畫甚多，清兵

攻定興，善繼入城抗禦，城陷，死之。

〔三〕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官御史，排閹奴，扶冲主，後與魏大中周順昌同爲魏忠賢所陷害，死獄

中，諡忠毅。

〔四〕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累官至史科都給事中，死後諡忠節。

〔五〕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爲官清操嶙然，諡忠介。

〔六〕魏忠賢，肅寧人，少無賴，自宮，入宮後，見信於熹宗，結黨營私，傾害公卿，莊烈帝卽位，發其奸，死之。〔七〕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沈

毅有大略，曉暢邊事，官至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屯兵遼陽，清兵來攻，城破，自縊死。

〔八〕薄，逼近也，近國都所在之地曰畿輔。〔九〕

叮咛，畔埒也，無叮咛，無威儀也。

〔一〇〕庸行，常行也。

〔一一〕香，讀如祁，蓋，音迭，六十曰香，七十曰蓋。

〔一二〕楊繼盛，明容城人，以

劾嚴嵩被繫獄中三載，竟棄西市。

〔一三〕彌留，謂病重瀕死也。

〔一四〕山右，指山西，以其在太行山之右也。

〔一五〕蹇，音舉，驀馬

曰蹇。〔一六〕畔援，強恣之貌。

顧炎武傳

趙爾巽等

錄清史列傳。顧炎武，學者稱爲亭林先生，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卽自民國紀元前二九九至二三〇年。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江南崑山人。生而雙瞳子，中白邊黑，讀書一目十行。年十四爲諸生，耿介絕俗。與同里歸莊善，時有歸奇顧怪之目。見明季多故，棄舉業，講求經世之學。炎武三世俱爲顯官，母王氏，守節孝於姑，明亡，不食卒，叛僕陸恩見炎武家中落，欲告炎武通海，炎武沈之水，僕墜投里豪復訟之，繫奴家危甚，會曲周路澤農救之，得免，遂去之山東，墾田長白山下，復北歷關塞，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後客淮安，萊州黃氏有獄詞連炎武，乃赴山東聽勸，富平李因篤營救之，獄始白。自是往還河北，最。後至華陰，置田五十畝，因定居焉。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贏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呼老兵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卽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嘗謂「經學卽理學，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於同時諸人，雖以苦節推孫奇逢，李顒，以經世之學推黃宗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

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百人，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遍覽諸史圖經文編說部之類，取其關於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歷二十年，其書始成。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之餘，合圖經而成者。尤精韻學，撰音論三卷，言古韻者始自明陳第，然創闢榛蕪，猶未遽密。炎武乃推尋經傳，探討本原。又詩本音十卷，其書主陳第詩無協

韻之說，不與吳棫〔五〕本音爭，亦不用棫之例，但卽本經之韻互考，且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由遷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卽周易以求古音，考證精確。又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皆能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變。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其論治，綜覈名實，於禮教尤兢兢，謂風俗衰，廉恥之防潰，由無禮以維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炎武又以杜預〔六〕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經考，九經誤字，五經異同，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誦觚〔七〕十事，菰中隨筆，救文格論，亭林文集，詩集，並有補於學術世道。國朝稱學有相柢者，以炎武爲最。又廣交賢豪長者，虛懷商榷，不自滿假，作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八〕讀書爲己，探頤洞微，吾不如楊瑀，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九〕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一〇〕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滿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澤農，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一一〕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一二〕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宏撰，〔一三〕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弼。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科，〔一四〕次年修明史，大臣爭薦之，並力辭不赴。二十一年卒，年七十。

【註解】

〔一〕江南省，清初置，轄今江蘇安徽二省地。

〔二〕贏，同驟。

〔三〕李順，號二曲，明末陝西人，終身闡明關學，不仕。

〔四〕陳

第，字季立，連江人。善詩，始言古韻。〔五〕吳棫，宋建安人，字才老，通音韻訓釋之學。〔六〕杜預，晉時人，字元凱，博學多通，自言有左傳癖。〔七〕譙颯，音決孤，謂譙詐桀出，颯角非常也。〔八〕王錫闌，吳江人，字寅旭，號曉庵，博覽羣書，精通中西天學，所著曉庵新法，言交食最精審。〔九〕張爾歧，濟陽人，字稷若，其學以篤志力行爲本，尤精三禮。〔一〇〕傅山，陽曲人，堅苦持氣節，隱而不仕，工詩善畫精醫。〔一一〕吳任臣，仁和人，字志伊，淹通經史，兼精天官樂律奇壬之術。〔一二〕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其學長於考證，工古文，詩詞亦精。〔一三〕王宏撰，華陰人，字無異，工書能文，精金石之學。〔一四〕博學鴻儒，制科名，所以考拔淹協能文之士者。清康熙乾隆時，兩舉博學鴻詞科。

顏元傳

趙爾巽等

錄清史列傳。顏元，學者稱爲習齋先生，生於明崇禎八年，卒於清康熙十九年，卽自民國紀元前二七七至二三二年。

顏元，字易直，直隸博野人。明末，父戍遼東，歿於關外。元年五十，貧無立錫，百計負骨歸葬，世稱孝子。居喪守朱子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夕一溢，米，夕一溢，食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句，元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元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

其爲學，以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乃易靜坐以習恭，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擇經史有用者，餘不盡究。嚴課孝弟謹信，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爲倡六藝，以教來學。又置日記自省，時下一圈，心懽，則書白，否則黑。與蠡縣劉崇文、王養粹、李埏等以聖賢相勉，每會各出日記相質，勸善規過，或諍譏致愧赧，無以自容。元嘗欲置妾，爲媒所欺，撻責之，亦卽屈服也。同時容城孫奇逢講學百泉山中，元當上書辨論，謂不宜徒爲

和通朱陸之說。又與祁州刁包、上蔡張洙辨學，謂世儒譏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且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因著存性篇二卷，大旨謂：「孟子言性善，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語異而意同。宋儒誤解相近之意，以善爲天命之性，相近爲氣質之性，遂使爲惡者誘之氣質，不知理卽氣之理，氣卽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總歸一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譬之於日，光明能視，則目之性，其視之也，則情之善，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謂之惡。惟有邪色引動，然後有淫視，是所謂非才之罪，是卽所謂習。又謂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謂金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舉天下不一之姿，以性相近一言包之，是卽性善，是卽人皆可以爲堯舜。舉世人引蔽習染無窮之罪惡，以習相遠一言包之，是卽非才之罪，是卽非天之降材爾殊。」其說雖稍異先儒而於孔孟之旨，會通一理。同時陸世儀、李光地頗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休寧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始本此說，而暢其旨。又存學編四卷，大旨謂：「聖賢立教所以別於異端者，以異端之學空談心性，而聖賢之學則事。事徵諸實用。自儒者失其本原，以心性爲宗，一切視爲末務，其學遂與異端近如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出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雜二氏，而不自知也。」又存治編一卷，大旨欲全復井田封建學校徵辟、肉刑及寓兵於農之法。又存人編四卷，大旨戒愚民奉佛及儒者設禪。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元往教，元爲立

規制，有文事，武備，經史，藝文等科，從遊者數十人。會天大雨，漳水溢，堂舍悉歿，元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康熙四十三年卒，年七十。

李懋弱冠與元交，年三十一，乃投門人刺，與元門人王源同編元年譜二卷，鍾錢又輯言行錄二卷，關異錄二卷。元之學，大抵亦出姚江，〔一〕而加以刻苦介然，自成一家。以明季諸儒崇尚心學，無補於時，馴至大亂，士腐而靡，兵專而弱，故其學主於勵實行，濟實用。常謂：「後人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而欲陞周程與顏曾_{〔二〕}接席，然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惟在實學實行。用之天下，後儒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又常語友人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其自負如此，然矯枉過正，攻駁先儒未免已甚，其欲復三代_{〔三〕}之制，亦近於泥古。_{〔四〕}云。

【註解】

〔一〕溢，二十四兩曰溢，爲米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二〕古喪服小祥主人練冠，故小祥之祭曰練。〔三〕六府，水火金

木土穀也。正德，利用，厚生，曰三事，謂王者所有之事也。〔四〕四教，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五〕禪宗乃佛教之一派。此宗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號曰頓門，又名心宗。〔六〕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七〕懽，音歡，意不滿也。〔八〕朱陸，朱熹及陸九淵也。

〔九〕程張，程顥程頤及張載也。〔一〇〕天地未分以前曰太極。河洛乃河圖洛書之簡稱。易有「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

語，先後天之說本此。〔一一〕徵辟，召也。謂起布衣而命之仕也。〔一二〕肉刑，墨劓剕宮之刑也。刺字於額而涅以墨曰墨刑，割鼻爲

剝刑；斷足爲荆刑；割去或幽閉男女生殖器爲宮刑。〔一三〕姚江，在浙江餘姚縣治南。王守仁爲餘姚人，故稱其所學曰姚江學派。〔一四〕周，卽周敦頤。顏會，顏淵會參也。〔一五〕三代，謂夏商周也。〔一六〕泥古，謂拘於古制而不知變通也。

王夫之傳

趙爾巽等

錄清史列傳。王夫之，學者稱爲船山先生，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卽自民國紀元前二九三至二二〇年。

王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兄介之，邃於經學，明亡，匿不復出，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遵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夫之少負雋才，讀書十行俱下，與兄介之同舉崇禎十五年鄉試。流賊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夫之，夫之走匿，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昇言往易父，賊見其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歸。旣而何騰蛟屯湖南，堵允錫屯湖北，不相能，夫之上書章曠，請調和兩軍，曠不能用。順治四年，大兵下湖南，夫之入桂林，依大學士瞿式耜，嘗三上疏劾王化澄，化澄欲殺之，會有救者，得不死。聞母病，乃問道歸。築土室石船山，名曰觀生居，杜門著述。其學深博無涯涘，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所作大學衍、中庸衍，皆力闢致良知之說，以羽翼朱子。而於正蒙言一書，尤有神契，精繹而暢衍之，爲正蒙注九卷，思問錄內外篇各一卷，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孟子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殆庶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二百年而邪說熾。因推本陽陰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覆辨論，所以歸咎上蔡言象山姚江者。

甚峻。所著諸經，有易書詩春秋稗疏共十四卷。其說易，不信陳搏^{〔一〕}之學，亦不信京房^{〔二〕}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元妙，附合老莊之旨。其說尚書，詮釋經文，多出新意，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大都辭有根據，不同游談。其說詩，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不爲臆斷。辨叶韻一篇，持論明通，足解諸家之轆轤。^{〔三〕}其說春秋，考證地理，多可以糾杜注之失。國朝經學繼起者，無慮百十家，然諸家所著，有輒爲夫之所已言者。如子糾爲齊襄公子之說，梁錫璵^{〔四〕}據爲新義，鞏不書族，定姒非諡之說，葉酉^{〔五〕}亦據爲新義，皆未見其書也。他著有周易內外傳，大象解，尚書引義，詩廣傳，禮記章句，春秋家說，世論，續左氏傳，博議，四書稗疏，訓義詳解，讀四書大全說，諸經考異，說文廣義，讀通鑑論，宋論，求曆實錄，及注釋老莊，呂覽，淮南，楚辭，薑齋詩文集等書，凡三百餘卷。後人彙刊之爲船山遺書。康熙間，吳三桂^{〔六〕}在衡湘，夫之又逃入深山。吳逆平，巡撫鄭端^{〔七〕}嘉之，餽粟帛，請見，夫之以病辭，受粟反帛。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四。時海內儒碩推餘姚黃宗羲，崑山顧炎武，夫之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世謂相亞云。夫之同時又有郴州喻國人，辰溪米元佃，衡山譚瓊英，劉宗源，皆以明亡不仕，講學衡湘間，著書授徒，成就甚衆。

【註解】

〔一〕鼻，音余。扛拾日昇。

〔二〕瞿式耜，明常熟人，字超田。清兵破汀州，式耜與丁魁楚等立永明王於肇慶。及王奔全州，以大

學士留守桂林。城破，死之。

〔三〕石船山在湖南衡陽縣。

〔四〕五子，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及朱熹也。

〔五〕正蒙，張載撰。義取

訂正蒙昧，故曰正蒙。

〔六〕上蔡，縣名，在河南省。宋儒謝良佐，上蔡人，學者稱爲上蔡先生。

〔七〕陳搏，宋真源人，隱居華山，好讀易，著

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自號扶搖子。

〔八〕京房，漢頓丘人，字君明。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著有京氏易傳。

〔九〕鞞鞞，音交葛，雜亂貌。

〔一〇〕梁錫瑣，清介休人，字確軒。乾隆時以經學薦，授國子監司業。著有易經揆一。

〔一一〕葉酉，清桐

城人，字書山。深於經術。有春秋究遺及詩經拾遺。

〔一二〕吳三桂，遼東人。崇禎時鎮山海關。李自成陷京師，吳引清兵入關，受清封爲

平西王，鎮雲南。聖祖議撤藩，三桂叛之，據有西南數省，自稱周帝，置百官。旋病死。

〔一三〕鄭端，棗強人。康熙間累擢偏沅巡撫，有政聲。

終江蘇巡撫。

黃宗羲傳

趙爾巽等

錄清史列傳。黃宗羲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卒於清康熙三十四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三〇二至二一七年。

黃宗羲，字太沖，浙江餘姚人。年十四，補諸生。父尊素，明天啓間，官御史，以抗直，死魏閹之難。宗羲年十九，袖長錐入京頌冤，至則魏閹已磔，○即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又於對簿○時，錐許顯純流血，毆崔應元胸，拔其鬚，歸祭其父。又與吳江周延祚等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立斃。時欽程已入逆案，宗羲復於對簿時錐實，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詔獄中，哭聲如雷，聞禁中。及歸，從劉宗周○遊。姚江末派援儒入釋，宗羲力摧其說，時稱禦侮。陳貞慧○等作南都防亂揭，署名日，被難諸家推宗羲居首。福王時，阮大鍼○案揭中姓名，欲殺之，會大兵至，得免。尋歸浙東，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時呼世忠營。大兵定浙，宗羲間行歸家，遂奉母里門，畢力著述。既而請業者日至，乃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宗周之緒。其後東之鄞，西之海寧，皆請主講，守令亦或與會，然非其志也。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掌翰林院學士葉方藹○欲薦之，宗羲辭以疾，且言母老。十九年，左都御史徐元文○監修明史，薦宗羲，辭如初。乃詔取著書關史事者，宣付史館。二十九年，上訪求遺獻，刑部尙書徐乾學○復薦宗羲，仍不出。

然宗義雖不在史館，而史局每有疑事，必諮之。

宗義之學，雖出宗周，不恣言心性。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嘗自謂受業蕺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所得尙淺，憂患之餘，始多深造。又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之誚，必兼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謂：「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者證太乙，以吳越春秋占法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壬，以訂數學，其持論皆有依據。授書隨筆一卷，則太原閻若璩問尙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曆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少時取餘杭竹管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孟子師說二卷，以宗周四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其舊說爲之。其書闡發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史學，則欲輯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國史取詳年月，二野史取當是非，三家史備官爵世系。明史彙出於萬斯同，斯同之學，出

於宗義也。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圖解一卷，割圓八線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後梅文鼎〇〇本周髀〇〇言天文，世驚爲不傳之祕，而不知宗義實開之。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敘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甚詳。後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誌七百年儒學源流。又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彙集明人文集二千餘家，擷其菁華，典章人物，燦然具備，與十朝國史亦多彈駁參正。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蜀山諸集及詩集，後又分爲南雷文定，晚年復定爲文約，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尙書湯斌嘗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〇〇也。」紹興府知府李鐸欲以爲鄉飲大賓，〇〇宗義遺書曰：「宗義蒙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宗義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詔以行者也，若召之役，則避勞而不往，召爲賓，則貪養而飲食衍衍，〇〇是爲不忠。」卒辭之。三十四年卒，年八十六。

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有三黃之目子，百家宗炎，字晦木，明貢生，與兄宗義，弟宗會，俱從宗周遊，其學術大略與宗義等，而兀冢〇〇過之。既經憂患，潛心學易，著有周易象辭三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力闢陳搏之學，謂：「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至爲道家藏匿二千年始出。」又著六

書會通以正小學，謂：「揚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也。」又有二晦山，栖諸集，以故居被火，俱亡。康熙二十五年卒，年七十。宗會，字澤望，明拔貢生，讀書一再過不忘。有縮齋文集十卷。百家，字主一，國子監生，傳宗義學，又從梅文鼎問推步法，著勾股矩測解原二卷。康熙中，明史館開，宗義以老病不能行，徐乾學延百家入史館，成史志數種，其天文志曆志，則百家槩本也。又著有失餘彙，希希集。陳赤衷，字夔獻，浙江鄞縣人。歲貢生，幼力學，嘗入天井山，與苦行僧參究儒釋異同，歸而求之六經。康熙初，集里中同志執贄黃宗義，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書討論得失，發先儒所未發，十年間次第畢講。其後萬斯同以史學，萬斯大、陳自舜以窮經，張汝翼以躬行，萬斯選王之坪以名理，鄭梁、李鄴嗣、董道權、允瑨以文章，及萬言、仇兆鼈、陳紫芝、范光陽、陳錫嘏諸人，皆有名於一時，由赤衷開其溝澮也。十九年，赤衷入都，崑山 徐乾學一見投契，稱爲碩學，由是公卿爭欲延致，赤衷作貞女篇謝之。二十六年卒於京邸，年七十一。

【註解】

〔一〕磔，音摘，裂也。分裂肢體謂之磔，古刑法之慘酷者。

〔二〕曹欽程，李實，許顯純，崔應元，皆黨於魏闈（魏忠賢），傾害公

卿。

〔三〕對簿，謂受審問也。

〔四〕劉宗周，明浙江山陰人，字起東。嘗劾魏忠賢及馬士英等，皆不納。杭州爲清兵所陷，乃絕食死。其學

以誠意爲主，慎獨爲功，學者稱念臺先生。又嘗築證人書院，講學蕺山，又稱蕺山先生。

〔五〕陳貞慧，字定生。阮大鍼謀復用，貞慧等草

留都防亂揭攻之。福王時，阮乃假他事陷之於獄，得旋釋。

〔六〕阮大鍼，明懷寧人，字圓海。崇禎時附魏忠賢，後與馬士英相結。福王時，

進兵部尙書。既得志，專翻逆案，尋降清。「七」葉方藹，崑山人，字子吉，官至刑部右侍郎，卒諡文敏。「八」徐元文，乾學弟，字公肅，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尙書。「九」徐乾學，崑山人，字原一，號健庵。累官刑部尙書。嘗命總裁一統志、會典、明史、纂輯經古輯覽、古文淵鑑等書。「一〇」語錄，宋儒講學，門弟子記其言論，稱爲語錄，大抵以白話敘述，別爲一格。「一一」天官，卽天文之謂。「一二」卦有六畫，謂之六爻。「一三」納甲，以十干分納於八卦也。易有納甲之法，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一四」卦變，言此卦變爲彼卦也。「一五」遁甲，術數之一，所以占吉凶也。太乙，星名。鄭玄云：太乙，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六壬，占法之一，其占法有六十四課，原本於易。「一六」九宮，乃坎、坤、震、巽、乾、兌、艮、離八卦之宮及中央之宮。「一七」吳越春秋，漢趙煜撰。「一八」數學，指術數之學而言。「一九」閻若璩，字百詩，清太原人。湛通經史，長於考證。「二〇」律呂也。古以爲正聲音之器。截竹爲筒，陰陽各六，陽者爲律，陰者爲呂，合而言之，亦謂之十二律。「二一」四清，樂律之名，宮清、商清、角清、徵清，四高聲也。「二二」野史，私人之記載也。「二三」萬斯同，清鄞縣人，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其學以慎獨爲主，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二四」梅文鼎，清宣城人，字定九。精曆算之學。天著算之書八十餘種。「二五」周髀算經，作者不詳。其算法爲勾股之祖，其推步卽蓋天之術。凡二卷。「二六」斗杓，謂北斗七星之五至七三星，北斗星之柄也。「二七」清初，每歲由各州縣選訪紳士之年高德劭者，一人爲賓，次爲介，又次爲衆賓，詳報督撫，舉行鄉飲酒禮。所舉賓介，稱爲鄉飲大賓。「二八」衍衍，樂也。衍音侃。「二九」兀葷，倔強不隨庸俗也。葷與傲通。「三〇」小學，自漢始專指文字之學而言。「三一」推步，謂推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也。今用儀器及算術考測天象，曰推步。

戴震傳

趙爾巽等

錄清史列傳。戴震生於清雍正元年，卒於清乾隆四十二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一八九至一三五年。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寧人。讀書好深湛之思，少時，塾師授以說文，三年盡得其節目。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實事求是，不主一家。與郡人鄭牧、汪肇龍、汪梧鳳、方矩、程瑤田、金榜從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學質之永，永爲之駭歎。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惟震能得其全。性特介。年二十八，補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與吳縣惠棟、吳江沈彤爲忘年友。以避讎入都，北方學者如獻縣紀昀、大興朱筠、〔一〕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大昕、王鳴盛、餘姚盧文弨、青浦王昶、〔二〕皆折節與交。尙書秦蕙田、〔三〕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大昕舉震，蕙田延之，纂觀象授時一門。乾隆二十七年，舉鄉試。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職，總裁薦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震亦思勤修其職，晨夕披檢，無間寒暑。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尤精覈。又於永樂大典〔四〕內得九章五曹算經〔五〕七種，皆王錫闡梅文鼎所未見，震正譌補脫以進，得旨刊行，御製詩冠其卷首。四

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震之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古〕由訓詁以尋義理。謂：「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義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也。」震爲學精誠解辨，每立一義，初若翫〔古〕獲，及參考之，果不可易。大約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其小學書，有六書論三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方言疏證十卷。漢以後轉注之學失傳，好古如顧炎武亦不深省。震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爲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爲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爲假借，數字共一用者爲轉注。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叩，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注也。又自漢以來，古音寢微，學者於六書之故，靡所從入。顧氏古音表入聲與廣韻〔古〕相反。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爲之樞紐。真至仙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聲。東至江四韻，及陽至登八韻，與支，之，佳，哈，蕭，宥，肴，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侵至凡九韻之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爲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發。其測算書，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圓記三篇，曆問一卷，古曆考二卷，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漢以來，疇人〔古〕不知有黃極〔古〕西人

入中國始云赤道極〇〇之外，又有黃道極，是爲七政〇〇恆星右旋之樞，詫爲六經所未有。震謂：「西人所云赤極，卽周髀之正北極〇〇也。黃極，卽周髀之北極璿璣〇〇也。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也。黃極在柱史星東南上弼少弼之間，終古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又月建〇〇所指，亦謂黃極。夫北極璿璣，冬至夜半恆指子，春分夜半恆指卯，夏至夜半恆指午，秋分夜半恆指酉。以周髀四遊〇〇所極推之，則月建十有二辰，爲黃極夜半所指顯然，漢人以爲斗杓移辰〇〇者，非也。」又漢以來九數〇〇佚於秦火，儒者測天多不能盡句股〇〇之蘊，西人傳弧三角術，推步始爲精密，其三邊求角及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梅氏用平儀之理，爲圖闡之，可謂剖析淵微。然用餘弦折半爲中數，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相加相減之殊，未爲甚捷也。震謂：「用餘弦者或加或減，易生歧惑，」乃立新術，用總較兩弧之矢，相較半折爲中數，則一例用減，更簡而捷矣。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線法，弧小則餘弦大，弧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弦反由小而漸大。惟矢不然，弧小則矢小，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矢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故以易之。此立法之根，古人所未及也。震所著典章制度之書未成，有詩經二南補注二卷，毛鄭詩考四卷，尙書義考一卷，儀禮考正一卷，考工記圖二卷，春秋卽位改元考一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經說四卷，水地記一卷，水經

注四十卷，九章補圖一卷，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原善三卷，緒言三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氣穴記一卷，藏府算經論四卷，葬法贅言四卷，文集十二卷。震卒後，其小學，則高郵王念孫，三金壇段玉裁四傳之；測算之學，則曲阜孔廣森五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六傳之，皆其弟子也。後十餘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七諸臣曰：「震尙在否？」對曰：「已死。」上惋惜久之。

【註解】

「一」江永，字慎休，博通古今。戴震之學，得力於永爲多，世稱江戴。「二」介，節義也。「三」惠棟，字定宇，於經史百家稗官野

乘七經絳緯之學，無所不通，尤精於易。

「四」沈彤，字冠雲，號果堂，篤志羣經，尤精三禮。有果堂集等著作。乾隆初與修三禮及一統志。

「五」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官至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總纂四庫全書，窮畢生之精力。其學在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爲世所宗。「六」朱筠，字竹君，博聞宏覽，獎掖後進，好金石文字，書法極精。「七」錢大昕，字曉徵，精研羣籍，於經史

文義、音韻、訓詁、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書畫、篆隸，無不洞晰疑似，兼通中西曆算，用以讀史，著術甚富。「八」王鳴盛，字鳴喈，古文負重名，治經以漢人爲師。「九」盧文弨，字召弓，號抱經，官至侍讀學士。歸田後，主講書院二十餘年，孳孳無怠。好校書，所刊抱經堂彙刻書八十五種，最稱精審。「一〇」王昶，字德甫，學者稱蘭泉先生。湛深經學，精考證，達於政事，翰略，研窮理性，詩詞古文亦佳，時稱通儒。

「一一」折節，屈己以下人也。「一二」秦蕙田，無錫人，字樹峯，號味經。其學以窮經爲主，而不居講學之名。所著五禮通考，體大思精，

囊括萬有，說禮之淵藪也。「一三」永樂大典，明成祖永樂元年編，凡五年乃成，計共一一九九五冊，搜採宏富，惜燬佚過多，今所存者

僅六十冊而已。「一四」九章算經及五曹算經，皆古算書，不著撰人名氏。「一五」訓詁，本作訓故，注解文義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

以告人也。詰，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一六〕剏，與創通，始也。〔一七〕廣韻，原本爲隋陸法言撰，唐孫愐重爲刊定，名爲唐韻。宋重修，名大宋重修廣韻，非陸氏原書，惟仍分二百六部。〔一八〕疇人，曆算家也。〔一九〕黃極，天文學名詞。地球軌道之平面與地球相交之線，曰黃道。地球軌道之平面稱爲黃道面。通過地球之中心而垂直於黃道面之直線，稱黃道軸。此軸交地球之點，稱黃道極，或黃極。〔二〇〕赤道極，天文學名詞。地球赤道之平面擴大而與地球相交之點，稱爲赤道極。〔二一〕七政，謂日月五星也。〔二二〕北極，地球上亦有之，即地軸引長與天際相交之點也。〔二三〕璇璣玉衡，舜時測天之器，即後世渾天儀之類。〔二四〕月建，每月所建之十二辰也。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之類。〔二五〕四遊，據爾雅疏：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遊。〔二六〕斗杓移辰，謂斗杓左旋，移指之辰也；如正月指寅，爲建寅之月。〔二七〕九數，即九章算術。〔二八〕句股以下諸名詞，如弧，矢，象限等，皆詳三角術教本中。〔二九〕王念孫，字懷祖，學者稱石臚先生。少受業於戴震，通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尤精於校讎。著有廣雅疏證，讀書雜誌等。〔三〇〕段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師戴震，講求古義，尤精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注等書。〔三一〕孔廣森，字衆仲。少受業於戴，所學在公羊春秋，亦精測算。〔三二〕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累官御史。通禮經，嘗充四庫纂修，禮經裏輯爲多，尤長名物。〔三三〕南書房，清翰林在內庭供奉之處。康熙時創立，常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直。

姚鼐傳

趙爾巽等

錄清史列傳。姚鼐生於清雍正九年，卒於清嘉慶二十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一八一至九七年。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兵部主事，轉禮部。三十三年，充山東鄉試副考官。三十五年，充湖南鄉試副考官。三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累遷至刑部郎中，記名御史。四庫館開，以大臣薦，爲纂修，年餘，乞病歸。鼐少家貧，體羸多病，而嗜學。時侍郎方苞，以古文鳴當世，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櫟繼之。鼐世父範，與大櫟友善。範嘗問鼐志，曰：「義理，考證，文章，闕一不可。」範乃以經學授鼐，而命鼐受古文法於大櫟。然鼐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間者，益以自得，不盡用大櫟法也。所爲文，高簡深古，尤近司馬遷、韓愈。其論文，根極於性命，而探原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而發其蘊，論者以爲辭邁於方氏，而理深於劉氏焉。

鼐爲學，博集漢儒之長，而折衷於宋。嘗與人書云：「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合與離固非一途。程朱出，多得古人精深之旨，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踐行其言，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皆以其學取士，自利祿之途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奉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所以爲得，斯固數百年來之陋習。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專宗漢學，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

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所遺，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又送錢坫序略云：「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後，始立專門，各矜師受，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擇其長說，其敝也，雜以讖緯，亂以怪僻猥碎。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衆長，定爲義疏，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明末至今，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豈非蔽與？」又曰：「說經古今自有眞是非，勿徇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曉曉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甚耶？」同時袁枚紀昉頗詆宋儒，鼐嘗直斥其非。翁方綱向鼐乞言，鼐曰：「諸君皆欲讀人間未見書，鼐則願讀人間所常見書耳。」

生平虛懷善取，在揚州與吳定居最久，有所作，以示定。定所不可，輒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已。所編古文辭類纂，言「文之體類十有三，而所以爲文者八：神、理、氣、味、文之精也，格、律、聲、色、文之粗也。學

者於古人必始遇其粗，中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而遺其粗。論者謂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蕭、蕭與方苞。劉大櫚皆籍桐城，世稱之爲「桐城派」。詩從明七子入，而以融會唐宋之體爲宗旨。嘗做王士禛五七言古體詩選爲今體詩選，人皆謂爲精當云。蕭色怡而氣清，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懽，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品學兼備，推蕭無異詞。自告歸後，主講江南紫陽鍾山各書院者四十餘年，諄諄以誨迪後進爲事。嘉慶十五年，重赴鹿鳴宴，恩加四品銜。二十年卒，年八十五。所著有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注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

【註解】

〔一〕方苞，桐城人，字靈臯，號望溪。論學以宋儒爲宗，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文學韓歐，嚴於義法，爲「桐城派」之初祖。

〔二〕歸有光，崑山人，字熙甫，學者稱震川先生。其爲古文，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爲有明一代大家。〔三〕劉大櫚，桐城人，字

才甫，號海峯。工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詩格亦高。有海峯詩文集。〔四〕姚範，蕭伯父，字南菁，學者稱蘄場先生。其學沈究遺經，綜

括精粹。官編修，充三禮館纂修。〔五〕讖緯，謂讖錄、圖緯，占驗術數之書也。讖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也。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也。

〔六〕義疏，疏解經義也。義疏之書，歷代皆有之。〔七〕獵取也。〔八〕蒐聚也。索也。〔九〕玩物喪志，謂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也。

〔一〇〕袁枚，錢塘人，字子才，號簡齋。爲詩主性靈，務從其才力所至。古文駢體，亦縱橫跌宕，自成一格。〔一一〕翁方綱，大興人，字正三。

官至內閣學士。精心汲古，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擇精審，書法尤冠絕一時。〔一二〕吳定，歙縣人，字殿麟，號澹泉。嘗從劉

大槐遊，論文嚴於法。有周易集註，紫石山房詩文集。〔一三〕七子，明代文學之士，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號前七子；李攀龍，謝榛，梁有譽，宗臣，王世貞，徐中行，吳國倫，號後七子。〔一四〕王士禛，山東新城人，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其詩爲一代宗匠，與朱彝尊並稱朱王。善古文，兼工詞。〔一五〕科舉時，鄉試揭曉之翌日，宴主考同考執事各官及鄉貢生，曰鹿鳴宴。〔一六〕清制：官等分爲九品，文官自正一品從一品以至正九品從九品，凡十八級；武官亦然。

胡林翼傳

趙爾巽等

錄清史列傳。胡林翼生於清嘉慶十七年，卒於清咸豐十一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一〇〇至五一年。

胡林翼，湖南益陽人。道光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八年，散館，授編修。十九年，大考二等。二十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八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以失察，正考官文慶〔攜帶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降一級調用。二十一年，丁父憂，服滿，改捐中書，並捐陞知府。二十六年，分發貴州。二十八年，署安順府知府。三十年，文宗顯皇帝御極，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鎔〔貴州巡撫喬用遷，皆以林翼應。八月，調署鎮遠府知府，以剿辦苗匪出力，賞戴花翎。九月，湖南逆匪李沅發竄貴州界，林翼赴黎平防堵有功，命俟補缺後以道員用。旋署思南府知府。咸豐元年，補黎平府知府。二年，粵賊竄湖南北，湖南巡撫張亮基〔奏調林翼赴營差遣，奉俞〕旨。貴州巡撫蔣蔚遠以黎平昆連楚粵，防堵需人，奏留之。三年，張亮基署湖廣總督，復偕署湖南巡撫駱秉章〔奏調林翼襄理軍務，上以調赴他省，轉恐人地不宜，未允行。十月，御史王發桂〔疏稱：「林翼捕盜鋤奸，有膽有識，平日訓練壯勇，仿戚繼光成法，而變通之，勇不滿三百，銳健果敢，一可當十，搜剿匪徒於深林密箐中，與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團練條約

及團練必要諸篇，行之均有成效，歷任督撫深爲倚重。儻蒙聖恩，逾格畀以重任，留於湖北帶兵剿賊，可期得力。疏入，命林翼赴湖北，交總督吳文鎔等差委。四年三月，擢貴東道。林翼率黔勇赴湖北，抵通城，吳文鎔已戰歿，賊竄岳州，林翼敗之喬口驛，進駐通城平江界，敗賊上塔市。四月，武昌解嚴，林翼自通城赴援。六月，擢四川按察使。武昌復陷，命仍在湖北軍營，偕副將塔齊布辦理防剿。七月，駱秉章奏留林翼駐防岳州，搜捕安化會匪，會諸軍復龍陽常德澧州。八月，調湖北按察使。十月，崇陽陷，林翼往剿，賊竄通山，督兵窮追，斬擒甚多，因率鄉紳舉行保甲團練，地方賴以安。十二月，前任禮部右侍郎曾國藩等復武漢，進攻九江，上念陸路兵單，命林翼赴曾國藩營助剿。林翼至九江，營湖口，攻南岸梅家州，屢破賊。五年正月，擢布政使。會湖廣總督楊需之師潰於廣濟，賊悉衆上竄，林翼聞警，率師回援，未至，漢陽陷，林翼進攻，敗賊沌口。三月，賊攻塘角，林翼擊之白沙洲，武昌陷，林翼潛師渡江，駐營金口，與水師犄角，扼賊使不得上犯。時兵勇潰散殆盡，林翼坐困金口，前逼武昌羣寇，後有崇通伏莽，食盡，掘草根佐糧，相持日久，各處乞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乃發私家穀濟軍食，士卒感動，軍威稍振。尋署湖北巡撫。四月，攻南岸白沙洲江隄八步街等處賊營，破之。賊謀襲金口營，斷官軍餉道，林翼分兵三路，設三伏，親率大隊旋繞之，殲賊七百餘，生擒僞丞相陳大爲等。五月，賊分六路來撲，林翼遣將擊之，伏兵襲賊後，賊敗，屯紙坊，我軍進擣其壘，南風大起，礮齊發，賊狂奔入城，官軍直逼小東門，於紙坊金口

犄角列營，賊伏不出。七月，由金口渡江，以火龍船燬賊浮橋，克漢口鎮。林翼親冒矢石，直攻高廟賊巢。又別敗賊大別山，進逼漢陽，平其四面土城，遣兵克蔡店，復漢川，擊退德安之賊。會通股匪勾結武昌據匪，潛撲金口陸營，失守，賊焚漢口。林翼由漢陽移駐麥山，餉絕兵潰，損壞關防，下部議處。尋移營大軍山收集潰勇，分駐新隄嘉魚。時寧紹台道羅澤南〔一〕剿賊義寧，林翼奏調赴鄂。九月，羅澤南軍連復通城崇陽咸寧，林翼復蒲圻，遂定進攻策。自率所部由中路出武昌之南，駐營隄上；羅澤南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留九谿，營兵駐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敗賊五里街，又敗之賽湖隄，分兵攻漢陽，大破賊於龜山尾湖隄等處。礮船逼五顯廟燬賊艦及城外土壘，其鮎魚套賊船亦被擊沉。於是武昌以南無賊蹤。十二月，敗賊梁子湖，又敗之金牛鎮。六年三月，羅澤南攻武昌，中礮卒，林翼奏以道員李續賓〔二〕代領其衆，督攻益急。賊首石達開〔三〕竄江西，連陷郡縣，林翼分遣知縣劉騰鴻〔四〕同知曾國華〔五〕軍赴援，資給糧餉。賊於漢陽江面列戰船數百，林翼令署提督楊載福等縱火焚之，燬二百餘艘，延燒江岸賊壘。另股賊由樊口竄出，擊走之。五月，賊築壘豹子澗，林翼擊之，獲勝，賊聚泊梁子湖，遣兵渡麥門橋，火其船，賊出東嶽鷹嘴閣，由小龜山後來襲，擊走之。九江賊首古隆賢率匪黨萬餘來援，約城賊舉火夾攻，林翼偵知，陽爲賊火，城賊出撲，伏發，奮殲殆盡。援賊踞葛店，林翼乘其初至，分兵從白澗山繞擊，賊大潰。又進兵樊口，敗賊西山雷山等處，餘匪遁。六月，毀雙鳳山賊壘。七月，石達開自金陵來援，號十萬，林翼分檄水陸

力戰，連破之，又敗賊沙子嶺、小龜山、平魯家巷、賊壘四，燬東湖賊船七十餘，燔賊巢八十餘處。八月，諸軍平賊十九壘。旬日之內，二十八戰，追逐百餘里。十月，增築武昌城外營壘於塘角、窰灣、洪山、青山等處，掘長壕困賊，魯家巷、花園五里墩、石嘴亦如之。城賊不得出，援賊不得入，遂坐以待賊糧之盡。十一月，林翼督各軍分上下游夾擊，毀其纜江鐵鎖，賊勢窮，開城來撲，鏖戰三時，士氣益奮，賊狂奔，官軍乘之，遂復武昌，斃賊萬計，生擒僞檢點古文新等及先鋒悍賊八百餘，逆黨五千。總督官文同日復漢陽。捷聞，諭曰：「此次逆賊負嵎日久，經胡林翼激勵將士，前後數十戰，無不克捷，遂將省城克復，逆衆被殲淨盡，自應立沛恩施，以昭懋賞。胡林翼著補授湖北巡撫，並賞給頭品頂帶。」林翼飭各軍分路進剿，盡復武黃各縣屬。餘賊遁入九江北岸小池口。

林翼以江楚唇齒相依，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不能一日安枕。乃令李續賓率所部圍之，分兵駐黃梅、廣濟、蕪州間，以遏江北賊，自居武昌調度。時諸事草創，公私蕩然，林翼一意振興，疏言：「武漢形勢壯闊，自古用武之地，必於此設立重鎮，俾水陸東征之師，恃爲根本，則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臣維平吳之策，先在保鄂，保鄂之策，在先固漢陽。武昌僅南岸一隅，漢陽爲江漢總匯，可通八府。歷年湖北之失，在漢陽不設備，江面無水師，下游小挫，賊遂長驅直入。請於武漢募陸師八千，水師二千，日夜訓練，本境亂民隨時征討。東征之師，孤軍深入，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罷，

○卽以武漢防兵更代，可保士氣。常新軍行，盡利。至水師以礮爲利器，礮聲震疊，無半歲不小修，一歲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戰，以武漢爲歸宿，則我兵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湖北莠民從賊，以興國崇陽通城通山大冶廣濟黃梅爲最多，兵至爲民賊來從逆，治之之法，若以兵勇搜捕，不惟擾害，亦且日久無成，宜行保甲清查縛獻斬釋之法。但牧令○非人，害且滋甚。今已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民驕吏惰，未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官民相讎。夫吏治之不修，兵禍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所由變也。官吏之舉動，爲士民所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爲愚民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治民，不察吏而能安民者。查積年來歉歲蠲緩，官吏照舊私收，而實惠不及於民，因有空徵及急公名目，飽丁胥之慾壑，肥官吏之私囊。凡下與上接之事，委之幕友，○而官不問；官與民交之事，委之門丁，而官不問。詞訟案牘，病在積壓；盜賊奸宄，病在因循。臣以爲宜嚴禁官場應酬陋習，與羣吏更始，崇尚敦樸，屏退浮華，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人情固欲自便其私，上無所求，則下足自贍。上官所好，羣吏所瞻，可不煩董戒而自變。臣深思利弊之原，劾貪非難，而求才爲難。目下州縣懸缺待人，願勿拘以吏部文法資格，容臣次等清理。○又以湖北漕務○積弊已久，奏言：「湖北有漕州縣三十有三，統徵北漕十五萬石，南米十三萬石，北漕由幫丁運京倉，南米由州縣解荆州滿營及各標綠營。○咸豐三年，因漕船停運，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而州縣仍舊徵收米石者，謂之本色；其以錢折米者，謂之折色。折色之數，每石折錢自五六千至十八九千；本色之數，每石浮收

自五六斗，以至加倍或多至三石。民力幾何，堪此重斂，而州縣則有所藉口也。其冗費之在上者，爲丁船之津貼及各衙門之漕規，其冗費之在下者，則有刁生劣監^三包攬完納，種種蠹弊，無不於州縣取之。州縣既多冗費，勢必向糧戶浮收，既有浮收，勢必受刁民挾制。於是大戶折色之數日減，小民折色之數日增，土棍豪衿，多方抗欠，猾胥蠹役，從中欺隱，州縣浮收，所得半耗於上下冗費之中。而維正之供，反徵收不足，則相率捏報災歉，藉緩徵爲騰挪，漕政因之益困。臣立意減漕，以甦民困，竊謂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因擬定新章，從前每石浮收至十八九千者，今減至四五千及五六千，共減錢一百四十餘萬串。此向來官吏丁差剝之於民，而今仍還之民者也。北漕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耗銀一錢三分，南米每石折銀一兩五錢，耗銀一錢五分，實解糧庫銀四十三萬餘兩。此向來以熟捏荒，以徵爲欠，不盡歸公，而今實歸之公者也。又漕南水脚銀每石一錢五分，共四萬餘兩，今改徵折色，毋庸開銷，飭解糧庫，以助軍需。此於節省之中，寓籌備之意，於民無損，而於公有益者也。從前兌運北漕，例有津貼兌費，若一併裁革，將來河運疏通，必有礙兌運，擬將此項暫提充餉。此因其所固有，留其所不可無，於目前有益，而日後無損者也。又隨漕淺船軍士安家等款，既改折停運，俱毋庸開支，又提存銀十二萬餘兩，統計爲民間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實收庫存銀四十餘萬兩，又得節省提存銀三十餘萬兩，取一百餘萬之中飽，以分益乎上下。已往之愆，原可不究，將來之弊，法必從嚴。上嘉之，均允行。尋奏劾鎮道府縣以下不職者數十人，疏薦

興國州布衣萬斛泉宋鼎鄒金粟砥礪廉隅，不求聞達，請獎勵虛銜，以正人心厚風俗。設清查局，查被賊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彰歷年殉難官紳婦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器械餉糈。以淮鹽隔絕，奏請官運川鹽，以濟民食，分置鹽課局於宜昌沙市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從前額課過之。仿劉晏用士人之法，設局各市鎮，推取釐稅，杜中飽。於是湖北兵餉遂足。七年二月，安徽宿太賊竄黃梅，破之。襄陽土匪陷樊城穀城光化竹山興山宜昌，三月遣將平之。林翼自率軍毀小池口附近賊壘。四月，復英山。五月，九江賊撲營，敗之。八月，賊首陳玉成自皖北犯蘄州，諸軍敗潰，賊徑趨蘄水，將竄武漢。林翼渡江赴黃州，收潰卒得數千人，禦之巴河。時巴水大漲，林翼念賊渡河，則勢將蔓延，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潛師出迴龍山遏其上竄，督諸軍合擊於孫家觜馬家河等處，進逼至小池口，賊大潰，窮追百八十里，全楚肅清。

時曾國藩丁憂回籍，林翼奏請起復曾國藩督師東下，允之。十月，以捐助軍餉，命給林翼三代正一品封典。尋諸軍克小池口，復湖口彭澤東流。八年四月，九江克復，磔僞貞天侯林啓榮等。上嘉其調度有方，賞太子少保銜。林翼以九江既克，安慶在所必爭，定議分路進攻。五月，太湖賊竄蘄州，敗之。賊由英山來犯，破之彌陀寺。七月，丁母憂。諭曰：「胡林翼自簡任以來，時閱四載，於吏治兵事，均能實力講求。見雖閑境肅清，而大軍水陸東下，進止機宜，尙待調度，籌備餉需，亦關緊要。該撫見丁母憂，著照軍營例穿孝。」

百日，加恩賞銀四百兩，俾經理喪事。百日後，乃署理巡撫。如扶柩回籍，再行賞假兩月。俟軍務完竣，准其補行終制，以遂孝思。林翼奏請終制，議曰：「楚境見雖肅清，而賊氛未靖，地方善後邊防事宜，均關緊要。胡林翼熟悉情形，實心任事。當此時事多艱，正臣子力圖報效之日，未可拘泥恆情，致誤事機。著仍遵前旨，於假滿後署理湖北巡撫。」十一月，李續賓戰歿於三河，全軍俱覆。林翼以母喪歸，未百日，遵旨赴湖北，次黃州。九年二月，進駐上巴河。五月，石達開竄湖南，圍寶慶，林翼急令荆宜施道李續宜星夜赴援，大破之。遂定議四路東征：曾國藩沿江東下，爲南路；多隆阿攻太湖潛山，爲中路；林翼率所部進攻英霍，爲北路；調回李續宜北顧商固，爲後路。八月，移營英山。賊造堅城於石碑鎮，林翼督兵燬其木城。諸軍圍太湖，賊日陳玉成率黨來援，林翼調道員金國琛自松子關踰潛山之天堂，進擊。十年正月，合擊賊小池驛，大破之。復潛山、太湖。會金陵師潰，蘇常失守，曾國藩授兩江總督，分軍渡江，次祁門，謀規復蘇常。將軍都興阿赴援淮陽，地廣軍分，林翼皆悉力。經畫籌撥兵餉，而檄道員曾國荃以重兵圍安慶，副都統多隆阿圍桐城，李續宜駐青草壩，爲應援。五月，以疆事孔棘，急圖補救，奏保：「前任江西廣饒九南道沈葆楨識略冠時，才堪濟變；浙江記名道李元度志節清嚴，前任江西建昌廣信二府，以疲卒數千當石逆數十萬之衆，卒能力保危城。以上二員，如畀以封疆之任，必有應變之略。湖南四品卿銜左宗棠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候選知縣劉蓉膽識遠大，能結士心，又告病編修劉熙

載四貞介絕俗，學冠時人。順天府府丞毛昶熙四品節謹飭，留心吏治；及降調御史薛鳴臯尹耕雲，戶部主事楊寶臣，吏部主事梅啓照等，或德望清峻，或才識過人，伏候聖裁簡用。」又以蒙亳捻匪四大掠河南，勝保奏報欺謾，請特簡知兵重臣剿辦。十月，多隆阿李續宜大破援賊於挂車河。林翼進營太湖，度賊援安慶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於潛桐舒霍山險建立礮卡，令副將余際昌屯霍山，總兵成大吉屯羅田，戒以賊至勿浪戰，堅守待援。十一月，服闋，命實授湖北巡撫，俟軍務完竣，再行回籍補行終制。十一年二月，因病請假，賞假一月，在營調理。賊由六安霍山分路西犯，成大吉破之松子關，余際昌違節度，戰敗。四月，賊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林翼計賊上竄，意在解安慶圍，安慶圍解，則墮賊計中，大勢全去，乃遣李續宜回援，圍安慶益急。賊復分黨回略蘄州蘄水黃梅廣濟，林翼檄成大吉下援。會曾國藩軍破賊集賢關，平赤岡嶺賊壘四，磔逆首劉瑯林，江西賊由南岸武寧義寧犯興國大冶南及崇通，六月，林翼率師回援，賊聞風遁。復請賞假兩月，允之。八月，奏病勢增劇，懇請開缺，得旨，再賞兩月，在署安心調理，大軍復安慶，上以林翼首先畫策，親身督剿，厥功甚偉，賞太子太保銜，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宿松以次復，德安孝感黃州各郡縣均先後克捷，楚境肅清。

二十六日卒。遺書入，諭曰：「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由翰林歷官道府，仰荷皇考大行皇帝特達之知，於咸豐三年調赴湖北軍營，晉擢巡撫，賞頭品頂帶太子少保銜。在軍營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

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楚境，並調遣官兵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向克捷。八月克復安慶，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勛勞，賞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方冀長資倚畀，克奏膚功。乃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溘逝，披覽遺章，實深悼惜。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加恩入祀賢良祠。於湖北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篤念。蓋臣至意。尋賜祭葬，予諡文忠。十一月，曾國藩奏言：「林翼初任鄂撫，當武漢兩次失陷，湖北大半淪沒，林翼坐困金口洪山一帶，不特兵餉俱無，亦且無官無幕。後克復武昌，恢復黃州，論者謂鄂撫可息肩矣。林翼不爲自固之計，越境攻九江，分兵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鄰封，自湖北始。九江相持年餘，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北犯鄂者三，林翼終不撤九江之圍，以回援。卒復九江，爲東南一大轉機。功甫歲，卽以全力圖皖北。李續賓覆軍三河，林翼居母喪，聞信急起赴鄂。論者謂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保我圍，不宜兼顧鄰封。林翼不然，卽派重兵越三千里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反，復議大舉圖皖，繪圖數十紙，分致臣與官文及諸路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近世將才，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饈，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盛經營，夜以繼日。自七年

來捷報皆不具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惟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度，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慮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覈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舊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嘉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蠹。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時勤訓課，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仇，卽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潔己，卽以興廉。以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敵，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運之所致也。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頽。臣與故撫共事日久，相知最深。咸豐四年曾奏林翼才勝臣百倍。近年遇事諮詢，尤服其進德之猛。臣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勛。謹將以死勤事情狀，據實瀆陳，乞付史館。諭曰：「已故湖北巡撫胡林翼由翰林起家，仰荷皇考大行皇帝特擢封圻，戮力疆場，助勞懋著。本年秋間，積勞病故，業經加恩追贈，以褒忠盡。茲據奏稱胡林翼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剿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平功業，允宜亟予表揚。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胡林翼之子胡子勛，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褒獎。盡臣至意。」同治元年穆宗毅

皇帝御極，追念林翼前勞，復諭曰：「湖北巡撫胡林翼未收全功，遽就溘逝，跡其功勛卓越，名播寰區。至今江鄂士民，猶能稱頌。沒於王事，憫念良深。著賜祭一壇，並著原籍督撫派員前往該員家祠賜祭。」三年，克復金陵，上追念死事諸臣，以林翼規畫遠大，勳績卓著，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旋以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騎都尉，呈部併作三等男爵。光緒三年，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奏林翼撫鄂之日，整飭吏治，清查漕政，與曾國藩羅澤南等講學，則同方同術，討賊則同力同心，請合祀湖北省城曾國藩祠，允之。子子勛，恩賞舉人，襲爵。

【註解】

〔一〕文慶，滿洲人。咸豐初爲大學士，軍機大臣。洪楊事起，首創重用漢人之議。氣度渾融，能斷大事，爲八旗王公所敬信。

〔二〕開，謂試院也。如會試曰春闈，鄉試曰秋闈。〔三〕吳文鎔，字甌甫，儀徵人。洪楊之亂，文鎔強要巡撫崇綸死守武昌，崇綸銜之，後遇

事掣其肘，自殺於黃州。〔四〕花翎乃清時之冠飾，以孔雀翎施於冠後。初，有功者始得賞戴，後可報捐，惟大臣之賞戴雙眼花翎，則仍

出特恩。〔五〕張亮基，字石卿，桐山人。咸豐初官湖南巡撫，時洪楊軍圍長沙，亮基力籌戰守，城得完。官至雲貴總督。〔六〕上諭曰：翁

旨。〔七〕駱秉章，字纘門，花縣人。官至四川總督。平羣寇，擒大酋，以知兵聞於天下。〔八〕王發桂，清苑人，號笑山。嘗奏保胡林翼，疏勅

直隸統兵大臣。官至工部右侍郎。〔九〕解嚴，謂敵人已退，解弛防務也。〔一〇〕按察使，官名，即臬司，爲一省司法長官。清末改爲提

法使。〔一一〕塔齊布，滿洲鑲黃旗人。以戰功官至湖北提督，勇敢善戰，治軍極嚴，與士卒同甘苦。〔一二〕布政使，官名，即藩司，爲一

省行政長官。〔一三〕犄角，謂據兩地而互相倚藉也。〔一四〕參，晉陀，參山在漢陽西南五十里。〔一五〕羅澤南，號羅山，湘潭人。積

功官至布政使。嘗言其兵法在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一語。後援武漢，中礮卒。〔二六〕季續賓，字克惠，湘鄉人。剿洪楊軍有功，官浙江布政使。陣亡。〔二七〕石達開，貴縣人。從洪秀全起事，封翼王。素蓄大志，頗能籠絡其下。能詩。後被斬於成都。〔二八〕劉騰鴻，湘鄉人。治軍刁森嚴，礮不可犯，有名將風。〔一九〕曾國華，國藩三弟，以功擢同知，戰死於三河鎮。〔二〇〕麐，讀如均。麐戰，斃力苦戰也。

〔二一〕官文，內務府漢軍旗人，與胡林翼同事，能和衷共濟，以功拾入滿洲正白旗。官至大學士。〔二二〕負嵎，負，依也。嵎，山曲也。負嵎，謂得地勢。〔二三〕官品以帽上頂珠色質爲別，謂之頂戴。〔二四〕罷，與疲同。〔二五〕牧令，皆官名，州縣之長官也。〔二六〕幕友，

幕僚也。軍中僚屬，謂之幕友。後世凡行政官所延之文案書記等，統稱幕友。〔二七〕漕，水轉穀也。東南各省轉運穀粟以供西北，謂之漕運。唐宋以來，漕務甚重，設官以專責成。〔二八〕標，舊稱軍籍曰標，如督標、撫標等是。綠營，卽綠旗兵，其旗用綠爲別。〔二九〕科舉

時代，凡入州縣學者，謂之生員；入國子監肄業者，謂之監生。國子監，太學也。〔三〇〕廉隅，謂品行方正，節操堅確也。〔三一〕劉晏，唐南華人，字士安。官至吏部尙書，同平章事。德宗立，加拜關內河東三川及諸道青苗使。其用人，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出納錢穀，必委

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三二〕陳玉成，從洪秀全，封英王。驍勇善戰，縱橫皖楚間。後被擒，旣死，太平軍遂不支。〔三三〕李續宜，字克讓，湘鄉人。屢戰有功，破陳玉成於掛車河，功尤著。官至安徽巡撫。〔三四〕多隆阿，蒙古正白旗人。剿洪楊軍有功，累官將

軍。同治間征回，肅清關輔。後卒於軍。〔三五〕金國琛，字逸亭，江陰人。陳玉成糾衆數十萬，連營潛山太湖間百餘里，圍鮑超軍數十重。國琛大破之，爲楚軍入皖第一大戰。〔三六〕都興阿，滿洲人。轉戰鄂皖各省，功甚著。同治間平西捻，張總愚。累官盛京將軍。〔三七〕

曾國荃，國藩弟，字沅甫。與洪楊戰，屢捷，攻克金陵，擒洪福、李秀成。官至兩江總督，太子太保。〔三八〕沈葆楨，侯官人，字翰宇。洪楊兵起，

葆楫守廣信府，與夫人林氏誓以身殉，圍終得解，以此名聞天下。後官至兩江總督。〔三九〕李元度，平江人，字次青，禦洪楊軍，屢有功。終貴州布政使。〔四〇〕劉蓉，字孟容，涪鄉人。初佐曾國藩戎幕，後從駱秉章入川，運籌決策，功獨多。官至陝西巡撫，平回剿捻，亦有功。

〔四一〕劉熙載，江蘇興化人，字伯簡。官至左中允。治經無漢宋門戶，自子史天文算學文字韻學，靡不通曉。〔四二〕毛昶熙，武涉人，字煦初。咸豐時督辦河南團練，剿捻有功。官至兵部尙書。〔四三〕捻匪，俗謂之捻子。清嘉慶時，魯院蘇交界處鄉人有燃油紙捻迎神

賽會之俗，咸豐間結黨擾掠北數省，爲清兵所平。〔四四〕開復，猶恢復也。官員因事降革，後仍復其原官，或原銜，曰開復。〔四五〕息

肩，謂休息其擔負也。故卸去責任曰息肩。〔四六〕圍，音語，邊境也。〔四七〕彭玉麟，字雪琴，衡陽人。討洪楊軍，功甚偉；定長江水師之

制。官至兵部尙書。〔四八〕鮑超，字春霆，奉節人。從曾國藩轉戰鄂贛皖間，戰無不克，斬獲匪賊特多。官至提督。〔四九〕皇帝初喪曰

大行皇帝。〔五〇〕圻，疆界也。封圻，猶言封疆。清稱督撫曰封疆。

曾國藩傳

趙爾巽等

錄清史列傳。曾國藩生於清嘉慶十六年，卒於清同治十一年，即自民國紀元前一〇一至四〇年。

曾國藩，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升侍講，充四川正考官，文淵閣校理。二十四年充教習庶吉士，轉侍讀。二十五年歷遷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會試同考官，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六、二十七年充文淵閣直閣學士。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八年稽察中書科。二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三十年文宗登極，國藩奏言：「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則賴皇上之妙用，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爲。將來一遇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臣愚以爲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從事於學術，又必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登極後，勤求學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召見廷臣，輒與往復討論，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成就之。皇上春秋鼎盛，正符聖祖講學之年，臣請俟二十七月後，舉

逐日進講例，四海傳播，人人向風，召見臣工，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轉移之道也。內閣六部翰林院爲人才薈萃之地，內而卿相，外而督撫，率出於此，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堂官，所謂培養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驎短氣，此甄別不可緩也。嘉慶四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成案也。雍正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放知府，嘉慶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去稂莠，保舉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時常到署，猶農夫日在田間，乃熟耨事，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到署，自掌印主稿外，司員半不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有未盡者哉？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終身不得主稿，內閣翰林院人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而堂官多直內廷，本難分身入署，又或兼攝兩部，管理數處，縱有才德俱優者，曾不能邀堂官之顧，又烏能達天子之知？以數千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愚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預有二三堂官不入內廷者，令日日到署與

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心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優劣粲呈，卽長官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聖主之胸中，彼屬官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陞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舊章皇上有超擢，則梗柙（一）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此培養之方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兼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二）可見，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臣言，天威咫尺，不宜喋喋便佞（三）則莫於奏擢考之。國家定例，內而九卿（四）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亦許專摺（五）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利病，科道奏疏無一言及主德隆替，無一摺彈大臣過失，一時風氣，不解其所以然。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如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高銑以寡慾規大行皇帝，皆優旨嘉納；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劾魏裔介，彭鵬劾李光地，後四人皆爲名臣，至今傳爲美談，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皇上御極之初，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六）之諭，臣讀之，至於抃舞感泣。然猶有過慮者，誠見皇上求言甚切，諸臣紛紛入奏，或條陳庶政頗多雷同，或彈劾大臣權長攻訐，臣愚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擢爲考覈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敷（七）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八）而已，此外則但見有益，不見有損。今考九卿賢否憑召見應對，考科道賢否憑三年京察，考司道賢否憑督撫考語，若人人建言，參互質

證，豈不更爲覈實乎？此考察之法也。」奏入，諭稱其剴切明辨中事情，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國藩旋條陳日講事宜：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二講官員數，三每日進講員數，四講官應用何項人，五定保舉講官之法，六進講之地，七進講之儀，八進講之時，九所講之書，十陳講之道，十一覆講之法，十二纂成講書，十三講官體制，十四進講年數，下部議，格不行。

六月署工部左侍郎，咸豐元年署刑部右侍郎，充武闈正考官。二年署吏部左侍郎，充江西正考官，丁母憂回籍。粵逆起犯湖南，圍長沙不克，竄武昌，陷之，連陷沿江郡縣，江南大震。十一月二十九日上特命國藩會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搜剿土匪。時塔齊布尙以都司署撫標參將，○國藩撫奏稱其奮勇耐勞，深得民心，並云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請旨獎敘專令督隊勦賊。會賊破金陵，逆流西上，皖鄂郡縣相繼淪陷，上以國藩所練鄉勇得力，勦匪著有成效，諭令馳赴湖北勦賊。國藩以爲賊所以恣意往來者，由長江無官軍扼禦故也。乃駐衡州，造戰艦，練水軍，勸捐助餉。四年二月督師東下，三月與賊接戰岳州，四月又戰靖港，皆不利，得旨革職，仍准專摺奏事。時國藩已遣楊載福知縣彭玉麟與塔齊布合擊賊於湘潭，大破之，復其城，賊退踞岳州。七月國藩攻克之，燬其舟，賊浮舟上犯，再破之，進與塔齊布水陸迎擊，自城陵磯二百餘里，勦洗淨盡，賞三品頂戴。九月復武昌漢陽，盡焚襄河賊舟，賞二品頂戴，署湖北巡撫，賞戴花翎，旋以國藩力辭，賞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毋容署理巡撫，國藩建三

路進兵策，奏言：「江漢肅清，賊之回巢抗拒者多，集興國、蘄州、廣濟諸屬，自巴河至九江，節節皆有賊船，擬塔齊布由南路進攻興國、大冶，湖北督臣派兵由北路進攻蘄州、廣濟，臣由江路直下，與陸軍相輔爲進止。」上命如所請行。國藩揚帆而下，連戰勝賊，蘄州賊來犯，再破之。會塔齊布復興國、大冶，時賊以田家鎮爲巢穴，以蘄州爲聲援，自州至鎮四十餘里，沿岸築土城，設礮位，對江轟擊，橫鐵鎖江上，以阻舟師。南岸半壁山、富池口均大股悍賊駐守，舟楫往來如織。國藩計欲破田家鎮，當先奪南岸。十月羅澤南大破賊半壁山，克之。國藩部署諸將，分戰船四隊，一隊扼賊上犯，二隊備爐、翦、椎、斧，前斷鐵鎖，賊礮船獲救，三隊圍擊之，沉二艘，賊不敢近，須臾鎔液鎖斷，賊驚顧失色，率舟遁。四隊駛而下，追及於武穴，東南風大作，賊舟不能行，官軍圍而焚之，百里內外火光燭天，浮尸蔽江。陸軍自半壁山呼而下，悉平田家鎮、富池口營壘，蘄州賊遁。是役也，斃賊數萬，燬其舟五千，遂與塔齊布復廣濟、黃梅、孔壠口、小池驛。上游江面肅清，進圍九江。十二月上，以國藩調度有方，賞穿黃馬褂，○三並賞狐骸，○三黃馬褂，白玉搬指，白玉巴圖魯，○四翎管，玉靶小刀，火鏢各一。

國藩遣水軍攻湖口梅家洲，以通江西餉道，大小十餘戰，銳卒二千人，陷入鄱湖，爲湖口賊所扞，水軍分爲兩，五年賊竄武昌，分股乘夜由小池口襲焚國藩戰艦，戰失利，越數日，大風復壞舟數十。國藩乃以其餘遣李孟羣，○三彭玉麟及胡林翼所帶陸軍回援武漢，親赴江西造船募勇，增立新軍，連破賊姑

塘都昌，進攻湖口大敗之。七月塔齊布卒，國藩馳往九江兼統其軍。八月水軍復湖口。九月補兵部右侍郎。九江不下，國藩以師久無功，自請嚴議。上諭：「曾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後，雖未能迅即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六年賊曾石達開竄江西，郡縣多陷，國藩馳赴省城，遣彭玉麟統內湖水師退駐吳城以固湖防，李元度回剿撫州以保廣信。諸將分扼要地，先後復進賢，建昌，東鄉，豐城，饒州，連破撫州，樟樹鎮，羅溪，瓦山，吳城之賊，會同湖北援師劉騰鴻，曾國華等大破賊瑞州，復靖安，安義，上高，自江西達兩湖之路，賴以無梗。七年正月復安福，新淦，武寧，瑞昌，德安，奉新，軍聲大振。不一歲，石逆敗遁，江西獲安，曾國藩力也。二月十八日丁父憂。上諭：「曾國藩見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回籍奔喪，非所以遂其孝思，著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尋固請終制。上復諭：「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鄂皖，即能統帶湖南船勇墨經從戎，數載以來，戰功懋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到，又令伊子曾國華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以假期將滿，陳請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剿賊喫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効。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

仍遵前旨假滿後卽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面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遺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卽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誠，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國藩復奏稱：「江西各營安謐如常，毋庸親往撫馭。」並瀝陳才難宏濟，心抱不安，奉旨先開兵部侍郎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卽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八年五月奉命辦理浙江軍務，移師援閩，閩匪分股，竄擾江西，遣李元度破之廣豐玉山，張運蘭○復安仁，時國藩駐軍建昌，東南北三路皆賊，國藩計東路連城賊勢已衰，閩事不足深慮，北路景德鎮乃大局所關，又較南路信豐爲重，乃遣連蘭攻景德鎮，蕭啓江○追剿信豐之賊。九年啓江破賊南康，克新城墟池江賊巢，遂復南安，解信豐圍，賊竄湖南，將由粵黔入蜀，國藩隨檄啓江馳赴吉安，援應湖南，運蘭復景德鎮浮梁縣，江西肅清，餘賊竄皖南。

國藩奉命防蜀，行至陽邏，奉命以皖省賊勢日張，飭籌議由楚分路剿辦，國藩回駐巴河，簡校軍實，因奏言：「自洪楊○內亂，鎮江克復，金陵遂首凶燄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捻匪，廬州浦口、三河等處疊挫我師，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欲廓清諸路，必先破金陵，欲破金陵，必先駐重兵滁和，而後可去江南之外屏，斷蕪湖之糧路，欲駐兵滁和，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所必救。進兵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規桐城，北則

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攻舒城，一由商城六安規廬州，南軍駐石碑，則與楊岳斌（三）黃石磯之師聯爲一氣。北軍至六安州，則與壽州聯爲一氣。國藩請自規安慶，多隆阿鮑超取桐城，胡林翼取舒城，李續宜規廬州。一奏入，上是之。十年二月，賊酋陳玉成犯太湖，國藩分兵破之。四月，賞兵部尙書銜，署兩江總督。六月，補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辦江南軍務。七月，命皖南軍務統歸國藩督辦。十一年，國藩進駐祁門，督飭楊岳斌彭玉麟曾國荃鮑超等水陸夾擊，爲逐層掃蕩之計，先後復黟縣都昌彭澤東流建德休寧徽州義寧悍賊數萬據安慶久不下，曾國荃多隆阿等圍之，陳玉成來援，諸軍擊走之，拔其城，賊無脫者。進復池州鉛山，無爲銅陵及泥汊神塘河，運漕東關各隘，賞太子少保銜，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國藩力辭，上不許，諭曰：「前命曾國藩以欽差大臣節制江浙等省巡撫提鎮，以一事權，曾國藩自陳任江督後，於皖則無功可敘，於蘇則負疚良深，並陳用兵之要，貴得人和而勿尙權勢，貴求實際而勿爭虛名，懇請收回成命，朕心深爲嘉許，仍諭令節制四省以收實效。」曾國藩復陳下情言：「見在諸路出師，將帥聯翩，威柄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足見謙卑遜順，慮遠思深，得古大臣之體。」在曾國藩遠避權勢，自應如此存心，而國家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本有成例，曾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喫緊，生民塗炭，我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憂，若非曾國藩之惻忱真摯，豈能輕假事權？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仍歸節制，該

大臣務以軍事爲重，力圖攻剿，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毋再固辭。」

先是賊圍杭州，國藩迭奉援浙之令，咨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統軍入浙，檄派張運蘭孫昌圖等水陸各營均歸調度，以厚兵力，並撥給錢漕釐金清所部積欠，因奏稱：「左宗棠前在湖南撫臣駱秉章幕中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懇請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上以浙江巡撫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不能勝任，著曾國藩察看具奏，並迅速保舉人員候旨簡放。國藩奏言：「蘇浙兩省羣賊縱橫，安危利鈍繫於巡撫一人。王有齡久受客兵挾制，難期振作，欲擇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爲相宜。惟此時杭州被困，必須王有齡堅守於內，左宗棠救援於外，俟事勢稍定，乃可更動。至江蘇巡撫一缺，目前實無手握重兵之人，可勝此任。查有臣營統帶淮揚水師之福建延建邵遺缺道員李鴻章，勁氣內斂，才大心細，若蒙聖恩將該員署江蘇巡撫，臣再撥給陸軍，便可馳赴下游，保衛一方。」至是杭州失守，國藩復奏陳補救之策：「一擬令各軍堅守衢州與江西之廣信皖南之徽州，爲犄角之勢，先據形勢扼賊上竄，左宗棠暫於徽衢信三府擇要駐紮，相機調度，總須先固江西皖南邊防，保全完善之地，再籌進剿；一請於浙江藩臬兩司內將廣西按察使蔣益澧調補一缺，飭帶所部五六千人赴浙，隨左宗棠籌辦防剿，可收指臂之助；一浙省兵勇恃寧紹爲餉源，今全省糜爛，無可籌畫，懇恩勅下廣東粵海關福建閩海關按月協撥銀兩交左宗棠以資軍餉。」奏入上皆如所請行。同治元年正月命以兩

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國藩奏言：「自去秋以來，疊荷鴻恩，臣弟國荃又拜浙江按察使之命，一門之內，數月之間，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皇上念軍事之靡定，鑒微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於臣家。又前此疊奉諭旨，飭保薦江蘇安徽巡撫，復蒙垂詢閩省督撫，飭臣保舉大臣開列請簡。封疆將帥乃朝廷舉措之大權，如臣愚陋，豈敢干預嗣後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隨時恭疏入告，仰副聖主旁求之意。但泛論人才以備採擇則可，指明某缺徑請遷除則不可。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再干黜陟之柄，風氣一開，流弊甚長，辨之不可不早。」尋遣將擊走徽州荻港之賊，復青陽、太平、涇縣、石埭。國荃會同水師復巢縣、含山、和州，並銅陵關、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弟貞幹復繁昌、南陵，破賊三山、魯港。上以國藩前奏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不再加恩，而進國荃貞幹等職。國藩駐安慶督師，奏請仍建安徽省會於安慶，設長江水師提督以下各官，指授諸將機宜，以次規取皖南北府縣各城。國荃率師進圍金陵，蘇浙賊酋李秀成（三）等分道來援，大小數十戰力卻之，二年五月復江浦、浦口，克九江洲，長江肅清。因淮南運道暢通，籌復鹽務，改由民運，奏陳疏銷輕本保價杜私之法。三年正月官軍克鍾山、合圍金陵。六月金陵平，上諭：「曾國藩自咸豐四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建殊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相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迭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爲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大功告成，逆首誅鋤，由該大臣

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將士錫爵進秩有差。

時捻匪倡亂日久，曾格林沁戰歿於曹州，賊勢日熾。四年四月，命國藩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辦。

捻匪，山東河南直隸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調遣。國藩將赴徐州督師，乃招集新軍，

添練馬隊，檄調劉松山、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諸軍會剿。五月，賊竄雒河集，國藩駐

臨淮，遣兵擊走之。先後奏言：「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臣由

臨淮進兵，將來安徽即以臨淮爲老營，及江蘇之徐州，山東之濟寧，河南之周家口四路各駐大兵爲重

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即取給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時捻酋張總愚

任柱、牛洛紅及髮逆賴汝洸擁衆十萬，倏分倏合。八月，國藩遣銘傳之穎州，賊東走曹州，國藩檄鼎新力

扼運河，派軍馳赴山東助剿，賊不能度運，遂南走徐州，踞豐沛銅山境內。九月，國藩遣李昭慶鼎新敗之。

徐州，豐縣賊復竄山東。十月，盛波銘傳敗之寧陵扶溝，賊竄陷湖北黃陂。五年正月，國藩遣銘傳破之，復

其城。任逆回竄沈邱，將踞蒙亳老巢，遣銘傳盛波擊破之。張逆分股入鄆城。三月，銘傳張樹珊敗之。

穎州。周口羣賊合踞濮范鄆鉅間，諸軍擊破之。張逆趨單縣，任逆走靈璧，國藩駐徐州，修浚運河，以固東

路。五月遣諸將敗張逆於洋河王家林，敗任逆於永城，徐州賊自二月北竄，堅圖渡運，徘徊曹、徐、淮、泗者兩月有餘，迄不得逞。於是張逆入豫，任逆入皖，國藩遣盛波大破牛逆於陳州，敗任、賴二逆於烏江河，樹珊敗張逆於周家口，牛、張二逆渡沙河而南，任、賴二逆亦竄渡賈魯河。國藩以前防守運河，粗有成效，必倣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有遮攔，庶軍事漸有歸宿。定議自周家口下至槐店扼守沙河，上至朱仙鎮扼守賈魯河。因奏言：「河身七百餘里，地段太長，不敢謂防務既成，百無一失。然臣必始終堅持此議，不以艱難而自畫，不以浮言而中更。以求有裨時局。自古辦流寇本無善策，惟有防之使不得流，猶是得寸則寸之道。俟河防辦成，則令防河者與游擊者彼此戰，更番互換，庶足以保常新之氣。六月遣松山張詩日（見前）大破賊於上蔡，西華賊由河南巡撫所派防軍汎地逸出東竄，河防無成。七月遣松山宋慶（見前）大破之南陽，新野，九月銘傳鼎新破之鄆城，運防賴以無恙。

國藩自陳病狀，上命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以李鴻章代辦剿捻事宜，國藩請以散員留營自效，奏言：「朝廷體恤下情，不責臣以治軍，但責臣以籌餉，不令留營勉圖後效，但令回署調理病軀。臣屢陳病狀，求開各缺，若爲將帥則辭之，爲封疆則就之，則是去危而就安，避難而趨易，臣內度病體，外度大義，減輕事權則可，竟回本任則不可。故前兩次奏稱但求開缺，不求離營，蓋自抱病以來，反復籌思，必出於此，然後心安理得，請開江督各缺，目下仍在周口軍營照料一切，維湘、淮之軍心，聯將帥之情誼，凡臣材

力所可勉，精神所能到，必當殫竭愚忱，力圖補救，斷不因兵符已解，稍涉疏懈，致乖古人盡萃之義。」上諭：「曾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效之處，具徵奮勉圖功，不避艱難之意。惟兩江總督責任綦重，湘淮各軍尤須曾國藩籌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爲朝廷所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廷特簡，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爲嫌，致多過慮。著遵奉前旨，仍回本任，以便李鴻章酌量移營前進，並免後顧之憂。」國藩復奏陳：「江督之繁，非病軀所能勝任，與其勉強回任，辜恩瀆職，不如量而後入，避位讓賢，籲請仍開各缺。」上諭：「前因曾國藩患病未痊，軍務事繁，特令回兩江總督本任，以資調攝，並因請以散員自效，復疊次諭令迅速回任，俾李鴻章得以相機進剿。曾國藩爲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捻逆未平，後路糧餉軍火無人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曾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爲國家分憂，豈可稍事疑慮，固執己見？李鴻章仍當虛心咨商，以期聯絡，毋許再有固請，用慰廑念。」

國藩回任後，六年奏稱製造輪船爲救時要策，請將江海關洋稅酌留二成，一成爲專造輪船之用，一成酌濟淮軍及游兵等事，從之。七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十二月擒匪平，賞雲騎尉世職。七年四月補武英殿大學士。七月調直隸總督。十二月到京，賞紫禁城騎馬。八年二月查明積滯大窪地畝，應徵糧賦，請分別豁減，從之。三月奏直隸刑案積多，與臬司張樹聲四力籌清釐，甫有端緒，張樹聲調任山西，請暫留畿輔一年，以清積案。上諭：「曾國藩到任後，辦事認真，於吏治民風，實心整頓，

力挽救習，著如所請，俾收指臂之助。」又先後二次查明屬員優劣，開單具奏，得旨分別嘉勉降革，以肅吏治。時直隸營務廢弛，廷議選練六軍，上諭國藩將前定練軍章程妥籌經理。五月國藩奏言：「臣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惟養勇雖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年，其中亦有良法美意，爲此間練軍所能參用者。一曰文法宜簡，勇丁樸誠耐苦，不事虛文，營規只有數條，別無文告管轄，祇論差事，不計官階，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伺應差使，講求儀節，及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紮營須用民夫，油滑偷惰，積習使然而前此所定練軍規制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文法太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爲遙制，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爲遙制。近來江楚良將爲統領時，即能大展其才，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由總督派撥，下有翼長分其任，上有總督攬其全，統領並無進人才總管餉項之權，一旦驅之赴敵，羣下豈肯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檢制，雖良將亦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離其本營本汛調入新

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閡，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軍皆有冒名頂替之弊，防不勝防，蓋兵丁因口分不足自給，每兼小買手藝營生，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底餉一兩五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仍留本處，於練營左近僱人頂替，應點應操，一遇有事，退征受傭者又不肯行，則轉僱乞丐窮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變，練兵十人，替者過半，尙安望其得力？今當講求變通之方，自須先杜頂替之弊。擬嗣後一兵挑入練軍，卽裁本營額缺，練軍增一兵，底營卽減一兵，無論底餉練餉均歸一處支放。或因事斥革卽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干預，冀可少變積習。此外尙須有酌改，如馬隊不應雜於步隊各哨之內，應另立馬隊營使，臨敵不致溷亂，一隊不應增至二十五人，仍爲什人一隊，使士卒易知易從。若此之類，臣本擬定一簡明章程，重整練軍足萬人，以副朝廷殷勤訓飭之意。其未挑入練者各底營存餘之兵亦須善爲料理，未可聽其窮困墮壞，擬略仿浙江減兵增餉之法，不必大減兵額，但將老弱者汰而不補，病故者闕而不補，卽以其所節餉項量發歷年底營欠款，俾各營微有公費添製器械旗幟之屬，庶足壯觀瞻，而作士氣。數年後或將當日之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數賞發，兵丁之入練軍者所得固優，卽留底營者亦足自贍，營務或漸有起色，而畿輔練軍之議亦不至屢作屢輟，事同兒戲，請敕原議各衙門核議施行。一尋飭

國藩籌定簡明章程奏報定議。國藩奏言：「臣維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事，後人効之而無功，或今日制勝之方，異日狃_{ㄉㄨㄣˋ}之而反敗，惟知陳跡之不可狃，獨見之不可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可常行無弊。卽就紮營一事言之，湘勇初出，屢爲粵匪所破，旣而高壘深壕，先圖自固，旋即用以制敵。淮勇繼起，亦以深溝高壘爲自立之本，善紮營者卽稱勁旅，後移師剿捻，每日計行路遠，近分各營優劣，曾無築壘挖壕之暇，而營壘之堅否於勝敗全不相涉。陝甘剿回，貴州平苗，亦不以此爲先務，足知兵勢之無常矣。然斯乃古來之常法，終未可棄而不講。臣愚以爲直隸練軍宜添學紮營之法，每月拔營一次，行二三百里爲率，令兵丁修壘浚壕，躬親畚築，以習勞動。」_{ㄉㄨㄣˋ}不坐差車，以慣行走，增募長夫，以任樵汲負重之事。至部臣所議兵丁宜講衣冠禮節，臣意老營操演可整冠束帶，以習儀文，拔營行走仍帕首短衣以歸簡便，凡此皆一張一弛，擇善而從者也。臣前摺所請重統領之權者，蓋因平日事權不一，則臨陣指揮不靈。臣在南中嘗見有巡撫大帥所部多營，平日無一定之統領，臨時酌撥數營，派一將統之赴敵，終不能得士卒死力。而江楚數省倖獲成功者，大抵皆有得力統領，其權素重，臨陣往來指揮號令進退之人，卽平日撥餉挑缺主持賞罰之人，士卒之耳目有專屬，心志無疑貳，是以所向有功。臣所謂事權宜專，本意如此。然亦幸遇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多隆阿，鮑超，劉銘傳，劉松山諸人，或隸臣部，或隸他部，皆假事權而樹偉績，苟非其人，權亦未可概施。部臣所議得良將

則日起有功，遇不肖則流弊不可勝言，洵爲允當之論。良將者可倖遇而不可強求者也。嗣後直隸練軍練臣當悉心察看，遇上選則破格優待，盡其所長，遇中材則遇處防維，無使越分，庶幾兩全之道。部臣復議及兵將相習，可收一氣貫通之效。又言「轉弱爲強，不必借材於異地」等語，臣竊意就兵言之，斷無令外省客勇充補之理，客勇亦無願補遠省額兵之志，就官言之，則武職自一命以上至提鎮皆可服官外省，況畿輔萬方輻輳，尤志士願効前驅之地，是各路將弁有出色者皆可酌調來直，不得以借才論。直隸練軍詢諸衆論不外二法：一曰就本營之鎮將練本營之弁兵，一曰調南人之戰將練北人之新兵。訪聞前此六軍用本管轄鎮將爲統領者，其情易通而苦閤營無振作之氣，用南人戰將爲統領者，其氣稍盛而苦上下無聯絡之情，將欲救二者之弊，氣之不振，本營官或不勝統率之任，當擇其懈弛擇人而換之；情之不聯，南將或不知士卒之艱，當令其久處積誠以感之。臣今擬於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稍復舊觀，一於古北口暫添千人，該提督傅振邦老於戎行，安詳謹慎；一於正定鎮暫練千人，該總督譚勝達勇敢素著，志氣方新，皆以本管官統之者也。一於保定暫添千人，令前瓊州鎮彭楚漢以南將統之，以中軍冷慶所轄千人，姑分兩起，俟查驗實在得力而後合併一軍。此因論兵將相孚而擬目前添練之拙計也。至練軍規模，臣仍擬以四軍爲斷，二軍駐京北，二軍駐京南，每軍三千人，統將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五百人，請旨交各衙門覆議，先行試辦，俟行果有頭緒，然後奏定簡明章程，俾各軍一律遵守。」奏入，

允之。其後以直隸練軍有效，他省仿而行之，營務爲之一振，自國藩始。（中略）

九年八月調兩江總督，國藩瀝陳病狀，請另簡賢能，開缺調理。上諭：「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綦重，曾國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見雖日疾未痊，但得該督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該督所請另簡賢能之處，著無庸議。」十一月命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十年以楚岸淮南引地爲川鹽侵占，與湖廣總督定議與川鹽分岸行銷。奏請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專銷淮鹽，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暫行借銷川鹽。湖南巡撫請於永寶二府試行官運粵鹽，國藩復力陳二府引地不必改運，部議皆如所請。

十一年二月卒。遺疏入，諭曰：「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由翰林院蒙宣宗皇帝特達之知，擢升卿貳，咸豐間創立楚軍，剿辦粵匪，轉戰數省，疊著勛勞。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綸扉，（曾）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寧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害盡心籌劃，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寧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

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其一等侯爵著伊子曾紀澤（四）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四）查明具奏候旨施恩。尋湖廣總督李瀚章（四）安徽巡撫英翰（四）署兩江總督何璟奏陳國藩歷年助績，李瀚章奏略云：「國藩初入翰林，卽與故大學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鑑、徽寧道何桂珍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其過人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爲浮議所搖。用兵江皖陳四路進攻之策，勦辦捻匪，建四面蹙賊之議，其後成功不外乎此。」英翰奏略云：「自安慶克復後，國藩督軍駐紮，整吏治，撫瘡痍，培元氣，訓屬僚若子弟，視百姓如家人，生聚教養，百廢俱舉，至今皖民安堵，皆國藩所留貽，一聞出缺，士民出走，婦孺號泣，以遺愛而言，自昔疆臣湯斌于成龍而後，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何璟奏略云：「咸豐十年國藩駐祁門，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州八百餘里無處無賊，無日無戰，徽州初陷，休祁大震，或勸移營他所，國藩曰：『吾初次進兵遇險，卽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所也。』賊至環攻，國藩手書遺囑，帳懸佩刀，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檄鮑超一戰驅之嶺外，以十餘載稽誅（四）之狂寇，國藩受鉞（五）。四年次第蕩平，皆由祁門初基不怯，有以寒賊膽而作士氣。臣聞其昔官京師卽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材一藝，罔不甄錄，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才。安慶克復則推功於翰林翼之籌謀，多隆阿之苦戰，金陵克復又推功諸將，無一語及其弟國荃。談及僧親王及李鴻章左宗棠諸人，有自謂十不

及一清儉如寒素，廉俸盡充官中用，未嘗置屋一廛田一區，〔五〕食不過四簋，〔五〕男女婚嫁不過二百金，垂爲家訓。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其守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曰「不誑語，不晏起。」前在兩江任內，討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點竄之批牘。前年回任，感激聖恩高厚，仍令坐鎮東南，自謂稍有怠安，負疚滋重，公餘無客不見，見必博訪周諮，殷勤訓勵，於僚屬之賢否，事理之源委，無不默識於心。其患病不起，實由平日事無鉅細，必躬必親，殫精竭慮所致也。」上諭：「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勛績，英翰、李瀚章并請於湖北安徽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厄，堅忍卓絕，曾不少移。卒能萬衆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其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効，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蓋。曾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并著准其一體建立專祠。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鎔著賞給主事，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李瀚章、英翰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眷念。勛臣有加無已之至意。」

【註解】

〔一〕文淵閣，中貯四庫全書。清代置文淵閣領閣事及校理等職以司之。

〔二〕右虛子，左虛子，及日講起居注官，皆官名。

〔三〕內閣爲中央行政機關。參預機務，其朝位班次列六部之上。六部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部皆置侍郎以貳尙書。學士官名。

〔四〕顯預，音曠，謂人不明事理曰顯預。

〔五〕躁競，謂急於與人爭權勢也。

〔六〕模稜，謂依違無所可否也。罷輟，謂不振作也。

〔七〕愎，讀如弼，很戾也。意氣自用，故與人反對之謂。

〔八〕堂官，清時稱各衙門長官爲堂官。

〔九〕邊，音森，通作參。

〔一〇〕內廷，宮

禁以內曰內廷。不設專官之處，及非專任者，謂之行走。

〔一一〕官秩，官之品級也。

〔一二〕直，侍也。

〔一三〕榱，皆大木之名也。

〔一四〕猷，音由，謀也。

〔一五〕喋喋，多言也。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

〔一六〕清，以六部尙書，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

寺卿爲九卿。

〔一七〕摺，奏章之直達者，俗稱摺子。

〔一八〕倭仁，蒙古正紅旗人。累官文華殿大學士。精研義理之學，好宋儒之說，曾

國藩與之相友善，嘗以見過自訟，言動無妄稱之。

〔一九〕敦，音亦，厭也。

〔二〇〕鈔，謄寫也。俗作抄。

〔二一〕都司，爲四品武官職。巡

撫所統之兵謂之撫標。參將，武官名，位與今上校相等。

〔二二〕清制，文武大臣以行陣功烈，皆特賜黃馬褂。

〔二三〕骹，與腿同。

〔二四〕巴圖魯，滿洲語，譯言勇士。清代凡有武功者，多賜以此稱。

〔二五〕李孟羣，字鶴人，固始人。從曾國藩統水師，破金陵，克武漢，

官至安徽巡撫。與陳玉成戰，被執，自剄死。

〔二六〕墨經，裏服加黑色也。居喪任軍旅之事，謂之墨經從戎。

〔二七〕張運蘭，字凱章，湘

鄉人。轉戰湘贛間，功最稱，後敗於汀州，被執，支解死。

〔二八〕蕭啓江，字潛川，湘鄉人。積軍功，官至按察使。石達開由黔窺蜀，蕭入川截

剿，卒於軍。

〔二九〕洪楊指洪秀全與楊秀清。洪，花縣人，道光末起於廣西，自稱天帝次子，建號太平天國，稱天王，據金陵，頻出經略四

方，後爲曾國荃所圍，秀全自殺，凡十五年而亡。楊亦花縣人，與洪同起兵，屢敗清兵，封東王，後爲人所殺。〔三〇〕楊岳斌，善化人。從曾

國藩統治水師，迭克要隘，官至陝甘總督，引疾歸。光緒間，法人肇釁，起赴臺灣，籌戰守，和議成，還湘。

〔三一〕蔣益澧，湖南安福人。從戰

江西，援武昌，其後平廣西，助左宗棠平浙江，皆有功。累官廣東巡撫。

〔三二〕李秀成，廣西人，爲洪秀全將，驍勇善戰，封忠王。金陵破，被

獲死。〔三三〕僧格林沁，蒙古科爾沁親王。咸豐時擒賊將林鳳翔。英法聯軍攻大沽，力戰失利。後剿除髮捻，功甚偉。同治初陣亡。

〔三四〕劉松山，湘鄉人。忠勇多大略，剿髮捻有功。官廣東提督。後征甘隴叛回，屢勝，中礮死。〔三五〕劉銘傳，字首三，合肥人。少無賴，從

軍平捻，功第一。光緒間督辦臺灣軍務，遂官臺灣巡撫。撫生番，造鐵道。後乞病歸。〔三六〕周盛波，合肥人。從李鴻章平捻。法越之役，奉

詔募兵防津沽。官至湖南提督。〔三七〕潘鼎新，廬江人。同治間平東西捻，功最稱。官至廣西巡撫。〔三八〕張樹珊，合肥人。同治間從

李鴻章平江蘇，又從曾國藩破捻於豫鄂之交。官至提督，以追捻中伏死。〔三九〕張詩日，湘鄉人。與洪楊軍戰，屢復沿江城隘。攻金陵，

詩日率兵奪門先入。官至直隸宣化鎮總兵。剿捻，功甚著。〔四〇〕宋慶，蓬萊人。從攻粵捻，有功。官至四川提督。中日失和，慶督兵力戰，

不少却。拳匪之亂，幫辦北洋軍務，卒封三等男爵。〔四一〕張樹聲，樹珊兄。從李鴻章轉戰蘇浙，屢有功。官至直隸總督。法越之役，命赴

廣東治軍防海。卒於軍。〔四二〕狃，音紐，習也。〔四三〕勤，音曳，勞苦也。〔四四〕綸扉，猶言綸閣，撰擬制誥之處也。〔四五〕曾紀澤，

國藩子，字劼剛。同治間歷使英法俄諸國，與俄人交涉，得交還伊犁等地。官至戶部左侍郎。〔四六〕何璟，香山人。字小宋。光緒間官至

閩浙總督。法越之役，環與張佩綸同任防守，大敗於馬江，坐奪職。〔四七〕李瀚章，鴻章兄，字筱荃。從曾國藩軍中餉事，累官兩廣總督。

引疾歸。〔四八〕英翰，滿洲正紅旗人。與捻匪戰，迭有功。每出戰，必躬親指揮。官至兩廣總督。〔四九〕稽誅，猶言待殺也。〔五〇〕受

鉞，謂受命斬鉞以事征剿也。〔五一〕廩市邸也，一夫之居曰廩，區域也。〔五二〕簋，音晷，俗稱盛饋饌之器曰簋。

李鴻章傳

趙爾巽等

錄清史列傳。李鴻章生於清道光三年，卒於清光緒二十七年，即自民國紀元前八九至一一年。李鴻章，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鴻章，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年，散館，授編修。咸豐二年，大考二等，賞文綺。時髮逆竄陷楚省，江皖震動。三年正月，命隨侍郎呂賢基回籍練鄉勇。五月，禦賊和州之裕溪口，獎六品頂戴藍翎。四年，克含山，加知府銜，賞換花翎。五年五月，丁父憂，仍留營。十月，克廬州，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六年，克無爲州，賞加按察使銜。七年，論疊次剿匪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八年，侍郎曾國藩駐師江西，留襄營務。九年五月，曾國藩檄回候選知府曾國荃赴景德鎮助剿，立復景德鎮及浮梁縣城。十月，授福建延建邵遺缺道，未赴任。十年，署兩江總督曾國藩議設淮揚水師，令鴻章統之。十一年，復奏遵籌鎮江援剿之師，以鴻章應，並密陳才可大用，鴻章乃歸募勇。皖省爲髮捻蹂躪殆徧，惟合肥恃民團苦戰，得獨全，鴻章所募者舊團強半，選擇將領，釐定營制餉章，悉法「湘軍」，是爲「淮軍」之始。

同治元年二月，賊陷松江太倉諸州郡，直壓上海，戶部主事錢鼎銘等詣曾國藩軍次乞援，且集銀十八萬兩，租輪舶六，派江迎師。議者亦謂上海爲籌餉高腴之地，不宜輕棄，而鴻章一軍節爲賊阻，不

得達鎮江，曾國藩乃奏飭鴻章移師上海。三月，超署江蘇巡撫。初蘇松太道吳煦，推江海關稅時，以重資啗英法諸酋，借其兵力爲助。又令美國人華爾士募洋兵數千，益以中國應募者，名「常勝軍」。嘗合松滬官軍，英法兵攻克松江。嘉定青浦，鴻章至，悉隸焉。四月，常勝軍、英法兵會民團，復奉賢。方議趨金山衛，適松滬官軍覆於太倉，鴻章撤英法全軍回援嘉定，賊攻急，英法兵突圍入，挾各官暨留防兵遁歸上海。自是不復遣兵助剿，嘉定奉賢再陷，賊勢專注青浦松江。五月，青浦守將華爾棄城走保松江。賊方厚集於泗涇，距上海遠，中多港汊，謂官軍不能猝進，增壘爲久踞計。於是鴻章駐營新橋，飭總兵程學啓、滕嗣武、韓正國領隊先進，而自督師繼之。賊數萬犯新橋，鴻章檄參將郭松林等回援，縱橫合擊，乘勝復攻泗涇，解松江圍。上以鎮江爲南北要衝，疊促鴻章赴鎮，如前議。鴻章密言：「洋兵不可久恃，滬防必須自強。賊謀以大股掣江寧之圍，臣亦急思馳往鎮江，就近援應。無如陸軍僅有數千，分兩處則均不得力，專一路則尙可自立。軍事以得人心爲本，臣軍到滬後，稍繫士民之望，未便輕動，失衆心。容臣將滬事就緒，再議出江。」疏入，命緩行。鴻章議先復浦東廳縣，飭所部進南匯之周浦鎮，克南匯。賊自金山衛川沙廳大舉來犯，復破之，遂復川沙奉賢。六月，克金山，浦東大定。七月，諸軍會拔青浦。僞慕王譚紹洸自蘇州糾衆十數萬，謀救青浦，不得逞，撲北新涇防營，分擾法華鎮以西，且及上海。鴻章飛調青浦各軍，以半留守，半趨泗涇七寶，繞出賊後，親督上海軍當其前，軍次虹橋。賊憑河據壘，左右伏以待，鴻章策騎旁馳，疾

過之，與援軍遇於北新涇，前後夾擊，賊敗，走嘉定。九月，進攻嘉定，克之。譚紹洸乃糾蘇杭賊大股來犯，由崑山太倉北竄，連營於四江口三江口，大河支港俱設浮橋，將內竄。鴻章檄所部齊集黃渡，三路並進，自晨至暮，身自督戰，諸軍踰濠入斃黃衣酋目數人，賊大奔，水師循趙屯港截擊，復大潰，迫至三江口，殲焉。於是松滬解嚴，捷入，授江蘇巡撫。

先是華爾援浙，戰歿慈谿，代以其副白齊文。十一月，奉調赴江寧，漸懷異志，閉松江城索餉。鴻章與英提督議約十六條，黜白齊文，捕治之，易以英將戈登。裁定三千人，減其冗費，束以紀律，常勝軍始復爲用。常熟守賊駱國忠、董正勤舉城降，福山諸海口皆下。僞忠王李秀成悉衆圍常熟，江陰，援賊復竄陷福山，鴻章飭水師護常勝軍出海，攻福山，不克而還。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是爲鴻章創興洋務之始。常熟圍急，鴻章遣諜密諭駱國忠等固守，檄道員潘鼎新提督劉銘傳以三千人乘輪舟趨福山，二月，奪福山石城，常熟軍知援至，亦啓城出擊，俘斬略盡，圍乃解。三月，復太倉州城。四月，復崑山。江蘇爲財賦之區，而賦額之重爲天下最。蘇松太之浮糧，尤爲蘇省最弊，由沿襲前代官田租額。乾隆中年以後，辦全漕者數十年。自道光三年，十三年，兩遇大水後，無歲不荒，無縣不緩，蠲減曠典，遂爲年例。又有官墊民欠一款，大抵移雜墊正，移緩墊急，移新墊舊，移銀墊米，以官中之錢，完官中之糧。其後或豁免，或攤賠，同歸無著。鴻章歷陳積弊，請准減定蘇松太糧額，以咸豐中較多之七年爲準。

折中定數，每年起運交倉漕白正耗米一百萬石以下，九十萬石以上，著爲定額。下所司議行。五月，又奏：「密察賊情地勢，有可慮者三，可幸者三：蘇常杭嘉爲東南財賦最盛之區，逆衆必死守力爭，一可慮。蘇嘉各郡，湖河蕩港，千百通聯，我難進而賊易守，二可慮。李秀成爲諸賊冠，多狡謀，去年迄今，圖救江寧，分竄皖江南北，又欲繞竄揚州裏下河，若攻剿過急，則或挈衆來援，或別圖竄踞，三可慮。惟是江皖浙東各有重兵堵截，提督鮑超等能再速克江浦浦口，扼斷北賊過江之路，都興阿吳棠」○果能力堵淮揚，不使賊竄入裏下河，則剿辦較易，可幸者一。李秀成李世賢分踞蘇浙，自見挫官軍，精銳大減，膏腴亦去其半。現惟嘉興陳炳文部賊較多而悍，有蔣益澧扼其前，臣軍綴其後，常州無錫賊援甚廣，深入頗難。但使穩紮穩進，徐圖制敵，可幸者二。臣軍爲數已逾四萬，今擬由崑山進蘇州爲一路，以程學啓所部陸軍當之；由常熟進江陰無錫爲一路，以李鶴章劉銘傳所部陸軍當之；由泖澱進吳江平望太湖爲一路，則李朝斌水師當之；皆欲規取遠勢，以翦蘇州枝葉，而後圖其本根也。又恐杭嘉湖各賊繞竄浦東，窺撲松滬，復令常鎮道潘鼎新八營扼金山衛，編修劉秉璋」○七營扼洙涇，副將楊鼎勳」○五營扼張堰，聯爲一氣，以防內竄，以固全局。」報聞。六月，飭程學啓戈登進吳江，連破各隘，賊以城降。七月，允兩江總督曾國藩奏，毋庸改設南洋通商大臣，仍命鴻章兼理。於是鴻章分飭程學啓戈登規蘇州，李鶴章劉銘傳規江陰，潘鼎新劉秉璋規嘉善，以牽制賊勢。而李秀成由蘇州糾集僞納王郅雲官等水陸十萬，偪大橋角

營，李鴻章馳軍四擊，賊稍卻。九月，李秀成復由蘇州無錫溧陽宜興聚衆八九萬，泊運河口，自將悍賊踞金匱之后宅，諸賊從望亭后宅屯營互進。李鴻章亦立八營於大橋角，與之持。鴻章以巨賊麇集西路，志在保無錫援蘇州，乃檄李鶴章劉銘傳堅守後路，抽銳卒翻營猛擊。程學啓戈登由蘇州西北橫出賊後，攻克蠡城。黃隸周盛波亦擊走芙蓉山賊，克雁臺塘頭。郭松林又敗賊於安鎮興隆橋。李秀成移居麻塘，李鶴章劉銘傳合擊，大破之。於是蘇錫之賊皆大困。賊陷江南，以江寧蘇杭爲三大窟，而蘇其脊脊。故李秀成百計援蘇州，譚紹洸尤凶狡，誓死守，附城築長城石壘，堅不可拔。程學啓等頓軍河東，累月不下。十月，鴻章泣蘇視師，益趣攻。程學啓緣南岸，戈登緣北岸，鴻章親督驍健出炸礮二十餘，毀其長城石壘。郟雲官等密款乞降，鴻章令斬李秀成譚紹洸以獻。李秀成夜遁，郟雲官等刺殺譚紹洸，開齊門迎師。時降酋列名者，郟雲官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范啓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八人，其精銳猶逾十萬，分屯閩胥盤齊四門，歃血誓生死。程學啓恐難制，白鴻章誅之，搜斬悍黨二千餘，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十一月，李鴻章等軍克無錫，飭程學啓李朝斌水陸由吳江之平望，會師嘉善，守賊陳占榜降。嘉善既定，遂偪嘉興，賊守禦甚備，久乃克之。三年正月，戈登請以常勝軍攻宜興，鴻章令郭松林等水陸各軍合剿，克宜興，並克溧陽，敗金壇僞劉王僞襄王之衆，平其附城諸壘，賊勢大蹙。時僞護王陳坤書踞常州，方合丹陽句容諸賊十數萬，繞出常州城北，擣官軍之背，以無隙可乘，復圖竄入腹地，以緩常州嘉興之圍。

循江而東，奄至江陰之南牖，及周莊華墅楊舍，犯常熟，所過焚殺。鴻章飛檄郭松林等棄金壇勿取，疾馳歸援，令楊鼎勳張樹聲選三千人橫截江陰之焦店，而飭其弟李昭慶由嘉興赴援常熟。賊併集無錫江陰常熟間，圍常熟尤亟。黃翼升督水師自白茅口進，與李昭慶鄭國魁合擊，賊大敗，又擊走顧山陸市之賊，追過福山，常熟圍解。賊退，屯江陰之楊舍，周莊華墅沙山，圖西竄。三月，鴻章馳赴江陰，長涇察賊勢，檄提督劉士奇，總兵王永勝會郭松林軍由福山荒苑江岸進，自率李鶴章李昭慶黃翼升鄭國魁水陸軍馳抵沙山，連破賊營，追越華墅，分兵邀擊楊舍，賊惶遽，夜竄雲亭，劉士奇王永勝設伏雞籠山，敗之。別賊萬餘，夜於三河口設浮橋，雲亭賊至，欲渡而西，官軍蹙之，賊爭道，橋斷，尸積，水不流。鴻章乃至常州督軍。常州西北通丹陽，西南通金壇鎮江，防軍已克丹陽，提督鮑超克金壇，外援盡絕，陳坤書猶率悍黨死拒。鴻章令戈登礮隊攻南門，劉銘傳攻北門，劉士奇王永勝攻東南隅。時久雨忽霽，煙燄反撲，城傾數十丈，鴻章揮軍登城，諸軍接刃直前，陳坤書猶揮賊數千巷戰，盡斬之，擒陳坤書。四月，復常州城，賞騎都尉世職。常勝軍多失律，及攻常州，又畏懦不先登，戈登慚，思歸國，乃撤常勝軍。鴻章疏言戈登屢立戰功，請優獎以示榮寵，詔如所請行。六月，江寧平，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尋賜伯號曰肅毅。偽堵王黃文金擁衆十萬踞湖州，集悍賊於晟舍。鴻章以蘇湖接壤，防其竄越，令潘鼎新以水陸軍拔長興，進擊晟舍，毀其壘卡。七月，會浙軍襲湖州，劉銘傳亦克廣德州，追斃逆首黃文金，江浙肅清。四年正月，飭郭松林楊

鼎勳率軍航海赴閩，從閩浙總督左宗棠軍，疊克漳州漳浦等城。

四月，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曹州，曾國藩爲欽差大臣，督其軍，鴻章暫署兩江總督。五月，奏遣潘鼎新一軍由海道赴天津，屏衛畿輔。九月，諭鴻章統率所部各軍赴豫西防剿，兼顧山陝。鴻章歷陳兵勢不能遠分，餉源不能專恃，軍火不能接濟，遂寢前議。五年七月，河漫高郵汎掣御清水潭壩，命會同漕運總督吳棠勸修，工成予優敘。九月，命鴻章馳往徐州，妥籌淮徐以東各路防務。十月，曾國藩因病乞假，鴻章署欽差大臣，節制各軍，專辦剿匪事。捻匪時分股爲二，張總愚竄陝西，爲西捻，任柱賴汝洸竄山東，爲東捻。鴻章甫視事，東捻卽南趨金鄉魚臺豐沛諸縣，謀犯清淮，旣挫於官軍，反走山東，越河南，竄湖北。鴻章飭劉銘傳劉秉璋周盛波張樹珊等躡剿入鄂，敗之。六年正月，授湖廣總督。二月，賊由湖北竄擾河南，直趨山東。五月，渡運河，濟南戒嚴。淮豫東皖各軍雖屢勝，而賊瞬息千里，不能制。鴻章以督辦軍務日久疲師，舉旨戴罪立功，迅赴山東會剿。始曾國藩督師時，議於運河東岸沿隄築牆，杜賊竄越。鴻章守其策，而注重運西，飭豫軍提督宋慶張曜兩軍分守山東東平以上，自靳口至黃河沈家口；周盛波分守開河至靳口；劉秉璋分守濟寧至開河；楊鼎勳分守趙村石佛至南陽湖；李昭慶分守灘上黃林莊至韓莊八牯；皖軍黃秉鈞等分守宿遷；運河上下游聲息相通，互爲策應，使賊不得出運。六月，抵濟寧，賊又由濰縣趨竄登萊。鴻章謂賊蹤飄忽，當偪入海隅，以圖聚殲，乃創膠萊河防之策，令劉銘傳潘鼎新於膠萊河

南北二百八十餘里築長牆，會合豫軍東軍分汎設守。奏言：「衡量利害之輕重，與其馳逐終年，流毒江皖，東豫楚各省，不如棄一隅以誘之。與其往復運東，濟泰兗沂青及蘇之淮，徐海各地，均受其害，不如專棄登萊以扼之。膠萊河之防不密，則登萊無可扼。運河之守不密，則膠萊仍不足恃。賊已進窺膠東，擬俟運隄與膠萊防次第布置，即當抽兵進剿，庶滅一賊，少一賊，賊智自困，而兵力不疲矣。」時任賴諸賊麇集萊陽，即墨間，恐膠萊河防斷其竄路，伺隙反撲隄牆，數敗。七月，賊果潛由海神廟撲渡濰河東，軍不及禦，膠萊防潰，下部議處。鴻章亟飭淮豫各軍嚴扼運防，而令劉銘傳、郭松林、楊鼎勳三軍往來躡擊。十月，追至贛榆，降酋潘貴，升槍斃任柱於陣。賴汝洸竄山東。十一月，劉銘傳等追敗之諸城、濰縣、膠州，賊窮蹙，遁入海濱、洋河、瀾河之交，官軍圍擊，賴汝洸率騎數百走而南。十二月，復糾集千餘騎，突至流陽，衝渡六塘河，竄揚州，道員吳毓蘭駐守運河，擊擒之，餘匪悉降。東捻平，賞加一騎都尉世職。七年正月，西捻張總愚由山西、吉州、踰冰、北竄，疊諭鴻章、迅飭、劉銘傳各軍入援，未至，賊已分竄直隸、東北、平鄉、雞澤、南和諸縣，下部嚴議，兼命鴻章親督所部自臨清、德州、剋日入直，相機剿辦。又以賊蹤闌入衡水、定州，奉旨拔去雙眼花翎，褫黃馬褂，革騎都尉世職。鴻章奏言：「辦流寇，以堅壁清野爲上策。嘉慶間，川楚教匪，賴此成功。即東捻、流竄、豫東、淮北，所至民築圩寨，深溝高壘，以禦之，賊往往不得一飽，故其畏圩寨甚於畏兵。河北平原千里，無險可守，民又不知築寨自保。張總愚本極狡猾，遂得肆意蹂躪，無處不流。且自渡黃入晉，

沿途擄獲羸馬甚衆，步賊多改爲騎，趨避既捷，肆擾尤易。自古治賊，必以彼此強弱。饑飽爲定，衡賊未必強於官軍，但彼騎多而我騎少，自有不相及之勢。彼可隨地擄糧，我須隨地購糧，賊常飽而我常飢，又有不能及之理。今欲絕賊糧，斷賊騎，惟有勸諭直隸山西河北紳民，堅築圩寨，如果十里一寨，賊至無所掠食，兵至轉得買食，賊雖流而其技漸窮。」二月，鴻章督軍進德州，敗賊安平饒陽。三月，賊竄晉州，渡滹沱河，南入豫，折竄直隸，撲山東東昌。四月，趨荏平德平，由德州西奔吳橋東光，偪天津。下部議處，命總統北路軍務，限一月殄滅。鴻章以捻騎久成流寇，非就地圍剿，終不足制賊之命。是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二）及左宗棠皆以爲言，而直隸地平曠，無可圍圍，欲就東海南河形勢，必須先扼西北運河，尤以東北至津沽，西南至東昌張秋爲鎖鑰。乃飭援津之郭松林潘鼎新兩軍掘開滄州迤南捷地壩，洩運水入減河，於河東築長牆，斷賊竄津之路。東昌運防，則淮軍自城南守，至張秋，東皖諸軍自城北守。至臨清並集民團協守。賊自鹽山南竄，撲東昌，運河無可乘，復散走。閏四月，以剿賊逾限，予嚴議。時賊爲官軍所偪，奔突不常，北謀越減河，南謀越運河，以北路軍勢重，銳意南行，迴翔陵縣臨邑間，旁擾荏平德平，犯臨清運防。鴻章慮久晴河涸，民團不可恃，且晝夜追奔，疲士卒，欲乘黃河伏汛，縮地圍禁，以運河爲外圍，恩縣夏津高唐之馬頰河截長補短爲裏圍，號召民團，卽馬頰河南聯牆築卡，第餘臨邑南至濟陽濱河百里，冀就西南一隅以制賊。其時官軍大敗賊於德州，揚丁莊，又追敗之商河。張總愚率悍黨遁濟陽，沿河北出

德州，犯運防，上竄鹽山滄州，皆爲官軍扼截，乃轉向博平清平。適黃運暨徒駭交漲，東昌臨清張秋牯河水深不可越，馬頰河亦經黃水漫入，河西北岸長牆縣互，賊竄地迫狹，勢益困。鴻章增調劉銘傳軍期會前敵，分屯荏平之桃橋南鎮，至博平東昌，圍賊徒駭黃運之內，而令馬隊於中兜逐，賊無一生者。張總愚投水死。西捻平，賞還雙眼花翎，黃馬褂，騎都尉世職，開復疊次剿捻不力各降革處分。七月賞加太子太保銜，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八月入覲，賜紫禁城內騎馬。十一月，乞歸省，予假一月。

八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撫。八月，命馳赴四川，查辦總督吳棠參款，覆陳所劾不實，惟道員鍾峻彭汝琮降革有差。十二月，命赴貴州督辦苗軍務，川楚各軍統歸節制。九年二月，甘肅逆回糾合土匪四擾，陝西兵力薄，總督左宗棠駐軍平涼，不克兼顧，命鴻章暫緩入黔，先赴陝西督辦軍務。七月，剿平北山土匪。值天津民人因匪徒迷拐幼孫，牽涉教堂，毆斃法國領事官，法國使臣羅淑亞索犯急，且以兵艦集津沽爲囑喝計，廷議促鴻章移師天津，密籌防衛。八月，調直隸總督，諭偕前任總督曾國藩速定讞。
〔一〇〕尋奏上，羅淑亞亦無異辭。十月，撤三口通商大臣，以總督兼任，改爲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十年，日本初請通商，授全權大臣與定約。十二年正月，偕兩江總督曾國藩奏選幼童赴美。國肄業，又遴遊擊卞長勝等赴德國學習軍械技藝。五月，授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六月，授武英殿大學士。閏六月，河道總督喬松年，〔一〇〕山東巡撫丁寶楨，〔一〇〕籌治黃運兩河以通漕，下鴻章議，鴻章覆陳：「淮徐故道，勢難輓復，借黃

濟運，與借衛濟運，及堵合霍橋決口築隄束水諸策，流弊亦多。河在東，雖不亟治，而後患稍輕。河回南，卽能大治，而後患甚重。近世治河兼言利運，遂致兩難，卒無善法。不知黃水既不能入運，斷難一治而兩全。爲今之計，似不得不出於河自河，漕自漕。治河之策，不外古人因水所在，增立隄防一語，應令河東總督，山東巡撫，察度形勢，量築隄埝，俾資周防，而期順軌。議漕政者，皆不以規復河運爲望。然自道光六年卽創辦海運，咸豐以後無年不由海運，無年不由采買。今日海道暢行，輪船駢集，轉輸旣捷，費用大省。而蘇浙漕糧旣統行海運，江廣等省本改漕折，宜由各督撫酌提本色若干石，運滬解津。不然，指撥漕折，由南省采買運津，或由天津招商采辦亦可。若慮緩急之間，京儲匱乏，應於無事時多籌采運，使數年中得有一年之蓄，則內顧可以無虞。上嘉其所奏詳盡，下部議行，兼諭喬松年、丁寶楨勘築隄埝，以資捍禦。十二月，以明年恭逢慈禧皇太后^{□□}四旬萬壽，及上^{□□}親政後初屆元日令辰，下部優敘。十三年三月，授全權大臣與祕魯國議招工事，因定和約專條。十月，慈禧皇太后四旬萬壽，加恩中外大臣有老親年八十以上者，鴻章母未及八十，特賞御書扁額，玉如意，大卷江紬八，絲緞袍褂料。十二月，調文華殿大學士。

光緒元年，日本與臺灣生番爭，船政大臣沈葆楨治臺事，鴻章飭提督唐定奎率淮軍渡海助剿撫。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奏籌善後海防六策，命詳議以聞。鴻章覆奏如原議，略謂：「所陳練兵、簡器、造船、

籌餉用人持久六條均救時要務所未易猝辦者人才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習之難除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伏願皇上顧念時勢艱危節省冗費講求軍實造就人才皆不必拘執常例而尤以人才爲急要使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明於洋務庶練兵各事可期逐漸精強積誠致行尤需歲月遲久乃能有濟目前固宜力保和局即將來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開釁」二年英國使臣威妥瑪因雲南戕殺傳教士馬加里要求不遂下旗將歸國鴻章以全權大臣赴煙臺邀威妥瑪商辦威妥瑪堅求嚴辦適俄德法美日奧六國公使及兵艦齊集煙臺鴻章故示整暇往來設讎並召諸使水師將領大會樂飲六國協力阻英之請乃與威妥瑪定優待往來通商事宜復尋舊盟三年議覆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升祔[○]位次奏言「禮親王[○]等請仿照奉先殿成案增修龕座爲折中之論惟太廟[○]規制有定國家統緒無窮醇親王[○]請明降諭旨曉示天下自今以往親盡則祧[○]並請以後殿東西二梢間永藏祧主此則導皇上以大讓酌廟制以從宜禮貴因時讓爲美德非天子不議禮應否允行應秉聖裁」詔並如議八月晉豫亢旱鴻章籌巨款賑濟時直隸亦患水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累年漫決害尤甚鴻章修復金門牖[○]及南上北三灰壩盧溝橋以下二百餘里改河築隄緩其溜勢別濬大清河滹沱河北運河減河以資宣洩自是水患少紓五年恭頌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主賞加太子太傅銜六年七月始創海軍訂造鐵甲諸船於外洋以管駕需才奏

立北洋水師學堂。電報之設也。鴻章初行於大沽北塘海口礮臺，以通天津，傳達號令。八月，遂設南北洋電線，自天津循運河逾江抵鎮江，而達上海，互三千里。未幾，各國請於上海建萬國電報公司，暨南北洋海線，於是接辦沿海陸線，過浙閩至粵，道里以倍。後十餘年間，電線徧達各省。巴西通商，以全權大臣定約。十二月，福建巡撫劉銘傳疏請開行鐵路，鴻章議有九便，事下所司。七年六月，因慈禧皇太后前歲春聖體違和，特諭各直省延訪良醫。鴻章疏薦道員薛福辰，至是大安，予優敘。九月，恭題孝貞顯皇后神主，賞穿帶膝貂褂。鴻章於江寧上海有機器製造局之設，於上海有輪船招商局之設，天津舊有機器局，集資拓充，並開採磁州煤鐵礦，開平煤井，又設上海紡織局，近築津榆鐵路，遠開漠河金礦，以濬中國之利源，杜外人之侵占，先後得旨允行。八年三月，母病，予假一月，赴鄂省視，賞人淺。旋丁母憂，賜祭一壇，回籍時著地方官妥爲照料，諭俟百日後，以大學士署理直隸總督。鴻章累疏固辭，始允開缺，仍駐天津督練各軍，並署通商大臣。六月，朝鮮內亂，鴻章時在籍，詔赴天津，署總督張樹聲先飭提督吳長慶率淮軍援朝鮮，定其亂。鴻章因爲朝鮮酌定善後之策。九年正月，奏請回籍營葬，予假兩月，假滿卽回署任。六月，命署理直隸總督，兼通商大臣，累疏乞終制，不允。十年八月，服闋，授大學士，直隸總督，兼通商大臣。十月，慈禧皇太后五旬萬壽，賜御書「揆元經體」扁額，仍授文華殿大學士。

時法越

○

構兵，越之山西北寧

○

皆陷。雲貴總督岑毓英

○

督師行邊，爲越南援，法乃

自請講解。鴻章與法總兵福祿諾議訂簡明條款，既竣，而法人伺隙，陷越之諒山，薄鎮南關，兵艦駛入南洋，分擾閩浙臺灣，邊事大棘。北洋口岸，南始煙臺，北迄山海關，延袤幾三千里，而奉直接壤之旅順口爲首衝，飭提督宋慶等率軍守之，水師統領提督丁汝昌〇〇〇以蚊快船〇〇〇表裏依護，副將羅榮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總兵葉志超〇〇〇守山海關內外，總兵全祖凱守煙臺，重兵聯絡，海疆屹然。十一年正月，朝鮮亂黨突入王宮，戕其執政大臣六人，日本陰助之，駐防提督吳兆有等以兵入護，剿除亂黨，傷及日本兵，日本藉以爲辭，鴻章奉命爲全權大臣，允其撤兵，而所索議處統將，撫卹難民，則嚴拒不許。法大敗於諒山，又不獲逞志於閩浙臺灣，復尋成〇〇〇。四月，授全權大臣，與法使巴德納增減前約，法事乃弭。五月，以籌濟滇粵前敵餉需，軍火無缺，下部議敘。西人水陸將士皆出學堂，鴻章奏仿行之，挑選各防營弁勇入武備學堂肄業。九月，設海軍衙門，醇親王總其事，命鴻章會同辦理。十二年，以全權大臣定法國通商滇粵邊界章程。十三年，會訂葡萄牙通商之約。十四年，海軍成，爲船二十有八艘，檄飭海軍提督丁汝昌統率全隊，周歷南北印度各海面，練習風濤陣技，歲率爲常。十五年，慈禧皇太后歸政，懿旨〇〇〇賞用紫韁。十七年二月，命偕山東巡撫張曜校閱海軍。十一月，熱河教匪滋事，蔓延平泉，朝陽建昌赤峯四州縣，分擾蒙古翁牛特諸旗，遣直隸提督葉志超往剿，旬日平其亂，下部議敘。十九年正月，鴻章年七十，慈禧皇太后御書「調鼎凝釐」扁額，「棟樑華夏資良輔，帶礪山河錫大年」對聯。

福壽益壽字，御筆蟠桃圖無量佛，帶膝貂掛諸珍物，上御書「鈞衡篤祜」扁額，「圭卣恩榮方召望，鼎鐘勳勤富文年」對聯，福壽字，無量佛，諸珍物賜之。二十年，慈禧皇太后六旬萬壽，賞戴三眼花翎，三〇子經邁員外郎。三〇

五月，朝鮮以東學黨亂，來乞師，飭提督葉志超助之，日本亦以重兵至，官軍屢戰不利，日本乘勝內侵，連陷九連城、鳳凰城、金州、岫巖、海城，蓋平營口、大連灣、旅順口，復踞威海衛、劉公島，奪我兵艦。八月，奉旨拔去三眼花翎，褫黃馬褂，十月，革職留任，摘去頂戴。二十一年正月，賞還翎頂黃馬褂，開復革留處分，授爲全權大臣，往日本議和。三月，於馬關會訂條款十二，割臺灣以畀三〇之，日本交還所侵地，乃成和。七月，留京入閣辦事。十二月，命充致賀俄國加冕頭等專使大臣，並往德法英美諸國聘問。二十二年正月，懿旨召見，准令扶掖。鴻章周歷各國，考察政治七閱月，回京。九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三〇二十三年，充武英殿三〇總裁。二十四年正月，特恩免帶領引見。五月，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七月，奉旨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九月，命往山東查勘黃河工程。十月，賜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二十五年二月，鴻章偕河道總督任道鎔，山東巡撫張汝梅疏言：「山東黃河自咸豐間銅瓦廂三〇改道以來，光緒八年後潰溢屢見，遂普築兩岸大隄，尺寸初不高寬，乃民間先就河涯築有小埝，隨灣就曲，緊逼黃流，又因河灘淤高，埝自加增，官民相率守埝，大隄日久失修，每遇迅漲，埝決隄亦

隨決，此歷年失事病根也。古今言治河者，惟讓地於水，實爲上策，其次則惟有展寬河身。今兩岸大隄相距有五六里至八九里不等，應卽就此兩隄加倍高厚，永無修守，似不失爲中策。第兩岸之中，先有棄隄守埝之處，小民安土重遷，不肯遠去，非可旦夕議定，暫宜照舊守埝，徐圖更張。至下口入海尾閘，尤關全局。現在水行絲網口入海，去路偏向東南，形勢不順，不能築隄，旣無以束水攻沙，故不免下壅上潰。今勸得鐵門關故道尙有八十餘里可通海口，較絲網口韓家垣兩路爲順，工亦較省。然建攔河大壩一座，挑深引河三十餘里，修築兩岸大隄八十餘里，所需工費頗鉅。惟是下口不治，全河皆病。今欲大加整頓，不得不從長計議，覈實勘估。其餘如添修費以固根本，設減壩以洩異漲，以及設堡夫，辦豁免，設廳汛等事，雖有先後緩急之分，實爲將來必不可少之舉。大約此項鉅工五六年可期辦竣，略如從前南河規模，但需南河三四年修費，則一切法制犁然畢具，而山東無蓄清敵黃之累，收效亦較爲遠大。」乃上所籌十策，及比國工程師盧法爾擬具治河新法，以備采擇。又言：「遷民修隄之舉，繁瑣委曲，斷難剋期告成。而瀕年決溢，河底積淤，如再節次決口，不特一切工程種種棘手，兩岸災民何忍再罹昏勢。」四爲今之計，惟有擇要加修兩岸隄埝，疏通海口尾閘，旣爲目前救急善策，亦卽治標以待治本之要圖。」疏入，命軍機大臣等覈議施行。

十月，充商務大臣前往南北洋各埠考覈商務。十一月，署理兩廣總督。二十六年正月，京察，四鴻

章自同治三年始，十三次京察，並蒙優敘。二月，皇上三旬萬壽，賞穿方龍補服。〔四六〕六月調補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時值拳匪肇亂，八國聯軍攻奪大沽礮臺，陷天津，七月入京師，上奉慈禧皇太后西幸，命偕慶親王奕劻爲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疊奉電旨，以鴻章公忠素著，威望信服，此行爲安危存亡所係，勉爲其難。鴻章聞警，兼程進，先飭提督梅東益等搜剿直隸各屬拳匪，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四七〕湖廣總督張之洞〔四八〕山東巡撫袁世凱，奏請懲治首禍王大臣。各國公使持十二款要挾，鴻章處以鎮靜，力與辨論，卒定和約。大亂之後，公私蕩然，奏辦善後諸務，畿輔以安。二十七年七月，和議成，詔行新政，設政務處，鴻章充督辦政務處大臣，旋署總理外務部事務。九月卒。

諭曰：「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直隸總督李鴻章，器識淵深，才猷宏遠。由翰林倡率淮軍，勦平髮捻諸匪，厥功甚偉。朝廷特沛殊恩，晉封伯爵，翊贊綸扉。復命總督直隸，兼充北洋大臣，匡濟艱難，輯和中外，老成謀國，具有深衷。去年京師之變，特派該大學士爲全權大臣，與各國使臣妥立和約，悉合機宜。方冀大局全定，榮膺懋賞，遽聞溢逝，震悼良深。李鴻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學士例賜卹，賞給陀羅經被。〔四九〕派恭親王溥偉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予諡文忠，追贈太傅。〔五〇〕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以示篤念蓋臣至意。其餘飾終之典，再行降旨。」十月，諭曰：「朕欽奉懿旨，周馥奏督臣因病出缺，代遞遺疏一摺，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以儒臣起家軍旅，早膺疆寄，晉贊綸扉，輔佐中興，削平

大難。嗣在北洋三十餘年，辦理交涉，悉協機宜。上年京師之變，事機萬緊，該大學士忠誠堅忍，力任其難，宗社復安，朝野攸賴。本年七月間，因病疊經降旨慰問，該大學士仍力疾從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忱，老而彌篤。方冀調理就痊，長資倚任，乃驟患咯血，遽致不起。當茲時局艱難，失此柱石重臣，曷勝愴慟。前已加恩賞卹，予諡文忠，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著再賞銀五千兩治喪，由戶部給發，原籍及立功省分著建立專祠，並將生平戰功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刑部員外郎李經述著賞給四品京堂，〔五〕承襲一等侯爵，毋庸帶領引見，工部員外郎李經邁以四五品京堂用，記名道李經方俟服闋後以道員遇缺簡放，伊孫戶部員外郎李國杰著以郎中卽補，李國燕李國燾均著以員外郎分部行走，李國煦李國熊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用示篤念蓋臣，有加無已之至意。〔五〕又因時局漸定，回鑾〔五〕有期，加恩議和王大臣及東南各督撫，追獎鴻章成績，特再賜祭一壇，子經邁以三四品京堂候補。十一月，諭曰：「朕欽奉懿旨，奕劻等奏據呈請爲已故大學士功德在民，懇建專祠一摺，已故大學士李鴻章服官中外四十餘年，懋建殊勳，安定疆宇，前經疊降恩旨，優予飾終，已准於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立專祠，以彰勞勩。茲據奏請各節，京師建立專祠，漢大臣向無此曠典，惟該大學士功績邁常，自宜逾格，以示優異。李鴻章著准於京師建立專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順輿情，而隆報享。」二十八年四月，諭曰：「朕欽

奉懿旨，原任大學士李鴻章忠勳久著，飾終之典，前已疊霑恩施，現在靈柩回籍，有期，朝廷倦念前勞，倍增悼惜。著派醇親王載灃先期前往致祭，伊子李經方加恩著以四品京堂候補，用示篤念蓋臣有加無已之至意。尋賜祭葬。護理直隸總督周馥，山東巡撫袁世凱，江蘇巡撫恩壽，浙江巡撫任道鎔，疏陳鴻章勳績，請於山東江蘇浙江各建專祠，允之。子經述襲侯爵，候補四品京堂，以毀卒。子經方候補四品京堂，經邁候補三四品京堂，孫國杰委散秩大臣，襲侯爵。

【註解】

〔一〕郎中，官名。六部皆置郎中，爲諸司之長。〔二〕藍翎，清禮冠之飾，制似花翎而無眼，秩較卑而有功者得賜用之。〔三〕

清世宗因用兵，恐內閣洩漏事機，始設軍機處，其後凡內外要事悉綜於軍機。所屬有軍機章京等官。〔四〕沂與溯同。逆流而上曰沂。

〔五〕華爾 Frederick Townsend Ward，美國人。洪楊軍逼上海，英法國人助清軍防戰，募呂宋人爲兵，以華爾爲統領。〔六〕程

學啓，桐城人。初陷於洪楊軍，後自拔歸清。從李鴻章克蘇州，功最稱，攻嘉興，戰歿。〔七〕郭松林，湘潭人。平髮捻有功，累官直隸古北口

提督。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故北方之戰多奇捷。〔八〕白齊文 Buzevich，美國人。先統常勝軍，旋降李秀成，爲郭松林所

擒死。〔九〕戈登 Charles George Gordon，英國之將軍，統常勝軍，甚有名。〔一〇〕吳棠，盱眙人。咸豐間累擢漕運總督，建清河縣

城，築運河東西二圩，以禦粵捻，功甚著，官至四川總督。〔一一〕劉秉璋，廬江人，字仲良。轉戰蘇浙魯豫等省，剿平髮捻，所向有功，光緒

間官至四川總督。〔一二〕楊鼎勳，華陽人。從軍轉戰皖鄂蘇浙閩諸省，後剿捻於山東河南，在軍十餘年，戰功甚著，官至湖南提督。

〔一三〕崇厚，滿洲人。咸豐間駐天津辦理三口通商事，同治間使法國，光緒間官至左都御史，以全權使俄，議收還伊犁事，立約損失甚

多，奪職治罪，尋得釋。「二四」參，彈劾也。揭其過惡而上奏於朝廷曰參。「一五」讞，音孽，又音彥。平議罪獄曰讞。「二六」喬松年，徐溝人，字健侯。歷官安徽陝西巡撫，平粵平捻皆有功，官至東河總督。「二七」丁寶楨，貴州平遠人，字稚璜。平苗亂及東西捻皆有功。誅太監安得海，尤有名於時，官至四川總督。「一八」慈禧皇太后，即西后，姓那拉氏，清文宗之妃，穆宗之母。穆宗德宗一朝，垂簾聽政者四十餘年。卒諡孝欽。「一九」上，指穆宗。「二〇」祔，祭名。卒哭之次日，奉神主祭於祖廟，謂之祔祭。「二一」禮親王，永恩，康良親王傑書之曾孫。「二二」太廟，天子之祖廟也。「二三」醇親王，奕譞，宣宗七子，德宗之父。「二四」祧，遠廟也。遠祖世次逾定制以上，則遷主於祧，故遷廟曰祧。高宗時定立嗣不得逾世次，穆宗（名載淳）死後無子，應於「溥」字輩中選立，今立德宗（名載湉），故祧「二五」牖，與闈同。「二六」孝貞顯皇后，即慈安太后，文宗之妃，姓鈕祜祿氏。「二七」吳長慶，廬江人。積功官至廣東水師提督。朝鮮內亂，長慶率師平定之，因駐師朝鮮，紀律嚴明，韓人德之。「二八」越，即安南。「二九」山西，北甯即諒山皆安南地名。諒山與我廣西之鎮南關密邇。「三〇」粵毓英，西林人，字彥卿。越南之役，創地營法，敗法兵。「三一」行邊，謂巡行邊境也。「三二」丁汝昌，安徽人。官海軍提督，統北洋艦隊。中日之役，守威海衛，勢窮降日，仰藥死。「三三」蚊快船，即小礮船，專以往來淺水，扼守口隘者。「三四」葉志超，合肥人，字曙青。越南之役，扼守寧海城，擢直隸提督，朝鮮亂起，志超率兵赴援，日軍來攻，節節敗退，參職下獄。「三五」尋，求也。成，平也。言求罷戰爭而歸於和平也。「三六」君主時代皇太后皇后之命令曰懿旨。懿同懿。「三七」三眼花翎，花翎之有三眼者，惟親王貝勒始得戴之，極爲貴重。漢大臣之賞戴者乃出於殊恩。「三八」員外郎，官名。六部皆置員外郎。「三九」昇，音比，與也。「四〇」經筵講官，官名。歷代以經筵爲天子研究經史之所，臣僚受命講解者爲經筵官。「四一」武英殿，在京師舊紫禁城內，殿內皆藏

書版。〔四二〕銅瓦廂在河南蘭封縣西北。咸豐四年黃河決於此，奪大清河以入海，而入淮之故道遂湮。〔四三〕昏墊，言因水災而昏憊下溺也。〔四四〕京察，京官之考績也。〔四五〕補服，清時品官之徽識也。綴於章服之前後心，以所繡之物分其等級。〔四六〕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字峴莊。洪楊事起，以諸生從戎，屢著戰績，官至兩江總督。拳匪之亂，與各國訂力保長江之約，維持東南大局。後力爭東三省條約及各國商約，與事有裨。〔四七〕張之洞，南皮人，字香濤。任督撫垂三十年。在兩湖最久。平漢鐵路，漢陽鐵廠，萍鄉煤礦，皆其所創辦。光緒末爲軍機大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四八〕陀羅經被，以白綾爲之，上印藏文佛經，字作金色。清制，王大臣死，皆賜陀羅經被。〔四九〕太傅，官名，三公之一，位次太師，歷代皆置之。〔五〇〕京堂，官名。清制，諸卿如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堂官，概稱京堂，中葉以後，用爲一種虛銜官名，如四品京堂之類。〔五一〕回鑾，言君主行幸還宮也。〔五二〕散秩大臣，謂散官無一定職守者，清代有之。

譚嗣同傳

梁啓超

錄飲冰室文集。譚嗣同，生於清同治四年，卒於清光緒二十四年，即自民國紀元前四六至一四

年。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病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

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衍釋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六月徐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某某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某某等爲學堂教習，召某某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卽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模範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是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

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所有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奉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乃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一）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 （二）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君皆受

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其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旋陞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下，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

可卜。程嬰杵曰：「三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

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二〇〇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尙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於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二〇一某某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二〇二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女學會創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咕畢，二〇三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二〇四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二〇五墮斷常見，龍象，二〇六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皆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二〇七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卽世間卽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卽人卽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教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卽智卽仁焉。旣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衆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

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衆生。

【註解】

「一」劉錦棠，字毅齋，以軍功官至甘肅新疆巡撫，封男爵，卒諡襄勤。

「二」幕府，軍旅出征，以幕帟爲府署，故曰幕府，後世凡

行政官之記室皆謂之幕府。

「三」南海，地名。康有爲，廣東南海人，世稱南海先生。

「四」私淑弟子，凡不及受業而宗仰其人者，皆稱

私淑弟子。「五」需次，補官以次，故侯補官缺曰需次。

「六」衍繹，引申也。

「七」陳寶箴，字右銘，光緒間官至湖南巡撫，務分官權與

民，尤以開通民智爲急，湖南新政之推行，實自寶箴始。

「八」覲，音僅。古者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九」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林

旭，字敷谷。劉光第，字斐村。甲午戰後，德宗銳意革新，楊等皆參預新政，孝欽后垂簾，與嗣同楊深秀康廣仁同被誅，時稱六君子。「一

〇」衣帶詔，謂藏密詔於衣帶間也。

「二」榮祿，清滿洲正白旗人，光緒間，官至大學士，直隸總督。戊戌政變，以兵力協助孝欽后聽

政，捕戮譚嗣同等六人。

「三」程嬰，杵臼，春秋時，晉屠岸賈既殺趙朔，將滅其族，朔友程嬰匿其子，公孫杵臼乃取他人嬰兒匿之，山

中，遂皆被殺。趙氏真孤反存在。

「四」張儉，後漢高平人，字元節。嘗劾中常侍侯覽，覽誣以黨事，遁去，望門投止，人重其名行，多破家

相容。〔一四〕杜根，後漢時人，字伯堅，官郎中，時鄧太后臨朝，根上書直諫歸政，太后怒，執而撲殺之，得蘇，逃爲酒家保。〔一五〕剛毅，
滿洲正白旗人，黨於孝欽后，德宗厲行新政，剛毅必力助，縱庇拳匪，京津陷，隨兩宮出走，病卒。〔一六〕乾元，統天謂易理也。〔一七〕
華嚴，佛經名，在大乘中最爲宏闊。性海，佛家語：「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是謂性海。〔一八〕相宗爲佛教之一派，
卽唯識宗，專明心識者。〔一九〕圓性無礙，謂佛性不生不滅也。〔二〇〕三藏，佛教有三藏，卽經藏、律藏、論藏，藏者，謂一切所應知之
義皆蘊積於此中，猶之積金之庫也。〔二一〕石交，言交誼之堅也。〔二二〕稜稜，威嚴貌。〔二三〕咕畢，咕音帖，咕畢，小貌。〔二四〕
震旦，印度古時稱中國爲震旦。〔二五〕小乘，佛經分大小二乘，以車乘爲喻，言其能載道濟人也，佛說之廣大深闊者爲大乘，淺小者
爲小乘。〔二六〕龍象，佛家語，諸阿羅漢中，修行勇猛有最大力者，稱爲龍象。〔二七〕大乘，見小乘註。



中國人物傳選終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執照警字第六九八九號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發行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再版
 中國人物

69
 壹



有者不准翻印

選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總發行處 昆明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 實價

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圖書室

總號	分類號	號
338	900 960	24

(九四四七)

註冊商標



中華書局

省北師院圖書館



000000550848

省北師院圖書館



000000550848